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竹葉亭雜記

姚元之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加
集
合
籙

己
一
森

光緒癸巳七月
陽湖汪洵署檢

1869 100241

竹葉亭雜記目次

桐城姚元之伯昂

卷一

五十一則

卷二

四十五則

卷三

五十六則

卷四

十八則

卷五

四十三則

卷六

十九則

卷七

三十九則

卷八

四十一則

先伯祖閣學公博極羣書而無撰述官京朝數十年每就見聞所及成竹葉亭雜記十萬餘言一時士大夫相與傳錄福州梁蒞林中丞採入歸田瑣記尤多咸豐王子公捐賓客圖書散佚手澤僅存先君珍藏篋衍欲付刊傳世聞關兵事卒未暇爲長沙周自庵侍郎取錄副本謀代梓亦因循未就也穀以臈官供差畿南公餘多暇乃發舊

藏編校凡 國家掌故四方風俗前賢遺事下及物理小
識各以類次共成八卷歸田瑣記採擇多屬因果不關事
實不復更載仲弟虞卿時權京邑遂捐俸付諸手民用成
先志經始於癸巳四月四閱月竣工原鈔間有脫誤謹從
闕疑云從孫穀謹識

竹葉亭雜記卷一

桐城姚元之伯昂

聖祖仁皇帝之登極也甫入齡其時大臣鰲拜當國勢燄甚張

且以

帝幼肆行無忌

帝在內日選小內監強有

力者令之習布庫以爲戲

布庫國語也相門賭力

鰲拜或入奏事不之避

也拜更以

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內

帝

令布庫擒之十數小兒立執鰲拜遂伏誅以權勢薰灼之鰲拜乃執於十數小兒之手始知

帝之用心特使權姦不覺

耳使當日令外廷拿問恐不免激生事端如此除之行所無事

神明天縱固非凡人所能測也

高宗朝滿州蒙古王大臣有由

上命名者豐紳濟倫本

名濟倫豐紳二字

上所加也

豐紳清語有福澤之謂也

御前行

走科爾沁王鄂勒哲依忒木爾額爾克巴拜亦係

上所

名鄂勒哲依

蒙古語有福之謂也哲依二字急讀音近追上聲

忒木爾

有壽也

額爾克

鐵也

巴拜

寶貝也音讀若罷擺

王爲大長公主長子

上愛之幼時期其

有福有壽結實如鐵而又珍之若寶貝故以是名之一名至十二字向所罕有

每年 坤寧宮祀竈其正炕上設鼓板

后先至

高

廟駕到坐炕上自擊鼓板唱訪賢一曲執事官等聽唱畢卽焚

錢糧

駕還宮蓋

聖人偶當遊戲亦寓求賢之意

不知何獨於祀竈時唱之此儀

睿皇則不唱鼓板亦不

設矣蓋非 國初舊儀也徐君善慶言

嘉慶戊寅九月十六日

聖駕自盛京旋蹕侍衛慶善時年

二十二先期啟行私至陽驛向莊頭索租陽驛去盛京四百餘

里未行之先商之敏徵敏乃教之捏病請假 特旨用 丙

廷發出板責慶善六十發往伊犁責敏徵四十發往吉林仰見

家法之嚴不以宗室少貸也

初 聖駕再幸盛京涓吉七月二十四日啟 鑾九月朔

蹕以青龍橋爲水冲塌直隸方來青制軍受疇請展期改

於二十八日啟鑾十月初四日回蹕至盛京禮畢諫吉九月初

七日旋蹕乃以陰雨改於十一日又改十六日是歲 萬壽

慶節駐 蹕興隆寺隨扈王大臣官員均於 行在行禮

其在京王大臣有 旨概不許差人至 行在呈遞如意

貢品其輪赴 行在接 駕謝 恩者亦不許攜帶如

意呈遞十月六日開 乾清門在京王以下五品京堂以上俱

在門外行慶賀禮 萬壽聖節例不進本戎寅 聖駕駐

聖訓
一
二
聖興隆寺辦事處奉

旨傳知各衙門應行呈奏事件仍由

報呈遞不可因恭遇

聖節以致耽延

聖人之勤如此

今上卽位初御史多有條陳彈奏時事者下軍機大臣及部議
時 上多裁去銜名及摺尾年月或條陳數事只議一事則
裁去前後之文不欲令人知之恐其取怨也 聖主矜恤言

官至意如此湖北袁道長銑陳奏一摺聞有十事 上裁出

核賦課平刑法廣教化三條下大臣會議餘俱留中不知何事
也

上卽位內府循例備

御用硯四十方硯皆鑄道光

御

用四字

上以所備過多聞置足惜因

命分賜諸臣英

協揆師得其三焉

聖人之儉如此

御用筆向皆選取紫毫之最硬者方得奏進筆管皆鑄天章雲

漢等字

上以其不合用命英協揆

時爲戶部尙書

以外間習用者

進試之取純羊毫兼毫二種

命仿此製造復以管上鐫字

每多虛飾

命以後各視其筆但鐫純羊毫兼毫字而已

內廷

召見年老大臣頗以升階登降爲苦道光八年有嗣

後凡文武大臣年逾六十五歲者准由內右門出入之

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念前旨於帶領引

見諸老臣未經分晰因再准文武三品以上年逾六十五者遇
養心殿帶領引見一體由內右門出入體卹老臣之恩如此

圓明園

召見向在

勤政殿三楹榻扇洞開殿中有橫榻

分前後焉殿東有套間曰東書房無前廊夏日

召見在殿

中春秋則在

書房

書房門向東前加牌杖臣工等由東首

台階上進

殿過橫榻轉牌杖向南稍東卽南向跪則面

聖矣此地不大蓋截書房北段爲小間北牆有榻扇門 駕

由此出入是以 上面北坐也丁酉冬將書房添前廊南向

開門北安窗炕倚窗設 御座炕之西頭東南向窗間設大玻

璃以防苑外人竊聽 聖人防閑之嚴如此臣工由 殿外

南向之門入 見自戊戌正月始也

御門日遇忌辰刑部不進本例也韓桂林司寇對在署時問同

列曰是日無本我輩仍照舊隨班上 殿否衆皆不記憶呼本

房筆帖式問之以其專司是事知之必悉也筆帖式但對以總

理捧本入 殿衆堂官俱隨上 殿再問復如是對焉

御門吉慶事也故向無左遷者每歲入春初次例不進刑部本

爲其非吉事耳丙戌二月十六日 御門同年朱大京兆爲

弼調補府丞蓋宗人府丞三品京兆亦三品 上以對品故

調之然府丞差二級矣後有日者張雲徵至都朱少君以八字屬推張云本年官運大不利不見風波亦當鑄兩級蓋其命定如此然 御門降官向所少有也

賢良門外有河河有橋式如弓背

上看箭鵠設於橋西河

邊射者立橋北北向而射每發矢

上右顧以視其中否歲

已亥將橋拆平鵠於橋南對

上設焉射者立橋北面向西

而射以免

上右顧之煩也談風水者謂此橋架河上如弓

之有靶今拆平則弓去靶矣恐武不振明年有英夷之擾其果以是歟

圓明園福海之東有同樂園每歲

賜諸臣觀劇於此

高廟時每新歲園中設有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館飯肆一切動用諸物悉備外間所有者無不有之雖至攜小筐賣

瓜子者亦備焉開店者俱以內監爲之其古玩等器由崇文門監督先期於外城各肆中採擇交入言明價值具於冊賣去者給值存者歸物各大臣至園許競相購買之各執事官退出後日將脯內宮亦至其肆市物焉其執事等官俱得集於酒館飯肆哺啜與在外等館肆中走堂者俱挑取外城各肆中之聲音響亮口齒伶俐者充之每俟 駕過店門則走堂者呼茶店小二報賬掌櫃者核算眾音雜遝紛紛並起以爲新年遊觀之樂至燕九日始輟蓋以 九重欲周知民間風景之意也造辦處筆帖式徐君善慶每歲入直言之最詳晚間仍備嘎嘎燈焉嘉慶四年此例停止

慶隆舞每歲除夕用之以竹作馬頭馬尾綵繪飾之如戲中假馬者一人羅高趨騎假馬一人塗面身著黑皮作野獸狀奮力

跳躍高趨者彎弓射旁有持紅油簾箕者一人箸刮箕而歌高趨者逐此獸而射之獸應弦斃人謂之射媽狐子此象功之舞也有謂此卽古大儺之意非也聞之盛京尹泰云達呼爾居黑龍江之地從古未歸王化彼地有一種獸不知何名喜齧馬腿達呼爾畏之倍於虎不敢安居 國初時曾至彼地因著高趨騎假馬竟射殺此獸達呼爾以爲神也乃歸誠焉因作是舞 圓明園宮門內正月十五放和盒例也卽煙火盒子大架高懸一盒三層第一層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層鴿雀無數羣飛取放生之意三層小兒四人擊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中駕六龍一首惟其時余觀之朝陽滿地不見燈光矣後停止

王建宮詞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居易錄云今外

國猶傳其制引鄭麟趾高麗史云教坊奏王母隊歌舞一隊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萬歲或天下太平此其遺意云云今圓明園正月十五日筵宴外藩放煙火轉龍燈其制人持一竿竿上橫一竿狀如丁字橫竿兩頭繫兩紅燈按隊盤旋參差高下如龍之宛轉少頃則中立向上排列天下太平四字當亦前人遺意耶

舊庫內陳物堆積有明代物年久無用發崇文門變價內有朝靴以綵繪錦緞攢集而成似緝絲前作虎形以皮金作睛屈曲者爲雲氣五色迷離如廟中神象所著者亦有緝絲者乃明帝之御物也或朝或祀或晏居正不知何時著此耳豈明制當如此耶俟再考

年節王大臣呈進如意取兆吉祥之義也自雍正年間舉行嘉

慶元年貝勒貝子公等以至部院侍郎散秩大臣副都統俱紛
紛呈進兩分於是定以限制凡遇元日 萬壽及慶節唯宗
室親王郡王滿漢大學士尙書始准呈進其餘一槩不准外省
鹽關織造向有年例辦進備賞等物亦止准備進一分時蘇司
空楞額爲兩淮鹽政於例進風猪肉一百塊皮糖八匣加倍進
呈擲還一半仍處分之而如意之例後又減去慶節一次至已
未則併至公大臣督撫等呈進之例悉行禁止焉

御用時憲書寫本名曰上書首頁節氣次頁次年神方位三頁
列二十花甲子四頁列六合末二頁紀年與外本同每日於五
行下注明陰陽於除危後添注寶義專制伐五字五行生剋之
謂也上生下爲寶如甲午木生火下生上爲義如辛丑土生金
上下同宮爲專如戊戌同屬土上剋下爲制如庚寅金剋木下

剋上為伐如壬辰土剋水之類其義不過陰陽剛柔之理耳於用事宜忌無關又每日但注吉神不注惡煞每日宜忌及款識俱與頒行本不同今列其式於左亦多識之一端也

上弦某時某刻

角

吉神	歲德	月恩	四母	時會	天德
生氣	不將	龍天	五合	官日	守日
益後	青龍	安天	五合	官日	守日
兵符	要安	五合	官日	守日	守日
玉字	吉期	兵符	官日	守日	守日
天巫	福德	六儀	金堂	守日	守日
金匱	天恩	六儀	金堂	守日	守日
相日	三合	天醫	天馬	普護	普護
寶光	臨日	敬安	普護	普護	普護
五富	天喜	時德	聖心	聖心	聖心
天后	時陽	福生	聖心	聖心	聖心
陰神	司命	候	聖心	聖心	聖心
東風	解凍	候	聖心	聖心	聖心

某某日甲子水陽開

宜祭祀祈福求嗣上冊進表章頌詔覃恩肆赦
 施恩封拜詔命公卿招賢舉正直施恩惠恤
 孤寡布政事行惠愛雪冤枉緩刑獄慶賜賞
 賀宴會入學行幸遣使上官赴任臨政親民
 結婚姻納采問名嫁娶般移解除沐浴裁製
 營建宮室繕城郭興造動土監柱上梁開市
 納財立券交易修置產室開渠穿井安確禮
 栽種牧養納畜整容判頭整手足叩求醫療
 病掃舍宇平治道塗行幸進人口經絡捕捉
 針刺

書高一尺二寸寬約七寸每四頁為一月每日分四層寫陰

陽字用朱書吉神一層全用朱書每日推其所應有之吉神

注之五日注候半月注氣一月注節節氣候三字朱書某節

某氣亦朱書墨注某時某刻其某候則墨書如其日應注日

出日入時刻則朱書於吉神之後分作兩行又墨書晝若干
刻夜若干刻於日出日入之後分作兩行若是日應書爨及
某將亦注於吉神之後朱書此日二字下云某時某刻日躔
某某在某官爲某月將某月將三字復朱書其每日所宜宜
字朱書其宜用何時亦雙行注於下與頒行本同但朱書耳
其日不宜者亦注明不宜某某不宜字則墨書矣但其日注
宜則不注不宜注不宜則不注宜宜與不宜不同日注也遇
上下弦則書於上格日辰之右朱書上弦及下弦二字墨注
時刻遇日干與 皇上景命同者則亦朱書

新年之禮見於周官日用上辛見於月令注王肅云周以正月
祭天以祈穀春秋傳曰啟蟄而郊則祈穀也顧憲之議春秋傳
以正月上辛郊祀漢平帝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唐貞觀

禮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以祈穀郊之用辛代有明議然於春前
春後其義未昭齊永明元年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王儉啟
云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
年正月六日南郊其月八日立春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
嫌宋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上辛祈穀禮院言元日朝會壽聖節
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眞宗景德四年
以前祈穀止用上辛其後則用立春後辛日尋南齊王儉之議
不以後春爲非推治平禮院之言必以上辛爲是有明祀典多
曠嘉靖九年以孟春上辛日祈穀嘉靖十年以啟蟄日祈穀蓋
亦無定制也歷代以來或乖古制或拘上辛典籍所陳迄無一
例我朝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日上辛以尙未立春議改下
辛雍正十三年正月十日上辛十二日立春以典禮不應在春

前議改次辛乾隆十六年三十年五十四年俱以辛在春前改用次辛嘉慶己未九月

上以孟春祈穀爲本年預兆農祥若在春前於乘陽之義未當始以立春爲度著爲令如春在臘月而上辛亦在年內未便隔年行祭辛之禮則改用次辛如春在年內而上辛在元旦及初二三日未便於歲除新歲之日出城宿壇亦改用次辛如得辛遇正月七日

世祖忌辰祇

承之義統於一尊不以展期惟禮成回宮樂設而不作若遇元旦齋戒則停止朝正于祈穀次日補行受賀禋祀大義至我

朝始正嘉慶二十五年正月初五日朝賀以元旦爲齋戒期也地壇於乾隆十七年初建齋宮口口年

高宗宿齋從官

多受暘者以後夏至俱

齋宿宮內祭日至壇嘉慶庚申禮

官以舊儀請

上以是歲升配禮須前一日致告未便回宮

因於 雍和宮齋宿 睿皇揆義定禮精詳周備如此

嘉慶十七年壬申三月二十日 皇帝幸南苑大閱盛典也

先期會議所有儀注錄於左辦理閱兵大臣事務管理都統事務和碩莊親王臣綿課等爲恭進大閱儀注事臣等公同會議

明年三月二十日 皇上閱兵之日請將馬上儀仗在 行

宮門外排列設 黃幄於南苑晾鷹臺幄後設圓幄恭候

皇上躬御甲冑列陣時八旗號纛各按本旗汛地建立 黃幄

兩旁以前鑿儀衛排列蒙古畫角二對次排親軍畫角又次八

旗海螺護軍乘馬從兩旁依次排至鹿角前八旗傳宣官俱穿

馬褂戰裙在臺下兩旁乘馬排立大門侍衛每翼各派六員亦

令穿馬褂戰裙乘馬在傳官之前近臺排立領侍衛內大臣等

於新滿州索倫蒙古侍衛內派馬上嫻習者三十員不使擐甲

令乘馬在傳宣侍衛之末按翼排列備控軼馬令警蹕官兵在臺下兩旁雁翅排列將陣內設立正黃旗漢軍信礮於鑲黃正黃二旗之間排列漢軍八旗鹿角在陣前首燾下排列鳥鎗兵在鹿角後排列漢軍礮位在鹿角兩旁排列護礮鳥鎗藤牌在礮位之後排列漢軍礮位之次內火器營礮位鳥鎗護軍礮手畫分兩翼間隔排列頭隊八旗前鋒護軍在火器營之後按翼分旗排列次隊驍騎亦按翼分旗在頭隊之後排列翼隊交衝官兵請照乾隆四十二年將左翼之健銳營右翼之外火器營官兵每翼各派三百五十員名乘馬向前雁翅排列翼隊驍騎在交衝兵後按旗雁翅排列廂黃旗漢軍信礮在行宮門前稍遠之處排列辦理閱兵事務之王大臣等撥甲在晾鷹臺排列接駕閱操之前兵部大臣具奏聖駕將出行宮門

前所設信礮施放三次

駕出之後作鐃歌大樂奏壯軍容

之章馬上儀仗導引

皇上陞晾鷹臺圓幄躬擐甲胄扈從

王大臣侍衛等亦輪流甲胄擐甲畢前引大臣兵部大臣導引

皇上御黃幄陞座部院大臣等咸蟒袍補褂前進在黃幄

前兩旁排列豹尾班兩旁之次散秩大臣三旗侍衛等量其地

方按翼駐立豹尾班之後建立黃龍大纛酌派侍衛等於兩邊

駐立斷後管轄眾既排定恭獻

御茶

皇上用茶時眾

皆跪叩獻進茶侍衛退

賜眾飲茶照例派捧茶侍衛等咸

服蟒袍補褂

賜茶畢兵部大臣等進前跪奏請鳴角

黃

幄前蒙古畫角先鳴次親軍海螺傳令海螺以次遞鳴聲至鹿

角前鹿角海螺前鋒護軍海螺接鳴後蒙古畫角親軍海螺止

鳴傳令海螺退回臺下兩邊排列陣內親傳令退後將正黃旗

漢軍信礮施放三次舉鹿角兵聞擊鼓而進鳴金而止麾紅旗則鎗礮齊發如此九進至第十進連環鎗礮齊發連環鎗礮發畢鹿角分開入門入旗籐牌兵丁由鹿角出排班駐立各隨金鼓而舞籐牌舞畢退回入旗漢軍鳥鎗滿州火器營鳥鎗兵亦由鹿角出各按汛地排立整齊施放進步連環鎗頭隊前鋒護軍各旗結隊由鹿角出以待施放進步連環鎗畢次隊亦隨同前進兩翼交衝官兵亦卽催馬前進左翼於鑲白旗號轟右翼於鑲紅旗號轟之下伺候進步連環鎗畢退回時頭隊前鋒護軍一齊鳴螺吶喊前進各按汛地排立交衝官兵卽催馬吶喊交衝交衝畢殿後前鋒護軍各至本旗號轟下排立殿後兵進後鎗礮鹿角兵前鋒護軍隊各旗結隊鳴螺撤回撤後殿後兵結隊鳴螺撤回入陣仍在原排列處整齊排列兵退至原排列

處立定兵部大臣等奏大閱禮成請 皇上御圓幄釋甲胄

扈從王大臣侍衛等隨釋甲 駕還行宮作饒歌清樂奏

皇威之章俟 皇上入行宮後正白旗漢軍施放信礮三次

閱兵大臣官員等各回營釋甲帶領該官兵各按隊伍沿途嚴

行管束陸續進城查舊例八旗滿州蒙古漢軍前鋒營護軍營

內火器營共安營三十四座此次既加增健銳營外火器營交

衝_臣等請於左翼之末增健銳營一座右翼之末增外火器營

一座共安營三十六座明年開印後_臣等將派出操閱之大臣

官兵帶往仰山窪多演數次仍帶往 南苑操演數次以備

大閱嘉慶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奏又爲查閱隊伍儀注事_臣

等會議得三月二十日 皇上大閱之期大臣官員兵丁等

將隊伍排齊兵部大臣奏聞 駕出行宮陞晾鷹臺圓幄躬

親甲冑隨從王大臣侍衛等亦環甲冑俟環甲畢 御前大

臣奏聞 駕自晾鷹臺乘騎由中路行至左翼鹿角之末正

藍旗漢軍鹿角開門入隊伍在鹿角之後漢軍兵丁之間查閱
至右翼鹿角之末鑲藍旗漢軍鹿角開門出隊伍仍由中路陞
晾鷹台查閱隊伍時前引大臣兵部大臣等導引隨從大臣閱
兵王大臣等隨行 御前侍衛 乾清門侍衛等皆隨行其次
豹尾槍隨行豹尾槍後金龍大纛隨行三旗侍衛等按次隨行
派出帶隊大臣等各在所帶隊伍汛地乘騎駐立部院大臣等
是日皆蟒袍補服在晾鷹台排列 皇上查閱隊伍畢臨晾

鷹台黃幄陞御座進茶及大衆 賜茶畢兵部大臣跪奏請

鳴螺演陣恭繪陣圖一併恭呈嘉慶十七年二月初八日奏

國朝喪制

皇帝二十七日而除

高宗當

世宗升遐之日欲行三年之喪諸臣引據經義陳懇乃持服百

日嘉慶四年 仁宗欲持服三年王大臣以大禮服制著

有定制再四請循舊制始勉從所請縞素百日仍素服二十七

月嘉慶二年二月七日 孝淑睿皇后之喪時以禮統於

尊輟朝五日 睿皇素服七日遇奠輟摘纓所有王公大

臣及官員兵民人等俱只素服七日不摘纓照常薙髮

睿皇仍諭輟朝期內各衙門章疏及引見等事照常呈遞其七

日內 圓明園值宿奏事之王大臣等及引見人員俱常服不

掛朝珠此禮之變也蓋禮以義起當日 睿皇尊養之孝

思 高宗慈愛之周至具見和福二摺中實千古未有之

盛事也摺並附錄 奴才和坤福長安跪 奏竊奴才福長安于

見當將此七日內 皇上不過 乾清宮中一路如詣 吉

安所時俱出入蒼震門不由花園門行走在 永思殿更換素

禮爲天子斬衰 國朝喪儀王公百官持服二十七日孝袍毛
邊夏則涼帽去纓冬則煖帽去纓屆期除服易青袍百日而止
衣更青則冠用纓惟恭理喪儀及殯前守衛執事人員及派出
穿孝之王大臣始百日除服嘉慶庚辰七月二十五日戊刻

仁宗龍馭上賓八月十二日

梓宮由 避暑山莊

啟行二十二日至京距初喪已屆二十七日遽行除服臣子之
心有所不安且 几筵前舉行祭典理應喪服留京王大

臣始奏請以大祭禮後除服其各衙門文移奏疏向以二十七
日內用藍印及每日陳設 法駕鹵簿例於滿月禮後停止者
均改至大祭禮後欽天監擇吉九月十六日大祭始除服

大行皇帝梓宮自熱河奉移入京工部奏例用一百二十八人
大槓一分沿途十宿每宿分六十班每班需用押槓官四員自

少卿科道以下主事以上公侯伯以下叅領雲騎尉以上前鋒
叅領護軍叅領八旗叅領副叅領上三旗頭等侍衛下五旗王
府長史內移取能事者每班四員照管三十八人旛槓一分沿

途分三十班每班派部員官四員包衣官四員管轄

沿途十宿

盧殿地址里數

熱河麗正門起過廣仁嶺

十

二日磬拉河屯四里

十三日平家營二十九里

十四日常

山峪三十九里

十五日

兩間房三十八里過青石梁

十

六日巴克什營二十九里

十七日濬寧亭五十四里

十八日

密雲六十八里過古北口

十九日懷柔四十四里

二十二

日蘭溝四十九里

二十一

日清河北三十九里

二十二

日東華門

三十四里

八月二十三日辰正

天行皇帝梓宮入安定門

皇

帝先一時進城由

神武門入見

太后仍出安定門跪

迎俟過復馳至內

東華門外跪迎步行隨入宮

梓

宮入東華門至箭亭換小槓然後入

景運門至

乾清宮百

官齊集 景運門外二十三日行殷祭禮自是日至九月十六日每日三次齊集舉哀早以辰初三刻午以午正一刻哺以申初三刻當 梓宮入城時臣民跪迎者無不同深悲戚

仁宗深仁厚澤感人之深於斯益見 皇帝哀慟直令人不忍仰視我 朝以孝治天下實從古所未有也

嘉慶庚辰重九日辰刻朝奠後頒賞諸王大臣 遺念至

侍郎而止吳藹人信中講學得與 南書房翰林也朱韞齋士彥以閣學顧晴芬臯以詹事徐少鶴頌以少詹陳偉堂官俊以侍讀戚蓉塘人鏡以檢討俱得邀 賞以 上書房翰林也

每人袍一褂一和包三靴一雙諸侍郎所得無靴別 內廷也時陳侍讀督學山西 舊例惟南齋得與此次 上書房亦始有顧詹事爲之代領

之

皇帝卽位恩詔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俱得廢子一品者廢五品二品者廢六品朱韞齋詹事士彥以庚辰七月二十五日擢內閣學士是日

仁宗疾漸本下字跡已近模糊

蓋卽獲麟之筆也韞齋子乃得二品之廢是時陳荔峯閣學於園前告假歸葬送

駕後始行至山東臨清聞

龍

馭上賓奔回而所有廢子加級之恩均不能邀陳之出缺朱

之升缺殆皆有數也韞齋同日升擢者顧晴芬少詹臬得詹事

奎玉庭少詹照得滿詹事

韞齋荔峯皆余鄉試同年

臣工奏摺凡經有 硃筆雖一圈點俱呈繳不獨有 硃批而

後繳也其在任久者或每年奏繳一次或任滿彙繳則無定制

繳進之件俱存於紅木處遇纂修 實錄時奏明請出事畢

仍交紅木處奉藏嘉慶十二年以

列聖以來積漸旣多

始移藏於太和殿東夾室內其館中請出者於應繳時卽由本館恭送夾室不復繳進矣

御前行走與御前侍衛同官而有別外藩蒙古王公及貝勒貝子八分公則稱行走滿洲則稱侍衛侍衛有缺行走無額缺也

嘉慶初以軍機辦理樞務之地理宜嚴密時部員多以回事畫稿爲名擁擠窗外探聽於是派科道一人每日輪至隆宗門內北首內務府值房監視軍機大臣散後方得退直自王貝勒貝子公文武滿漢大臣俱不得至軍機與軍機大臣談論軍機之有科道稽察自庚申十一月十八日始也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復裁撤

軍機處向無親王與行走者嘉慶四年成親王與焉自正月至

十月二十二日即出暫時之例也

軍機章京從前未定額數和相在朝時其挑補俱由軍機大臣自取並不帶領引 見嘉慶四年正月定為滿漢章京各十

六缺由內閣六部理藩院堂官於司員中書筆帖式內選擇品

方年富字畫端楷者送軍機帶領引 見二月三十日軍機

以保送人員引 見長齡等十五人充章京富綿等二十八

記名按次補用其奉 旨記名按缺挨補即自是年始

軍機挑取章京舊只內閣保送中書繼而亦有六部司員工部

雖保送而司員邀 用者獨少蓋以衙門次序在後故也丙

寅歲始奏請考試軍機大臣挑取若干員帶領引 見奉

旨用者挨補若帶領十人用者不過六七也此次取二十人

同年童蔣君工部槐第一題為勤政殿疏童有句云所其無逸

弼丕丕基於億年萬年彰厥有常思費襄於一日二日軍機章京之有考試自此次始至道光辛巳願送者日多各堂官無如何始有本衙門自試之例試取者方得送內閣及刑部試時更限以三刻交卷字須三百遲者不閱而例愈嚴矣

軍機章京向令大臣子弟迴避嘉慶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始有一體保送之例

翰林無充軍機章京者若由舉人中書充章京一改庶常便出軍機戴文端由中書充章京改修撰奉 高廟特旨仍留

章京至侍講學士時始 特賞三品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翰林之充軍機章京惟戴文端一人而已

翰林開坊中允以上則進本贊善司業則帶領俸深之前二十名引 見二十名內有出差者但於摺中敘明而不用緣頭

牌以其人不在引見之列也辛巳冬十一月 命以後引

見贊善凡出差者一例進綠頭牌自是月始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引 見贊善易石坪元善以第一得之時易充會試同考官在棘闈中人未見而邀擢以進綠頭簽也

內閣中書向以得稽察房爲要津蓋其時非由稽察房不能得侍讀也終南捷徑人競爭之自戴文端公入閣挑協辦侍讀俱由散值派取稽察房遂爲無足重輕之地矣

巡城御史輪住海甸自嘉慶十九年始也是年因逆匪林清餘黨未盡稽察保甲抽對門牌不符合巡視西北兩城御史自正月至十月輪班在海甸各駐半月至嘉慶二十五年十月有條奏巡城御史駐園恐誤公事始議准裁撤

三庫

綢緞顏料銀庫

向歸江南道滿漢御史輪往查察嘉慶二十年十

月始每庫派御史一員監放以專責成一年更換從浙江道御史拍清額之請也二十一年十月復添三員定爲每庫滿漢各一員每當應更替時本堂帶領引見 簡用六人同署當堂掣簽分庫歲戊戌引見時 上卽派定不掣簽矣

武英殿有露房卽殿之東稍間蓋舊貯西洋藥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檢此房瓶貯甚夥皆丁香荳蔻肉桂油等類油已成膏匙七取之不動又有狗寶熊寶蜘蛛寶獅子寶蛇牙蛇睛等物其蜘蛛寶黑如藥丸巨若小胡桃其蛛當不細矣又有日德力雅噶者形如藥膏曰噶中得者製成小花果如普洱小茶糕監造列單交造辦處進呈 上分賜諸臣餘交造辦處舊傳西洋堂歸 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藥此次交造辦處而露房遂空舊檔冊悉焚於是露房之稱始改矣

端門樓舊貯腰刀撒袋一萬八千分梅針箭十八萬枝爲乾隆四十六年從給事阿那布之奏照大閱合操時用盔甲一萬八千餘副之數備製收存者八旗各營用則領取畢則交回嘉慶庚申二月西司空成復請官造八旗兵應用箭枝撒袋腰刀等件據稱此項器械向係兵丁自備并無照驗之例官既不加督責兵丁乃多不整齊大學士等議八旗應照點驗軍器之親軍前鋒護軍披甲等共六萬三千有餘若每名官私梅針箭六十枝或八十枝撒袋一副腰刀一把爲數過多不特需費浩繁亦無公所存貯若令兵丁自貯更易滋弊定親王因言門樓收貯事遂如舊例西司空之爲此奏蓋不知舊行事例也又請擇健銳營慣使腰刀技藝者分撥各營教之使刀之法尋駁曰腰刀爲行兵要件自當隨時練習於別營挑選未免紛煩應毋庸議

步軍統領卽古之執金吾也今俗稱爲九門提督舊秩三品後
侍郎尙書大學士親王皆兼爲之嘉慶己未六月二日

皇后關防出神武門有恆謹者不之避兵部罪步軍統領不能
稽察時定親王綿恩攝此職 上以布彥達賚代之定秩從

一品更仿綠營提督總兵之例設左右翼總兵各一員秩正二
品其巡捕五營將中營作爲提標副將作爲提督中軍管圓明
園一帶五汛南左二營參將以下並所轄之十汛歸左翼總兵
管北右二營參將以下並所轄之八汛歸右翼總兵管是年十
月定總兵每人在南城外輪住半月以順城門外十間房鄭六
源煮抄產官房爲公所六
年改左翼總兵駐劄城外右翼總兵駐劄圓明園先是副將駐
圓明園自總兵駐園副將則移駐樹村

總兵駐園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旨也十一月三十日又

令明年詣圍後步軍統領與左右翼均輪替在圍駐班正陽門外仍照舊輪流駐劄

部院各衙門用印各有監印之員防竊漏也外官則多交簽押司其事嘉慶己未有縣丞職銜程卿延假名程炎以湖廣總督印封書函投安徽巡撫衙門內開轉准勒保福甯來信川省軍糧囑於楚省代買二十萬石除湖廣採辦十萬石外餘令候補知縣程炎前赴江南江西採買奏明卽於九江蕪湖濟甯三關各撥銀五萬兩發交云云後訊出程卿延父程焜官湖北咸甯令曾在畢制軍沅行署司理筆墨存有預印空封之故可知銓蓋印信時監視不實則有此弊可不慎諸

奉天等處向有派員巡查之例每屆五年巡查一次奉天則京卿往吉林黑龍江則盛京侍郎往其盛京各寢陵

宮殿嘉慶十年有旨令盛京將軍同工部隨時修整屆二年軍機奏請派宗室王貝勒貝子公暨大學士六部尙書數人往查二十三年始停此例以後俱特旨派員以定立年限恐作弊者得以先期掩飾也

吉林將軍副都統及甯古塔伯都訥三姓阿勒楚喀副都統等每歲慶賀年節必有表文文曰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賀

伏以德純乾元首正六龍之位建用皇極肇開五福之先恭維皇帝陛下率育蒼生誕膺景命蘿圖

席瑞共球集而萬國來同黼辰凝禧陬溢恬而八方和會太平有象慶祚無疆臣等恭遇熙朝欣逢聖誕伏願

玉燭常調溥時雍於九牧金甌永固綿泰運於萬年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懽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吉林屬每歲進貢方物

四月內進油炸白肚鱒魚肉釘十罇 七月進窩雛鷹鷄各
九隻 十月進二年野豬二口 一年野豬一口 鹿尾四
十盤 鹿尾骨肉五十塊 鹿肋條肉五十塊 鹿胸岔肉
五十塊 曬乾鹿脊條肉一百束 野雞七十隻 稗子米
一斛 鈴鑄米一斛 十月內由圍場先進鮮味二年野豬
一口 一年野豬一口 鹿尾七十盤 野雞七十隻 樹
雞十五隻 稗子米一斛 鈴鑄米一斛 十一月進七里
香九十把 公野豬二口 母野豬二口 二年野豬二口
一年野豬二口 鹿尾三百盤 野雞五百隻 樹雞三
十隻 鱒魚三尾 翹頭白魚一百尾 鱒魚一百尾
稗子米四斛 鈴鑄米一斛 山查十罇 梨八罇 林檎

八罈 松塔三百箇 山韭菜二罈 野蒜苗二罈 柳木

鎗鞘八根 柳木線鎗鞘八根 駁馬木線鎗鞘八根 駁

馬木鎗鞘八根 樞梨木虎鎗杆三十根 樺木箭杆二百

根 椴木箭杆二百根 白樺木箭杆二百根 楊木箭杆

二百根 海青蘆花鷹白色鷹俱無額數 窩集狗五條係奉

旨之年貢進 賀哲匪雅喀奇勒哩官貂鼠皮二千五百八十

二張隔一年貢送 紫樺皮二百張 上用紫樺皮一千四

百張 白樺皮改為紫樺皮一千四百張隔一年進 官紫

樺皮二千張 又交下五旗官紫樺皮一萬二千張 白樺

皮三千張 煖木皮四百五十斤 莖草四百五十斤 又

交下五旗每旗煖木皮各五十斤 莖草各五十斤以上俱

備院查收 接 駕及恭賀 萬壽進貢物產 貂鼠 白

餡	糕餡餡	麩剪子股餡餡	米粉麩	高糧米粉麩	乾鹿尾	肚囊肉	魚肚囊肉	鹿羔皮	獐狍皮	麇	毛梢黑狐狸
葉子餡餡	撒糕餡餡	打糕肉夾搓條餡餡	稗子米粉麩	玉秫米粉麩	曬乾鹿舌	草根魚	油炸鱒魚肉釘	雕鶴翎	水獺皮	麇羔	倭刀
水餡子餡餡	豆麩餡餡	炸餃子餡餡	和的水餡餡	小黃米粉麩	鹿後腿肉	鱒頭魚	<small>以魚油炸魚</small> 國語名黑伙	海參	海豹皮	麇虎	黃狐
魚兒餡餡	豆蘘糕餡餡	打	搓條餡餡	蕎麥糝	小黃米	鯉魚	白肚鱒魚肉釘	虎皮	虎皮	熊	貉
野雞蛋	蜂糕餡		豆	小	炕稗子米	花鱒魚	烤乾白肚鱒	豹皮	灰鼠皮	元狐皮	梅花鹿
葡						魚油	魚油			倭刀皮	角鹿
						曬	魚油			黃狐皮	鹿羔

荀 杜李 羊桃 山核桃仁 松仁 榛仁 核桃仁

杏仁 松子 白蜂蜜 蜜脾 蜜尖 生蜂蜜 山韭茶

貫眾茶 藜蒿茶 鎗頭茶 河白茶 黃花茶 紅花

茶 蕨茶 芹茶 叢生磨菇 驚掌茶

高麗例貢崇德八年九月 文皇帝遣諭朝鮮王曰寬溫

仁聖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倣歲貢方物悉出於民夫民皆吾
民朕恐重致疲困今將歲貢綠綿綢二百五十疋紅綿綢二百
五十疋各減五十疋白綿綢一千五百疋減五百疋細紵絲四
百疋減三百疋疊布七千二百疋減二百疋上等腰刀二十六
口減六口五爪龍蓆四領減二領雜色花蓆四十領減二十領
其餘仍舊順治元年十一月額進紵布四百疋蘇木二百斤茶
一千包俱蠲免再各色綿綢二千疋減一千疋各色細布一萬

疋減五千疋布一千四百疋減四百疋麤布七千疋減二千疋
順刀二十把減十把刀三十把減十把餘如舊自
列祖
卹藩以來蓋屢減矣

朝鮮國遣使年貢有例賞由禮部具奏新正宴
紫光閣又例
有加賞及該使臣在
圓明園獻詩復有加賞國王及使臣物
件俱由軍機具奏在山高水長頒給

賞國王物件

龍緞二疋
福字箋二百幅
雕漆器四件
大小絹箋四
卷
墨四匣
筆四匣
硯二方
玻璃器四件
賞獻詩使臣物件

大緞各一疋
筆各二匣
墨各二匣
箋紙各一卷
紫光閣筵宴加賞物件

正使錦各三疋 漳絨各三疋 大卷八絲緞各四疋 大

卷五絲緞各四疋 大荷包各一對 小荷包各四個 副

使錦各二疋 漳絨各二疋 大卷八絲緞各三疋 大卷

五絲緞各三疋 大荷包各一對 小荷包各四個

嘉慶丙辰緬甸王以恭逢 國慶遣使敬關朝貢雲南勒總督

保以該使臣上年進京叩祝甫回將原賚表文貢物合來使帶

回 上以該國地居炎徼遣使遠來致徒勞跋涉向化未伸

因命軍機代擬巡撫江蘭檄諭開導之檄曰雲南巡撫爲檄知

事照得該國王以今歲恭逢 國慶遣令頭目人等敬關賚

到表文貢物懇求朝貢進京經總督部堂勒以該國貢使甫經

回國將此次原賚表文仍交來使帶回令該國王俟嘉慶五年

再行遣使赴京祝 謁具奏蒙 大皇帝俯鑒該國王抒

忱效順實出至誠而總督部堂勒新任雲貴不能仰體 大

皇帝懷柔至意率將賫到表文貢物仍令來使帶回辦理錯謬
已欽奉 諭旨將勒保革去總督並交部嚴加治罪仍

命將辦理錯誤原由傳諭該國王知悉至該國使臣業經遣回
若又合進京朝貢長途跋涉未免來往煩勞 特令本撫諭

知該國王應俟嘉慶五年 太上皇帝九旬萬萬壽再遣

使來京祝 嘏以遂瞻就之忱並 特賞該國王繡蟒

袍料一件織金蟒緞一疋大紅片金一疋大紅粧緞一疋以昭

恩賚而示體恤爲此知會該國王敬謹遵照祇領須至檄
者

喀什噶爾伯克等年班進京定例每伯克一名准帶跟役一人
其行李斤兩三品伯克准四千斤四品准三千斤五品准二千

斤六品准一千五百斤回子王照三品伯克加一倍准八千斤
貝勒六千斤貝子四千斤公三千斤各伯克子弟六百斤行李
斤兩較多跟役名數較少回子等每於例外多帶跟役於是驛
站被滋擾矣嘉慶二年閏六月大學士議回子公及伯克子弟
行李尙不甚多照例准帶其回子王貝勒各減行李二千斤貝
子至五品伯克各減行李五百斤六品伯克減三百斤有於例
外多攜跟役者多一人則再減行李二百斤多二人則減四百
以次遞核時長牧庵相國麟爲喀什噶爾叅贊大臣從其請也
哈密所屬塔爾納沁蔡巴什湖兩處設屯田例額有種地遣犯
一百八十名隨兵耕種乾隆三十八年陝甘勒制軍爾謹以遣
犯陸續撥完各省改發新疆人犯俱擬烏魯木齊安置哈密並
無續發之犯因請於發遣伊犁二處人犯經過哈密時擇其年

力精壯堪任力作者截留備補五年期滿其原擬爲奴者仍發原配爲奴原擬種地當差者仍發原配種地當差得旨只准截留情罪本輕之人重者不准五十八年屯田缺額遂於加重改發新疆爲奴人犯內擇其情輕者截留後以發遣新疆情輕人少不敷耕作遂議除洋盜被脅服役發往回疆爲奴各犯不准截留外其情重人犯內有年力精壯者暫准截留補額俟有情輕者到哈密再將所留重者更替照原擬發落從僧公保住之請也

竹葉亭雜記卷二

桐城姚元之伯昂

開坊翰林大考二等非降職卽改官壬申二月六日大考黃左田庶子鉞考列三等第二十七名同年瞿子臬贊善昂三等二十六名恐懼見於顏色 旨下黃庶子以上俱照舊供職瞿

得無虞沈侍講學厚張□□師必皆以三等末改官甯庶子右齋亦改員外時桂香東侍郎掌院事以甯爲庶子係正五品始奏請改郎中此次一等四名徐少鶴編修題以第一授侍讀學士陳荔峯編修嵩慶以第二授侍講學士顧南雅編修蕓以第三名授侍讀余以第四授侍講彭春農編修以二等一名授左贊善戊寅二月十三日翰詹大考瞿子臬以庶子考列三等仍符上次名數官階則與黃同乃改郎中福建楊蓉峯侍講以三

等九名衡山聶鏡圃洗馬以三等二十名俱改郎中同年彭寶臣修撰以侍講考三等三十名改員外揚州程漱泉宮贊壽齡以三等三十四名改主事此次一等五名潘雲閣編修錫恩以第一授侍讀顧耕石編修元熙以第二同年錢金粟編修林以第四俱授侍講吳謫人修撰信中以第三授庶子許萊山編修邦光以第五授贊善白小山學士考三等第五未改信乎其有數也修撰之改部則彭寶臣一人而已

校勘館書本當加慎逢

徽號抬頭處尤爲緊要余王申

歲充

武英殿提調以刊本錯誤降職同事及校對禮遺有差

戊寅順天鄉試場中號口貼科場條例

高宗廟號宗字

誤寫祖字姚上舍宴指其誤監臨始知之查係舊刷條例之錯具摺參奏舊提調官禮部孔郎中昭虔視職纂修員外郎常德

黃維烈達麟主事喻元準尹濟源前郎中蔡鑾揚前員外薩迎阿以頒發條例時隨同畫稿校對主事程喬采梁章鉅以所校黃綾本不悞只此本因供事未曾送校俱降一級留任舊堂官戴協揆革職留任穆少寇克登布姚少農文田降四級留任多侍郎山以頭等侍衛前往哈密作爲辦事大臣寶大理興降二級以三等侍衛前往吐魯番作爲領隊大臣周府丞鉞以專辦科場降三級調用監臨善侍郎慶韓京兆鼎晉以自行覺察免議

典京兆試向來三人四人不等嘉慶戊辰只二人英煦齋先生是年以七月二十八日奉命赴盛京查案及旋京

睿廟諭云凡事皆有一定鄉科本擬命爾主試其時忽忘令赴瀋陽他無可勝任者因少一人始知是科主試本亦三人屆時

以一人出差遂缺耳先生之出差蓋亦冥冊中是科無先生名也師生豈偶然哉

壬午順天鄉試旂生中有兩錫麟一官卷一民卷彌封所悞以官卷包入民卷中式及填榜係官卷是科官卷額中三名今日盜額乃以中式第九十一名之旂官一卷去之去一官卷則民卷缺額一名夙遽以落卷補之俄頃之間一得一失豈非數哉辛卯順天鄉試德遠村副憲之弟以本旂送考冊未列官卷秀楚翹侍郎之子以彌封官錯入民卷俱以民卷中式是科旂官應中四名今中六名亦數應如此而巧爲此錯也

順天鄉試例於九月朔呈進中式前十卷辛卯 上以解元文甚不佳移第三以南元爲第一發卷出奏事太監曹某奏順天榜向以順天省人爲第一 上乃易遣之順天鄉試及會

試同考薦卷向不許夾批語壬午九月有旨令以後考官

薦卷加批從王御史松年之請也

新進士殿甲後朝考最重蓋庶常之得否只爭朝考入選與否耳其入選有不用庶吉士者或其省入選人多不能全用如甲戌科浙江省入選者十二人用庶常者九人其三人則一部兩卽用其不入選者而得授庶吉士必其省或有全不入選或有而太少故不入選者亦得邀用一二人每科朝考約取七八十人道光壬午朝考取六十五人擬定名次進呈上抑第一

名王煜爲第三抑第四名陳憲曾置於末第五名陳嘉樹爲四十九名餘皆前後更易家弟東之以二十一名改五十三名取第六十名許冠瀛爲第一復於不入選者欽取七人第二名楊上容卽初不入選者也及引見時上但視其人

之可否而已不論朝考入選與否也朝考入選而年輕者授庶吉士其有鬚者俱卽用知縣蓋以其歲長可外任也此榜庶常三十九人祇張少寇映漢之姪一人有鬚耳其朝考不入選而年最幼者以部屬用 上洞悉各部人員擁擠補缺實難以年輕者足以學習需補也是科用部屬者十七人用知縣者一百五十二人雖三甲末俱邀錄用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其已有職官者向俱儘先補用此次俱歸班蒙古郭絡碩瑚以候補主事歸班直隸殿試二甲朝考入選之徐青照以捐納同知銜充館上騰錄歸班河南第一名王庭蘭以候補中書歸班壬午科廣東朝考入選者惟張進士維屏一人張素善詩殿試得二甲朝考入選自幸可冀庶吉士及引 見張以知縣用曾君望顏殿試三甲朝考未入選乃得庶常是固有幸有不幸也張蓋

亦爲鬚累矣

試差未回卽授學政每科間有之然不多得壬午歲除直隸督學毛伯雨式邠浙江杜石樵粵江西周式方系英調江蘇廣東白小山鎔雲南陳午橋鴻例應留任在外李芝齡閩學宗昉以江西正考爲江西學政沈定甫讀學維鑄以福建正考爲福建學政張海山編修岳崧以四川正考爲陝甘學政祝銜畦編修慶蕃以江西副考爲廣西學政沈編修魏皆以四川副考爲湖南學政李卷卿編修浩以某省正考爲湖北學政余同年何仙槎祭酒凌漢以山東正考爲山東學政門生吳梅梁御史傑以陝甘正考爲四川學政考官留學政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其由內簡者四人而已程春廬理少同文授奉天府丞兼學政吳巢松編修慈鶴授河南學政同年徐少鶴閩學頌授安徽學政鄒禮

耕侍講植行授山西學政諸君中李芝齡閣學春闈充副總裁
祝蘅畦李卷卿兩編修春闈充同考官一歲三差尤爲盛事
徐少鶴閣學於嘉慶壬申任安徽學政此次復至安徽癸酉乙
酉兩度拔貢皆出其門亦藝林佳話

學政莫利於廣東已卯傅石坡光少同年棠將終任而卒繼之
者爲顧根實侍讀元熙未終任亦卒再繼者爲朱編修階吉到
任數月又卒於是將爲不利之地矣壬午四月朱編修缺出以
伍石生編修長華補之六月伍改授廣西右江道以白小山少
詹鎔補之其時伍莅任甫按部南雄未畢事也傳說學政衙門
與運司衙門相接運司素不利有道士爲之樹天燈杆自此杆
立運司每升而學政乃不利三年之中四易學政其前相繼死
者三人伍到任復不及一月而去果有關於風水歟

廣東朱督學階吉汪筆山方伯之甥也其未得學政之前夢一人告之曰君之祿位與君舅氏相若也汪時爲廣東方伯竊意異日或亦任嶺南方伯耶未幾江卒於任朱憶前夢殊惡之不數月乃有督學之命莅任數月卽卒朱以編修從未衡文驟得廣東督學孰知乃其死所也與其舅官職雖不同而同卒於廣東亦可謂妖夢是踐矣

程鶴樵中丞國仁以御史督學廣東任滿晉卿階後出爲山東甘肅方伯游擢山東巡撫以事左遷部郎辛巳起爲廣東方伯壬午夏調江甯方伯其時廣東朱督學新沒伍石生編修方出京上以新任到廣東需時歲屆大比多士觀光志切因命程權督學簿書堆裏抽身衡文星家嘗有文星頂度之說其或然耶

毛伯雨少宗伯式郇其先德名輝祖曾在 上書房行走毛以嘉慶己未與毛靈舒閣學同舉進士及散館閣學留館宗伯改部閣學擢詹事時 睿皇謂董文恭公曰毛師傅之子亦官詹事矣董乃以新授詹事某爲浙江人前 上書房行走某爲山東人其子某與新詹事同榜進士現官吏部郎對未幾宗伯遂擢京堂靈舒閣學雖曰因人致福豈非命哉

關鏡軒侍郎善畫 內廷畫事嘗與筆焉 高宗寵賚甚

優時戴文端公以四品京堂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一日

高廟召見語及畫事文端以不知對詰之則對曰善畫者關槐也人始知關之疊受 恩施皆 上之所以予戴也朱

文正公之爲掌院學士也 睿皇嘗問以衙門中有學問

最優者否文正誤以爲內閣衙門乃以葉雲素舍人繼雲對又

適忘其名輒以字對葉時爲中書充軍機章京余同年葉芸潭
紹本時爲編修一日忽有督學福建之命入謝上問

其官中書幾年充章京幾年典試幾次同考幾次時翰林中書
葉姓只一人上意朱所奏者卽其人矣芸潭到閩已過歲

試例得留任在閩凡五年雲素由部郎改御史以言事降職遂
不得補官一幸得一終不得皆其命也人謂君相造命之說未
確余曰此足見君相之造命也

同年徐少鶴頌王申以學士督學安徽癸酉一榜拔貢出其門
壬午後以閣學督學安徽乙酉人才又羅而致之門下同入美
之到任逾年而卒癸未十月三日卒特旨加侍郎銜其子賜舉人

徐曾供職上書房亦異數也九月聖駕謁西陵

迂道臨朱文正公墓賜其曾孫舉人聖人眷念書房

舊臣恩禮之隆如此

道光辛巳陳午橋御史鴻充河南正考官余同年尹竹農濟源爲之副時尹官禮部郎中嗣陳擢給諫尹改御史壬午夏尹有督學雲南之命次日召對上詢知上年以御史

充河南正考者乃陳鴻也改命陳視學雲南尹仍守原官

以尹視陳固各有幸有不幸也尹以是年八月出爲建甯太守後仕至巡撫陳止終於通政參議

舊例鄉會試於聽宣之日各赴午門前先時內閣拆本傳出某某爲考官某某爲同考官其得差者咸集朝房更換朝服俟宣

旨時出行三跪九叩禮禮畢鄉試赴順天府上馬宴會試赴禮部宴宴畢各取金花表裏杯盤等件再赴貢院竟亦間有不赴午門在家聽信得信後再趕赴行禮蓋得信距行禮時尙有

數刻不致誤也房考多不赴宴於行禮畢竟奔入闈其表裏等件屬親友領收或託衙門中友代送至家其不肯赴宴者蓋以第三房爲孫前輩辰東不利之屋嘗見鬼害人恐後到則闈中房舍爲人占滿只餘第三房與之故由行禮後竟奔入闈爲先占屋舍也嘉慶□□年凡聽宣者始有投遞職名之例有不到者御史指名參奏二十四年己卯因袁金溪給諫銑奏其本始不發閣屆期派 乾清門侍衛二員齋至午門前拆封宣讀得差者不用更換朝服卽於宣畢行三跪九叩禮卽行入闈所有上馬宴停止其應得表裏等件鄉試由順天府會試由禮部派員齋至午門前按名給賞其欲先行占屋者亦爭車驟遲速而已

新進士臚唱鼎甲跪聽宣

詔畢鴻臚寺鳴贊官贊禮然後

雜記二
行禮先期鴻臚官必教演爛熟嘉慶壬戌殿撰吳棣華先生廷琛聞讀 詔聲以爲贊禮也乃行禮讀聲不已乃起跪叩首無算時陳春澂師官副都御史劾其失儀乃議處鴻臚官教演不善者摺中有尼雅枯魯之爲跪也亨奇那之爲叩首也伊哩之爲起立也等句人佳其有文調

會試中額向無一定乾隆元年丙辰科會試取中二百八十五名較節年中額多至一倍乾隆末額漸少嘉慶元年丙辰科會試取中一百四十八名較節年中額加增三十一名

乾隆丙辰科

滿洲蒙古取中十名

漢軍取中四名

直隸取中三十名

奉天取中一名

山東取中二十名

山西取中十六名

269-270

河南取中十八名

陝西取中十二名

江南取中三十八名

浙江取中三十六名

江西取中二十一一名

湖北取中十四名

湖南取中八名

福建取中二十名

廣東取中十四名

廣西取中三名

四川取中六名

貴州取中六名

雲南取中八名

嘉慶丙辰科

滿洲取中四名

蒙古取中一名

漢軍取中二名

直隸取中十六名

奉天取中一名

山東取中十一名

山西取中七名

河南取中七名

陝西取中五名

江蘇取中十五名

安徽取中十五名

浙江取中十六名

江西取中十五名

湖北取中五名

湖南取中五名

福建取中七名

廣東取中七名

廣西取中三名

四川取中五名

貴州取中三名

雲南取中四名

嘉慶朝鄉會試主考總裁從無聯得衡文之差者戊寅鄉試王宗伯引之充浙江正考官己卯復充會試副總裁鄉會聯次衡文惟王宗伯一人亦異數也

國朝滿蒙由詞林入閣者道光以前只尹文端繼善一人可謂難矣座師英協揆未得卽眞至同年穆鶴舫相國拜命同

譜榮之英師賀詩有曰豈爲門牆私志喜喜君直接尹文端今
川督寶獻山同年不由協揆卽拜 命入綸扉同年中一時
有兩人爲滿蒙翰林所難得之人可爲大幸

嘉慶戊辰庶常散館崇同年綬改三等侍衛以庶常改武職從
未之有同時步軍統領

俗稱九門提督

文公甯爲廣侍郎興所許降編

修都中有一聯云翰林充侍衛提督作編修文武互易天然對
偶

沈舍人欽霖典試湖南其家人因索蚊帳戳傷內監試沈以失
察褫職嗣以會典館効力 賜舉人又以會典告成開復中
書因由舉人開復原官不准作進士出身其時爲之奏請之堂
官俱以不卽斥駁處分云

庶常散館改歸原班自嘉慶辛酉科始甲戌庶常散館無歸班

者同年彭春農學士之兄邦駿以主事用雲南藍公瑛以知縣用軍機已述 旨進呈乃 特改彭爲知縣藍歸原班是科歸班者藍瑛一人而已

故事新進士 朝考閱卷大臣取足名數擬定名次進 呈乙

丑四月二十七日 朝考 上特命選擇十卷呈 覽欽定

前五名大臣所閱自第六名擬定頃復傳 旨試卷中有詩意

末句切東巡者自當選入閱卷諸公卽以此卷置第一呈入

欽定爲第一卽臣元之卷也其餘四人 上於九卷中選

取親加次第焉是日午刻雨 聖心大喜令軍機南齋大臣

暫緩退直俟試卷去取畢發出此五卷令諸大臣閱看因具奏

頌 睿鑒焉小臣何幸仰蒙曠典作紀 恩詩末有云新

鶯出谷翎猶弱慚愧人稱第一聲蓋不勝幸且愧矣第二爲徐

星伯松後以編修督學湖南落職遣戍復起爲中書遷禮部郎
御史出爲榆林守第三爲孫平叔爾準後以編修出守汀州擢
安徽巡撫浙閩總督諡文靖第四爲童望軒潢以庶吉士改禮
部主事數年病卒第五爲陳黃坪俊干以庶吉士改戶部出守
肇慶

乾隆間考試差入選者注榜揭示然得差者多不問榜上之有
無名也嘉慶間考者交傳訖不揭淨簽淨簽由內揭去次日
發派大臣閱卷取者總定甲乙呈覽不拆彌封取否均不知
也有典試者或召見時上語之名次或語軍機大臣

然後得知余戊辰科充陝西正考官名列第八副考官程家督
第十一其江南副考前科皆以考取第一者爲之是科上
有第一係安徽人不能充江南考官之諭蓋太湖李編修振翥

也後李得浙江副考以是知之及庚午 上欲使未邀

恩者均得衡文之榮凡曾充考官及同考者俱不復用然辛未會試同考江西夏生圃給諫修恕山東張秋圃侍御源長湖北劉筠圃給諫彬士均邀復用蓋名單久定屆時有外出者有已故者臨期更易偶未細核耳癸酉以後考差則派出閱卷諸臣各以去取標記進呈不復總定甲乙以御史某之奏也考差向用文二篇試帖詩一首己卯裁四書文一篇改易經文一篇後卽以此爲例

嘉慶十三年戊辰六月二十三日奉 命典試陝甘程小鶴

同年家督爲副小鶴尊人鶴樵先生國仁上年丁卯科充陝西正考官父子連科典試一省亦佳話也榜發有張樹德者上科文已入彀附刻矣因二場不合例而黜鶴樵先生愛其文因已

刻不忍去之爲加評語以誌惋惜及次年乃得第蓋張不當出鶴樵先生門必待小鶴而後舉信乎科名其有數也榜發來謁語畢汕然

關中鄉試有聿右字號專爲甘州西甯設也有聿左字號則合關內之敘州關外之安肅鎮西迪化統計之也每試聿左右各輪一科科中一卷嘉慶戊辰余典試時聿左七十三卷中取一卷以迪化至長安計官路及萬而中額如此其少未免過苦其時撫陝者爲同里方葆岩制軍維甸余向商之甚欣然擬便奏請增額無何方擢浙閩總督去事乃寢嘉慶己卯增設聿中一號分敘州玉門敦煌歸之從長制軍齡請也一額之增遲以一紀殆有數耶

甘省文風初惟甯夏最盛今則莫盛於涼州之武威昔時甯夏

與涼州別一丁字號取中二人涼州人以爲苦具呈願歸大號
屢不准至乾隆戊子涼州始得歸大號應試至此每科涼州獲
售者不僅一人矣又有木字號爲榆林設也甯夏歸之然甯夏
以一科歸木字號取中一科歸大號取中不專守木字號也

貴州學政向無棚規取進童生歷有紅案銀兩嘉慶四年二月
有人條奏奉 旨詢之任滿談學使組綬屬實 上諭曰

各省學政棚規係陋習相沿非私賣秀才可比若將棚規紅案
銀兩概予裁革則學政辦公竭蹶豈轉令其營私納賄耶况各
省地方官所得各項陋規不一而足尙難一一禁止乃獨於讀
書寒峻出身膺衡文之任者遇事搜求亦殊屬無謂惟此項紅
案只應令新進童生量力交送實無力者卽當量爲減免儻於
規外復加多索則必重治其罪 聖人準情立制如此其人

蓋彈前學政陳伯恭先生崇本而類及之也其時有酌定每名四金之例次年上以貴州地瘠恐日久復舊遂裁革增學政養廉五百兩貴州學政向爲美官今不然矣

道府同知准封章奏事雍正年間行之後亦漸止嘉慶四年

上以監司大員職任巡查視京中科道相等除知府外有准各省道員照藩臬兩司例密摺封奏之論三月十日也

各省教授向係從九品教諭學正訓導均未入流其加教授爲從七品教諭學正爲正八品訓導爲從八品自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始也

乾隆末年宮內太監時不敷用因取之各王公大臣家蓋緣王公大臣所用過多向無定額太監多投充私宅嘉慶四年始定額數親王准用七品首領一名太監四十名郡王准用八品

雜記二
首領一名太監三十名貝勒准用二十名貝子准用十名入八
分公准用八名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准用四名公主額駙准用
十名民公准用六名其不入八分公及二品以下民爵侯以下
俱不准私用其宗室王公等所用年終報宗人府查核一品文
武大臣等所用年終報都察院查核俱各彙奏

道光元年十月內務府檢查內庫綢緞等項存者若干件奏請
發交外庫備用 上乃命悉數分賜大學士九卿及翰詹科

道于是以官職高卑爲差等余官編修分得天青江綉一端回
子錦一疋小臣不勝慶幸之至臘月充 實錄館纂修復有

磁器之 賜時余以奉使瀋陽不與焉二年八月八日館臣

又有水果四盒之賜余分得蘋婆脯三枚此次較對亦得分食
麟侍講見亭慶不取果而以盒與之

近京師宴客器皿精緻不獨外省所未見卽京師向亦未之有也器之由來多出於內府嘉慶十口年磁器庫以庫貯充斥請發出變價口口年再發一次於是舊磁悉出間有明代者其式樣之工顏色之鮮質地之美往時外人偶得一具必將珍爲古玩今乃爲酒席之用每一庖人且備至十數席古云美食不如美器官哥定汝何以加茲

歲丁酉秋入朝站班之象行至西長安街一象病而臥地少頃力起跪而向北若叩首者三復轉而向西又若叩首者三倒地乃斃向北而拜蓋謝恩也向西而拜蓋不忘所生之地也象亦可謂靈物哉

凡寶物皆有精氣宣和玉盃之將敗有白光從闕上冉冉去明時銅鼎之將毀靜夜長鳴如虬吟韻石齋筆談載之固不獨寶

劍之氣見於豐城也余為舉子時謝 賜衣恩五更往 右

上門時冬夜寒甚天色尚早因入護軍直宿之室小憩有老驍

騎校話及嘉慶二年十月廿一日 乾清宮災時伊在殿屋上

救火初見白煙一縷起自殿脊直上高約一二尺煙中即現一

冠帶人高亦不過尺許愈上愈小頃聞裂帛一聲化為黑煙而

散自是或現女子身或現道士身或現書生身或現盔甲身高

者尺許短者數寸不一而足及殿脊火出乃止蓋皆殿中珠寶

精也為火所焚真精上出火熱迸裂故聞裂帛之聲黑煙一散

下亦煨燼矣

和珅查抄議罪後分其第半為和孝公主府 和之子豐仲慶德尚 十公主半

為慶親王府 時尚為郡王及嘉慶二十五年慶親王薨五月十五日

管府事阿克當阿代郡王懋綿呈出毘盧帽門口四座太平缸

五十有四銅路燈三十六對皆和家故物也此項親王尙不應有而和乃有之慶親王未及奏者且二十年缸較大內稍小燈則較內爲精緻因分設於紫禁今景運隆宗兩門外凡所陳設鐵缸及白石座細銅絲罩之路燈皆其物也

和孝固倫公主下嫁和相國之子額駙豐紳殷德主未嫁時呼

和相國爲丈人一日

高宗攜主遊同樂園之買賣街和時入直在焉高宗見售估衣者有大紅夾衣一領因謂

主曰可向汝丈人索之和因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主呼和爲丈人不知其故聞主少時衣冠作男子狀或因戲爲此稱耶各關徵稅國初定有正額後貨盛商多遂有贏餘而司權者競苛取以求勝於是贏餘一項更有比較上三屆最多年分之例見好者固日漸加增缺數者亦時多賠累上洞悉其弊

嘉慶己未三月分別核減著爲定額其三年比較之例永停而
是年有德御史新以山海關減數較每年所解少至二萬五千
餘兩請再增二萬兩其餘仿此酌增 上擲還原摺切

論其非然自減後九江關猶虧缺二十六萬餘兩

任觀察蘭
佑革任後

其任者遂於木料過時多報其數厚征以補其缺 國家之稅
量貨而征加則不可於是少爲多商雖怨而無如之何余過
九江關船戶言此船向報稅銀五兩今當七兩有餘蓋本一丈
者量爲一丈數尺以此取盈焉

嘉慶四年核減工關贏餘數目

辰關三千八百兩 武元城二兩

臨清關三千八百兩 宿遷關七千八百兩

蕪湖關四萬七千兩 龍江關五萬五千兩

荆關一萬三千兩 通永道三千九百兩

渝關 由關關 南新關 潘桃口 潘家口 古北口

殺虎口 以上木稅正額之外向無盈餘

嘉慶四年核減戶關贏餘數目

太平關七萬五千五百兩 額稅四萬六千八百二十九兩零

粵海關八十五萬五千五百兩

九江關三十六萬七千兩

淮安關十三萬一千兩

海關廟灣口三千八百四十兩

閩海關一十一萬三千兩

蕪湖關十二萬兩

揚州關七萬一千兩

濟墅關二十五萬兩

西新關八萬八千兩

鳳陽關一萬七千兩

江海關四萬二千兩

贛關三萬八千兩

北新關六萬五千兩

額稅銀十萬七千六百六十九兩

浙海關四萬四千兩

天津關二萬兩

臨清關一萬一千兩

坐糧廳六千兩

崇文門盈餘十七萬三千二百兩

左翼盈餘一萬八千兩

右翼盈餘七千三百二十兩

夔關十一萬兩

武昌關一萬二千兩

歸化城一千六百兩

梧州廠七千五百兩

潯州廠五千二百兩

打箭爐向無例額照例儘收儘解

山海關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兩零

殺虎口一萬五千四百一十四兩零

張家口四萬五百六十一兩零

乾隆朝江南地方黃河漫口次數

乾隆七年七月銅山縣石林口等處漫口本年十二月合龍

乾隆十年七月阜甯縣陳家浦漫口本年十月合龍

乾隆十五年六月清河縣豆班集漫口本年七月合龍

乾隆十八年八月張家馬路漫口本年十二月合龍

乾隆十九年八月孫家集漫口二十一年十月合龍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韓家堂漫口本年十月合龍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陳家道口漫口本年十月合龍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老壩口漫口本年九月合龍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睢甯縣郭家渡漫口本年九月合龍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魏家莊漫口本年八月合龍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李家莊等處漫口本年十月合龍

河南地方黃河漫口次數

乾隆十六年六月陽武十三堡漫口十七年正月合龍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楊橋等處漫口本年十一月合龍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儀封等處漫口四十五年二月合龍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考城五堡芝蔴莊等處漫口本年八月

合龍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張家油房漫口本年十二月合龍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焦橋漫口本年本月合龍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青龍崗漫口四十八年三月合龍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睢州漫口本年十一月合龍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睢州十三堡漫口本年十月合龍

順治間林司農起龍條奏軍營綠旗兵制畧曰有制之師兵雖少以一當十餉愈省兵愈強而國富無制之師兵雖多萬不敵千餉愈貴兵愈弱而國貧今天下綠旗營兵幾六十萬而地方

有事卽請滿洲大兵是六十萬之多仍不足當數萬之用推原其故總緣將官赴任召募家丁隨營開糧軍牢伴當吹手轎夫皆充兵數甚有地方鋪戶命子姪充兵以免差徭其月餉則歸之本管又馬兵關支草料多有剋扣短少至驛遞缺馬亦借營兵應付是以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鎗盔甲火器等項俱鈍敝朽壞至於帳房窩鋪雨衣弓箭單從未見備又春秋兩操之法竟不舉行將不知分合奇正之勢兵不知坐作進退之法徒空國帑而竭民膏雖有百萬之眾亦屬何益然其大病有二一則營兵原以戡亂今乃責之捕盜一則出餉養兵原以備戰守之用今則加以剋扣兵丁所得僅能存活又不按月支發貧乏之兵何以自支今總計天下綠旗兵共六十萬誠抽得二十萬精兵養以四十萬兵餉餉厚兵精不過十年可使

庫藏充溢云云足見營伍廢弛大概然以兵爲伴當器械鈍敝之弊今亦不免古北口提督衙門兵馬冊檔內有驍夫十八名皆戰兵充役爲阿公迪斯所奏山西之兵以將領命之服役過嚴遂懷恨欲傷本管叅將王棟爲倭公什布所奏豈舊習相沿未可除耶余於乾隆甲寅乙卯隨任六安有德叅將海者莅任合兵演習鎗箭無一日或輟每晨曦欲吐而教場之鎗聲已發矣兵初苦之旣復甚感蓋月餉可得足平也六安營兵素多事至是地方安帖蓋整頓與廢弛惟在其人也德滿洲人

鄭方伯源璫之伏法也或謂侍郎羅國俊劾之余於史館曾見彈章銜名由內裁去畧曰如湖南布政司鄭源璫者凡選授州縣官到省伊卽論以現有某人署理暫不必去俟有好缺以爾署之有守候半年十月者資斧告匱衣食不供聞有缺出該

員請示伊始而允而委牌仍然不下細詢其故需用多金名爲買缺以缺之高下定價之低昂大抵總在萬金內外該員財盡力窮計無所出則先曉諭州縣書吏衙役人等務卽來省伺候書役早知其故卽攜重資而來爲之幹辦及到任時錢糧則必假手於戶書漕米則必假手於糧書倉穀採買軍需等項則必假手於倉書聽其率意濫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至於衙役以訟事入鄉先到原告家需索銀兩謂之啟發禮次到被告家不論有理無理橫行嚇詐家室驚駭饜飽始得出門由此而入族保詞證各宅逐一搜求均須開發迨到案時不卽審結鋪堂散班之費莫可限量蓋各有所挾積漸之勢使然也是以賊盜鋒起不敢申報報則枉費銀兩不爲緝獲獲卽受賄放去毫無裨益諺云被盜經官重被盜凡此皆由署事官員貽害

之所致也蓋不見機取利則瓜代者又至矣內有一二自好者任其擺弄不肯曲從如長沙府屬之湘鄉縣知縣張博實授已七年在任不滿四月湘潭縣知縣衛際可實授已五載至今并未到任大率好缺皆然不勝枚舉巡撫姜晟近在同城豈無聞見祇以其納賄和珅莫可誰何蓋自守則有餘而振刷則不足也且聞鄭源璫在署家屬四百餘人外養戲班兩班爭奇鬪巧晝夜不息昨歲九月因婚嫁將家眷一分送回用大船十二隻旌旗耀彩輝映河干凡此靡費皆民膏脂是以楚南百姓富者貧貧者益苦矣臣不忍坐視一方赤子曰填溝壑冒昧直陳不敢隱諱亦不敢虛飾云云此摺頗簡切是以王三槐之亂則曰官逼民反由此觀之倚仗權門魚肉百姓正不獨一鄭源璫也其時雲南尹閣學壯圖召至京卽以整飭吏治入奏畧曰現今

所急者川省軍務尤莫急於各省吏治吏治日見澄清賊匪自然消滅賊匪不過癰疥之疾而吏治實爲腹心之患也以今日外省陋習相沿幾有積重難返之勢惟在亟宜剔刷破格調劑庶乎有益似非徒仗雷霆誠諭所能聳其聽也臣以爲除弊者不搜其作弊之由則弊終不可除治病者不治其受病之根則病終無由治伏查乾隆三十年以前各省屬員未嘗不奉承上司上司未嘗不取資屬員第覺彼時州縣俱有爲官之樂閭閻咸享樂利之福良由風氣淳樸州縣於廉俸之外各有陋規儘足敷公私應酬之用近年以來風氣日趨浮華人心習成狡詐屬員以夤緣爲能上司以逢迎爲喜踵事增華夸多鬥靡百弊叢生科斂竟溢陋規之外上下通同一氣勢不容不交結權貴以作護身之符此督撫所以竭力趨奉和珅而官民受困之

原委也云云語極明快後半則請清查陋規以乾隆三十年前舊有者存之乾隆三十年以後續加者去之謂與其任憑隱瞞以釀無窮之弊何如明爲指破以施調劑之恩耳

鹽法之弊鹽價愈增而弊愈甚江南私鹽充斥固由私梟亦半由糧艘鹽船之夾帶戊寅歲江廣緝私頗力孫寄圃制軍奏言與其巡查於私鹽上船之後不若嚴緝於未經上船之先江安回空漕船收買蘆鹽入山東境卽行隨路售賣其至江廣者則由淮南淮北場竈之透漏淮北則海州沐陽一帶由□□集運至北運河上船淮南則寶應高郵甘泉境內由六關鳳皇壁虎等橋上船乃北運河一帶責成河標右營遊擊淮南一帶責成揚州營遊擊均協同文員按所撥巡仍由運司籌給員弁兵役薪水飯食僱坐船隻燈燭等項之用其江廣鹽船夾帶則責成

奇兵營遊擊協同文員巡視黃連港老虎頭等處禁其私運上船其法似嚴而私鹽如故良以私梟俱爲亡命巡查者莫可誰何而鹽船之夾帶名爲官物監掣處或守舊規遂致偷漏糧船之回空催趲者或恐遲誤極力趲行不暇盤詰卽如吾邑之官鹽每斤五十八文私鹽每斤四十二文私銷公然於江岸售賣百姓利之官不能問他郡當亦同然甚有本爲官鹽名爲私梟河南項城食蘆鹽上蔡食淮鹽上蔡與項城接壤蘆鹽價半而色白其鹽眞淮鹽價倍而色黑其鹽雜上蔡之人卽於項城買鹽是官鹽也然一入蔡境則爲私販故項城鹽每歲暢銷上蔡令每年處分紅鬚等輩俱以私販而起然必上蔡以南不準買蘆鹽不但價貴民自不肯且一年卽有半年淡食民亦不能明萬歷間黃河以南鹽價騰踴私販甚眾各執利器往來自如官

軍莫敢誰何御史李戴奏曰私鹽之衆由官鹽之不行官鹽之所以不行者商人因腳價重不攬和不足以償本沙土參半味苦不佳官鹽價重味苦民又不堪淡食故私鹽日衆可知鹽法之弊今昔一轍是安得賢有司籌一善良之策息事足民行之永久而無弊也

嘉慶十年四月十五日山東全中丞保代奏江西監生況元禮條陳時務策一摺 上以況元禮所陳五款皆係條列時事

利弊其中不但無違礙字句且有可採之處尙堪嘉許着全保賞之銀百兩級二正令其自行回籍 聖德淵涵不遺葑菲

而元禮慷慨直陳亦有足傳者特錄全公原奏及所上全公書以貽當事觀鑒焉署山東巡撫 臣全保 奏本月初五日有江

西監生況元禮赴 臣衙門呈送封章條陳懇乞代 進並稟稱

因中途馬斃不得開闕等情查該監生年已七十詰其因何越
分言事是否意圖干進據云 皇上求治若渴廣開言路草

茅下賤不過藉達愚誠且年已衰老實無希倖之心等語 臣查
稟內所列五條款目皆係時事既據彌封呈請代 奏不敢壅
於上 聞茲將封策原稟一併恭呈 御覽況元禮上山

東全撫憲代奏稟爲扶策入都中途馬斃不得叩 闕恭進乞
代轉 奏欽惟我 皇上臨御大寶求治若渴不棄芻蕘多

方容納惟恐言路阻塞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感激思奮欲以自
獻生家處江右念切日邊齋沐被濯謹就時務切要者五事一
曰足兵二曰理財三曰靖洋抄附乾隆五十八年上廣東長總
督海盜條議四曰除弊要得情法之平五曰善後當圖久遠之
計卽此五者彙成一策敬謹繕寫裝潢本擬馳赴都門叩闕恭

進奈事有相左遇不從心以三月十五日在王家營僱車起
早行至紅花埠遇雨泥濘邊馬倒斃一頭次日至李家莊轅馬
又斃二馬斃二原車不能前進一路短盤至濟資斧告罄進退
維谷竊念生所言者均屬關係國家現在切要之圖自嘉慶
四年蒙 皇上廣開言路以來七年之內曾無一人言及若
以馬斃之故輒廢半途無由上達 天聽在生固不足惜誠
恐上辜 聖主天恩破格求言之典而薄天下之無人耳山
東接壤畿輔大人體國公忠是敢特叩崇階懇乞代爲轉奏生
謹當待罪憲轅恭候 皇上命下不勝戰栗之至原策甚長
未錄

州縣中差役之擾鄉民其術百端同年程次坡御史條陳川省
積弊有賊開花等名目言民間遇有竊案呈報之後差役將被

竊鄰近之家資財殷實而無頂帶者扳出指爲高戶拘押索錢
每報一案牽連數家名曰賊開花鄉曲無知懼于法網出錢七
八千至十數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釋之謂之洗賊名一家
被賊卽數家受累如此數次殷實者亦空矣有魯典史者刻一
聯榜於堂聯云若要子孫能結果除非賊案不開花此川省之
弊蠹正恐不獨川省爲然也地方大吏安得盡天下蠹役一一
而知之在能使親民者極力整剔而已親民者又安得盡一縣
蠹役一一而除之在能使作姦者有所忌憚而已上能整剔下
有忌憚其弊久而自除吾願凡膺民社之責者人人如魯典史
之存心則善矣典史忘其名

程御史摺又云川省吏治日趨嚴酷州縣多造非刑有枷杆鈎
杆站籠等名此類當與吾鄉鸚哥架美人粧相等地方官待胥

役則付之寬典治愚民則繩以峻法幾何不輕重倒置耶古來貪酷二字連綴而言貪則鮮有不酷酷則鮮有不貪者蓋酷正所以濟其貪也作法於涼古人深戒

有人持手卷一軸求售者白綾行書爲明主事楊眉伯白書舊劾太監題本一件云署管街道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楊所修題爲內員擅毆部官微臣因公受辱乞賜乾斷以申體統事竊照朝廷設官分職各有職掌孰敢紊而孰敢拒者職奉部劄署管街道兢業自持每以蚊負是懼恭炤五月初三日夏至聖駕大祭地於方澤凡經繇處所一切排棚接簷棍杆例應拆去以肅觀瞻業已行令各坊拆卸去後又於本月二十日該司禮監掌印太監褚憲章差內使秦陳二員同會極門李旗尉到職公署傳將一應棍杆排棚接簷務要盡行拆卸等因奉此遵又檄

行各坊尤恐奉行不力職親赴地方公同拆卸卽出嚴示如有
下役需索戶人分文者許卽喊稟以憑究贓題叅正罪張掛通
衢曉諭外臣見都會之下居處鱗集非公侯貴戚卽紳士內臣
凡遇郊祀經繇處所一應排接等項依限拆卸并無抗違所以
遵朝廷之功令也乃有方澤壇泰拆街牌坊對面侵占官街高
架脊棚一座用黃紙大書司設監堆設上用錢糧公署字樣臣
詣視之並無上用錢糧實開張燒酒雜貨店也及再訊係何人
戶突有內官一員挺身出辱問係何官乃稱司設監管理官陸
永受也其棚實係聖駕往回迎面御覽之處萬一上問咎將誰
諉職宛言相勸仍責開鋪戶趙二立行拆卸今本月二十六日
本部尙書劉遵憲侍郎李覺斯營繕司郎中夏士譽都水司郎
中韓友范監督郎中何敦伯監督員外侯効忠太常寺少卿提

喬署工科印務左給事中尹洗巡視城工工科給事中李如璧
巡視廠庫四川道監察御史葉初春內官監總理工程太監蘇
我民等公閱方澤壇工而陸永受統內官十餘員并黨惡王謙
貨等懷拆卸脊棚之恨率領多人攢臣詈毆扯碎公服將跟隨
皂役亂行毒打又捉班役董科在於祭壇禁地擅行重責二十
二板幾斃現鎖羈鋪卽眾臣對面莫敢誰何臣思拆卸一事原
所以淨街道肅觀瞻而光大典也內臣陸永受等不遵功令卽
行拆卸反蔑祖制詈毆部官敢於祭壇重地擅自行刑事出異
變夫臣子氣節祖宗將萬年以培養之皇上將百計以振育之
安忍挫辱之至於此極也其原棚所貼黃紙并本官陸永受親
書職名不敢擅進御覽除送司理監照驗外伏乞勅下該衙門
將陸永受等及黨惡王謙貨等一併嚴提究治施行緣係內員

擅毆部官微臣因公受辱乞賜乾斷以申體統事謹題請旨五月初二日奉聖旨陸永受等王識貨等著司理監問明具奏該司理監典簿何景立覆奉聖旨典理街道宜精陸永受擅行辱官責役殊屬不諳著降三級打二十照舊王識貨等著釋放徐之麟等姑免究該衙門知道崇禎十五年八月日偶自公無事憶及長安往跡不覺愴然書之用志聖恩之難忘也

楊印所修眉伯甫

勝朝闡寺肆無忌憚於此可見

竹葉亭雜記卷三

桐城姚元之伯昂

跳神滿州之大禮也無論富貴士宦其內室必供奉神牌只一木版無字亦有用木龕者室之中西壁一龕北壁一龕凡室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則以南方爲上龕設於南龕下有懸簾幃者俱以黃雲緞爲之有不以簾幃者北龕上設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主之座西龕上設一杙杙下有木三春秋擇日致祭謂之跳神其木則香盤也祭時以香末灑於木上燃之所跳之神人多莫知遂相以爲祭祖嘗與嵩觀察齡伊孝廉克善詳言之南方人初入其室室南向者多以北壁爲正龕西爲旁龕東向則以西壁爲正龕南爲旁龕不知所謂旁龕正其極尊之處始悟禮所謂以西方爲上南方爲上與此正合極尊

處所奉之神首爲觀世音菩薩次爲伏魔大帝次爲土地是以用香盤三也相傳

太祖在關外時請神像於明明與以土地神識者知明爲自獻土地之兆故神職雖卑受而祀之再請又與以觀音伏魔畫像伏魔呵護我朝靈異極多國初稱爲闕瑪法瑪法者國語謂祖之稱也中壁所設一爲國朝朱果發祥仙女一爲明萬厯帝之太后關東舊語稱爲萬厯媽媽蓋其時明兵正盛我祖議和朝臣執不宥行獨太后堅意許可爲感而祀之國家仁厚之心亦云極矣餘則本家之祖也其禮前期齋戒祭用豕必擇其毛純黑無一雜色者及期未明以豕置於神前主祭者捧酒尊而祝之畢以酒澆入豕耳豕動則吉若豕不動則復叩祝曰齊盛不潔與齋戒不虔與或將有不吉或牲毛未純與下至細事一一默祝以牲動爲限

蓋所因爲何祝至何語而牲動矣其牲卽於神前割之烹之煮豕旣熟按豕之首尾肩脇肺心排列於俎各取少許切爲釘置大銅盃中名阿嗎尊肉供之行三跪三獻禮主祭者前次以行輩排列婦女後之免冠叩首有聲禮畢卽神前嘗所供阿嗎尊肉蓋受胙意也至晚復獻牲如晨禮撤燈而祭其肉名避燈肉其禮祭神之肉不得出門其骨與狗狗所餘骨則夜中密棄之街看街者卽爲埋之亦有焚爲灰而埋者惟避燈肉則以送親友云舊禮舍外一見祭室竈煙起不論相識與否羣至賀席地坐以刀割肉自食後漸以主人力不足供眾遂擇請親友食肉矣其日炕上鋪以油紙客圍坐主家僕片肉於錫盤饗客亦設白酒是日則謂喫肉喫片肉也次日則謂喫小肉飯肉絲旨以湯也其所謂阿嗎尊肉初不以食客意謂此不可令客食也然

亦有與客食者蓋主家人多當其自嘗尙不足故不能食客若
主家人少自嘗有餘又恐棄之故以食客初非秘不與客也客
食畢不謝唯初見時道賀而已客去主人亦不送又主屋院中
左方立一神杆杆長丈許杆上有錫斗形如淺椀祭之次日獻
牲祭於杆前謂之祭天舊有祝文首句云阿布開端機國語阿
布開天也端機聽也謂曰天聽著下文爲某某設祭云云今多
不用祝文唯主祭者默自口祝而已又覺其文首句詞氣闊大
其祝時多亦不用此首句但言某某今擇於某月日獻牲設祭
是祭也男子皆免冠拜婦人則不與其錫斗中切猪腸及肺肚
生置其中用以飼鳥蓋我 祖爲明兵追至匿於野羣鳥
覆之追者以爲鳥止處必無人用是得脫故祭神時必飼之每
一置食鳥及鵲必卽來共食鷹鷂從未敢下是一奇也錫斗之

上杆梢之下以猪之喉骨橫銜之至再祭時則以新易舊而火之祭之第三日換鎖換鎖者換童男女脖子上所帶之舊鎖也其鎖以線爲之舊禮生人後乞線於親戚家爲之作鎖今不復乞線但自買線爲之線用藍白二色亦有用紅黃者聚爲麤線作圈線頭合處結一疙疸結處翦小綑三塊縫其上舊例上次祭時所帶必至下次祭時始換之今多只帶三日卽取而藏之下次祭時再帶之以俟換其換鎖之儀用箭一枝搭扣處繫以細麻及新鎖院中神杆旁別置小杆杆上扎柳枝一束柳上翦白紙作垂綬二以繫之神座木版前有一釘用黃絨繩一條其繩極長一端掛於釘上一端牽於門外繫之柳枝上令帶鎖者羣聚圍座一處主祭者持箭以麻縷新鎖繞於香煙上然後取一細縷搏於帶鎖者之懷置已遍復繞於煙每繞一度懷麻縷一

度如是者三然後換新鎖其舊鎖卽繫於所牽之黃繩上自國初以來所易者均在若有以年久朽壞者始取而焚之神座前平時每挂一黃布袋卽用以貯黃繩者也當祭時開袋取繩祭畢仍貯之懸於神前其帶鎖男子至受室女子至于歸後始止每換鎖時有祭品一席撤供卽置於帶鎖者圍座處羣爭攫而食之其未受室于歸者雖年二十餘亦行此禮亦與羣兒攫食蓋受福之意也

滿州跳神有一等人專習跳舞諷誦祝文者名曰薩嗎

亦滿州人

神之家先期具簡邀之及至摘帽向主家神座前叩首主家設供獻黑豕畢薩嗎乃頭戴神帽身繫腰鈴手擊皮鼓卽太平鼓搖首擺腰跳舞擊鼓鈴聲鼓聲一時俱起鼓每扣揚擊之三擊爲一節其節似街上童兒之戲者薩嗎誦祝文旋誦旋跳其三

位神座前文之首句曰伊蘭梭林端機譯言三位聽著也五位前文之首句曰孫扎梭林端機譯言五位聽著也下文乃某某今擇某某吉日云云其鼓別有手鼓架鼓俱係主家自擊緊緩一以薩嗎鼓聲爲應薩嗎誦祝至緊處則若顛若狂若以爲神之將來也誦愈疾跳愈甚鈴鼓愈急眾鼓轟然矣少頃祝將畢薩嗎復若昏若醉若神之已至憑其體也卻行作後仆狀主家預設椅對神置扶薩嗎坐於椅復作閉氣狀主人於時叩神前持盃酒灌豕耳豕掙躍作聲主家乃闔族喜曰神聖領受矣乃密爲薩嗎去鼓脫帽解鈴不令鈴鼓少有響聲薩嗎良久乃蘇開目則闔然作驚狀以爲己之對神坐之無禮也急叩謝神徐起賀主家禮畢眾乃受福薩嗎卽古之巫祝也其跳舞卽婆娑樂神之意帽上插翎蓋卽鷺羽鷺翻之意也必跳舞故曰跳神

二十年前余嘗見之今祭神家罕有用薩嗎跳祝者但祭而已此亦禮之省也

湯山之東三家店有一破廟外有碑臥焉爲趙子昂書大楷頗近顏魯公寶五峯冠軍奎手搗數字惜無人護持也

木蘭爲較獵之所又謂之哨哨者哨鹿也哨鹿者著鹿皮衣鹿角冠夜半於曠山中吹哨作牡鹿聲則牝鹿啣芝以哺之蓋鹿性淫一牡能交百牝必至於死死則牝鹿啣芝草以生之故哨之以取其芝也每秋 駕臨以行秋獮之典其中有地名半

截塔有一塔傾圮已久內有字曰敬德監造乃元時物也五峯言半截塔之北有地忘其名有一墓前有二小石皆作成房室之狀其左者上一小額曰孝敬之墓以過路未將榻出左者門半開露半身小兒

大覺寺在 圓明園西金之清水院也今猶擅泉竹之勝斌笠
耕太僕嘗游憇焉次日晨起欲窮附近山水因至山有二棧其
山甚高山頂有玉皇廟惟一老內監盧姓養靜其中每日下山
樵汲自給山有洞洞口石明淨若有人常摩挲者又至城子山
山上皆磚砌若城山頂有眞武殿一間其門內塵封乃返告之
方丈慧徹慧徹戒莫再往問其故告曰二棧之內監頗有道行
前曾有女子至其旁挑之誦經如故久之不爲動女乃言曰本
欲食汝我乃洞中之蟒也洞中之淨石卽我出入所致汝修行
頗堅不能害自後約爲談友可乎內監許諾女出入必風於是
日至城中有所見聞歸必以告因言但不能進內城正陽門有
關聖守之各城皆有神惟外城可至耳此處有蟒妖不可輕至

城子山之麓地名水塔寺有園一區本傅東山部郎園也同年英竹泉少寇瑞得之園固有池竹泉芟刈古柳而廣大之後歸於香叟相國師師乃修葺名之

京城貢院內有一白蛇出則不利於考官十八房惟第三房屋舍孫辰東沒於其中孫蓋非考終命者同考官多不肯居是屋或於親友同爲房考者約共一室此屋遂空戊寅鄉試楊編修希銓與某以此舍爲會食之所一日甫晚餐屋牆忽傾倒如人力推者然懼而不敢食於此而家人及鄉廚場中謂鄉官遂廚爲鄉廚

以爲廟一日有青蛇一自戶下出了不畏人眾趨視則更有大白蛇一巨如茶盃長六七尺蟠於舍中昂首視人羣懼而奔不數日同考廣東崔舍人槐沒於闈中貴州某病亦幾危此蛇不知是何怪也更有青蛇則又不僅一白蛇矣

孫沒於第三房後頗爲厲拆而改葺亦復未安自其子河間太守憲緒釋褐後稍稍安靜某科憲緒以充同考官眾留此屋與之孫已攜香楮入闈至舍設奠哭而祝之此舍由此稍安已巳會試同年邵編修葆鍾充同考不知此舍爲孫之屋也居之試事畢亦無他異揭曉前一日同人有賀之者詢得其由是夕寒熱大作填榜時竟不能升堂出闈半月而沒甲戌春闈孫少蘭侍御入闈最後惟餘此舍少蘭乃約與余同居間之辛未同考已無人敢居者此舍由此遂廢今復有崔舍人之事又將廢一屋舍矣

都中天主堂有四一曰西堂久燬於火其在蠶池口者曰北堂在東堂子胡同曰東堂在宣武門內東城根者曰南堂南堂內有郎士甯線法畫二張張於廳事東西壁高大一如其壁立西

壁下閉一目以覷東壁則曲房洞敞珠簾盡捲南窗半啟日光在地牙籤玉軸森然滿架有多寶閣焉古玩紛陳陸離高下北偏設高几几上有瓶插孔雀羽於中燦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瓶影几影不爽毫髮壁上所張字幅篆聯一一陳列穿房而東有大院落北首長廊連屬列柱如排石砌一律光潤又東則隱然有屋焉屏門猶未啟也低首視曲房外二大方戲於地矣再立東壁下以覷西壁又見外堂三間堂之南窗日掩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迷離堂柱上懸大鏡三其堂北牆樹以榻扇東西兩案案鋪紅錦一置白鳴鐘一置儀器案之間設兩椅柱上有燈盤四銀燭蟲其上仰視承塵雕木作花中凸如葢下垂若倒置狀俯視其地光明如鏡方磚一一可數磚之中路白色一條則發以白石者由堂而內寢室兩重門戶簾櫳窅然深靜室內

几案遙而望之飭如也可以入矣卽之則猶然壁也線法古無之而其精乃如此惜古人未之見也特記之

尺五莊在南西門外里許都人士夏日遊翫之所也有亭沼荷池竹林花園可借以酌酒娛賓其西北爲柏家花園有長河可以泛舟有高樓可以遠眺茂林修竹曲榭亭臺都中一勝境也尺五莊乃其附庸耳其初俱爲王氏之園繼爲果親王府所有後乃歸之柏氏柏氏不卹其村人嘉慶六年大水近園饑民競相蹂躪高樓則拆毀之大木則斧戕之林竹池荷鞠爲茂草柏氏不能有乃鬻於明氏尺五莊則分鬻於多氏明太守者豐於財乃購料庀材欲復其舊而更壯之費資萬餘材甫靡備未及修而沒其家乃轉售其材於匠氏半造者亦毀而售其材荒煙蔓草中但餘一片長河而已尺五莊亦轉爲特廉訪所有廉訪

名特通阿初守河南之汝甯擢爲陝西廉訪廉訪之購斯莊也將以娛老未幾卒公子乃於此地營窳窳焉轉眼滄桑可勝感歎莊外餘一亭沿河構屋數間周曲設以葦籬有售酒食者以供遊人飲歎城市莊嚴到此饒有野趣都人稱小有餘坊焉余少讀書經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及十餘歲稍解文意以爲黃河雖大焉能懷襄山陵以至滔天也當係史臣故甚其詞耳後督學中州按部陝州罷親至三門以觀禹功山距城三十里此三十里兩面皆山中夾一河寬可數十丈溯騰澎湃至三十里將盡之處忽有一山如堵牆橫截其中禹將此山鑿三洞如城門而大中爲神門右爲人門左爲鬼門河乃由其中奔流而下當未鑿門之先河流如入囊中不得出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勢不得不漫左右兩山而下水自山而下欲其不浩浩

滔天不能也今神門船不敢過人門亦不可進蓋門旁有磯稍不得法則船必觸磯而敗往來者惟鬼門耳第當其時禹如何而鑿此其所以爲神功也立三門山上遙望之可里許中流有一大石如柱河水奔激勢甚猛悍至此觸石柱分流而下其勢稍殺此卽所謂砥柱也又東則至孟津矣孟津以上有山夾河勢不得逞是以亘古無潰決之患下此則不可言矣

河南少林寺後殿西壁前設供桌供一石高幾二尺強上下寬五七寸不等石面似平凸凹實不平也石質似淨黃黑實不淨也卽之一巖石了無異處向之後退至五六尺外漸有人形至丈餘則儼然一活達摩坐鏡中矣諦視腮邊短髭若有動意與世所畫無纖毫差蓋傳者實真像也寺僧言乾隆三十六年駕幸嵩山欲觀祖師面壁石石在少室山洞中故淨置之者

因請以呈

覽焉精氣所存終古不滅此余所親見者

由陝州至三門循山邊而過中有一段差役輿夫齊聲吶喊而疾趨蓋山上時有人拋石實則無一人也不喊則必被擊大喊則少停余過此回首視之石復緩緩由山飛下如有人拋之者拋石積河邊日積月累當亦成小山而河邊固無多石也此理殊不可解

少讀左傳於秦之孟明頗重其人重其能奮志終取晉邑也後人亦未有議之者當其出師時蹇叔哭送其子謂晉人禦師必於殺果敗於殺何其智不蹇叔若也殊爲之惜後考殺有二東殺在今永甯北六十里西嶠在今陝州其中相距三十五里或謂故道今峽石驛是余親至其地詢知古道在張茅去峽石五里因策騎至張茅見山川險巖望之生畏蓋王莽以其地險乃

開今峽石之道今峽石之路猶不能並軌而驅則當日殺函之險阻可想而知晉自滅虢據殺函之固有桃林之塞以拒秦人之東顧秦安能越此而東逞哉於此乃知孟明非將才矣爲大將者必知天時必明地利孟明竟昧昧以致匹馬隻輪不返其爲擒囚也固宜况由秦而東渡河以道計之當過虢之桑田今閔鄉入桃林塞今靈寶越下陽今陝州虢玆今澠池周墻人今新安越王城今河南府厯滑國今偃師鞏今鞏縣成臯今汜水鄆今密縣又西而後入鄭今新鄭孤軍深入兵家所忌無論其必不可得即使得鄭將誰屬哉不得已滅滑而還終亦爲晉有不能自守此一定之理也似不應憤憤至此蓋繆公之納晉公久欲圖其割地藉以爲東圖耳迨晉諸臣不與乃欲乘其喪不及備以掩而通東出之謀爲異日東轍計也觀其自華陰出關

經歷二嶠遶周之輾轅今鞏縣伊闕今嵩縣而後至今河南之

偃師行嶽巖深谷中二千餘里被弦高破其機關乃滅滑還其計原有在也不料晉諸臣皆姦雄早已窺破豈肯令其越嶠函以東一步耶是以雖敗而繆公不肯罪之此行蓋非孟明之得已也然欲行險僥倖罪亦無辭耳讀書論世其時其地其事不了了於胸中未可輕易雌黃也

山西平陸縣春秋虞國也河南陝州春秋虢國也今陝州至平陸不過五里由大陽渡渡河而行雖迂道亦不至十里山西到陝非由平陸不得達自春秋至今二千餘年此道不易晉欲取虢舍虞卽無由通借之道以滅虢歸不滅虞是終不能有虢也此理不論何人亦當明之而虞公竟冥然自安千古愚人莫虞公若矣

嘉慶戊辰九月二十二日行抵華陰縣將欲游華細雨不輟虔
心默祝早飯罷忽然開朗縣尹遣人告曰天助游興少俟路出
可先至玉泉院明晨入山當具匹帛布履山輿以待及晡時與
小鶴同年乘馬出郭對嶽前行危峯插天秋樹紅黃相間日光
射影如畫裏行也過古雲臺廟宇宏壯惜傾圮已甚又轉而過
十方院綠竹夾徑清泉細流其聲琅琅然則至玉泉院也泉自
山嶺而下清澈毛髮飲數甌味甘冽沁入心脾院有亭亭下大
石鐫山孫二字人因稱曰山孫亭字方二尺餘體似隸筆法蒼
古不知何時書也有石洞卑而狹傳內藏希夷遺骨上有小碑
署希夷遺塚四字有石屋內塑希夷睡像聯爲蔣爰亭侍郎撰
云住常寂光八百年恍如一日開大法眼三千界妙入微塵額
則侍郎先德霽園侍郎書也有石船傳是希夷臥處船上樓房

傾圮矣院中有大石刻大字數行一云五嶽當先一云五嶽朝天一云三峯插秀一云蓬萊仙境字法頗端凝皆萬歷年人書有一院顏曰小有洞天堂上塑歷來入華登仙者中一座像稍大則老子也四圍列座五十六有戴笠者有雙髻者有老者少者有宮人有公主每座後皆木牌書仙之姓氏出身及飛昇脫化顛末又有堂五間旁有回廊廊之中有曲房糧儲素觀察訥爲女公子崇蘭坡同年綬夫人游院而造者也道人出迎客吐屬殊雅急欲知華山景狀先令述之宛然如已經歷矣二十三
日天明卽朝食縣尹已具匹帛及山輿至遂易布履曳袍裾四人輦山輿俗名爬山虎民壯二左右掖繚夫二前曳而行道人隨焉
經張超谷繞河而進河聲活活山石叢立如戟行其上數折至
三里龕山中有小菴卽龕也言行已三里矣過王猛臺有筭窠

字三鐫於石壁遙望嶽路惴惴然如不屬前進盡臺則地脈與嶽連而其山固獨成一峯絕不相與也又進爲五里關關前大石上鐫金天初地大字四旁小字無算石麤年久茫不能辨過此一山壁立中割數丈寬尺許道人告曰此希夷峽也聞峽中有路上通其下有二洞闊腹弁口其旁舊有希夷廟今亡矣又里許爲小上方大上方皆於石壁鑿小窠僅容趾舊時有鐵鎖可攀而上山半有洞洞前有臺非人跡所到矣對上方者爲毛女峯山嶺有毛女洞再進而山腰有臺有洞道士指云舊有女乘白鹿飛昇爲白鹿岩也歷十八盤輿不能進以匹帛繫腰旋螺曳而前古樹青蔥遠連天碧道人曰是青柯坪矣心旌搖搖小坐乃定遂作上山計越二里許及同心嶺有同心石二一爲何仙書其一字絕大而回作迴則不知誰何書也石壁大刻孝

子回頭及當思父母字又一壁大書英雄進步四字壁之上鐫有詩云削出芙蓉峻且深世人到此怯登臨峯名落雁留邊雁石號同心倦客心玉女池中雲漠漠老君洞外柏森森煙霞滿目仙踪渺惟有黃鸞託好音蓋國初人作又前而陟壁插天鐵鎖垂若長繩則所謂千尺幢也將欲援而登忽冷雨密飛凍雲四布山峯黤黳黯然無色向聞瀑布僅於雲隙窺見片白於是游興嗒然慨歎而已急下山石磴如沐油大風作簫聲木葉亂下寒氣逼人毛髮道人日歲逢閏九月下旬卽往時十月之杪土人當此時相戒不行卽使今日晴明固亦不得至蓮花峯也將何宿焉豈非山靈之默佑星節乎遂與道人別輿而歸夜柝已相屬於道矣道人婁姓鄉人呼婁師謝蕪泉儀部曾作登太華記視明李攀龍所作爲詳然於入山之前路猶畧且以上方

有希夷峽叙述舛錯故爲詳記補之

蒲州文昌閣三層內皆軀級盤旋而上如登塔者戊辰九月過

寺坡底

寺卽普救寺也

登其頂面中條山橫瞰黃河長沙如練秋氣暮

澄遙望白雲若煙籠寒水則太華矣可稱西道勝境閣曰桂籍閣四圍嵌小碑刻明歷朝武科第自洪武丁卯科起蓋亦武榜之雁塔也閣之三層祀梓潼帝君王父母中祀帝君父母下祀帝之妃及聖女聖子聖孫俱有像像前立木主俱有封號中層木主書曰聖父顯應慈佑仁裕令德王太元初帝儲眞延慶天尊聖母昭德積慶慈懿恭惠妃嗣祥儲慶元君其上下封號皆不記憶閣創何時亦未及細考蒲州府志云明成化中建州人楊瞻初欲卜藏室於此術者言此爲蒲中風水第一主科甲仕宦瞻曰吾家何以當此願公之州人因建閣其上云云閣中

碑像俱未之載據言閣建於成化今碑刻洪武丁卯以來科第豈成化以後追記耶

普救寺與文昌閣隔坡志云寺有窅堵波合輒成之於地擊石有聲若吠蛤過其地因觀焉寺甚古而不宏關志所謂明初併廣化旌勳藏海乾明四寺入焉者蓋皆傾圮無有矣寺外西偏有浮屠高十三層當卽西廂記所云日午當天塔影圓也塔前丈餘地有微凹塔後亦然蓋瓦石擊久所致試以石擊凹處有聲出塔中如巨蛙土人不知空谷之應響也遂以爲塔中有大蝦蟇精矣然擊前地則聲在塔底擊後地則聲在塔頂前後上下所應不同理未可解寺建於隋代塔修於明嘉靖十三年塔上有宋刻陀羅尼經蓋宋時亦重修之小兒輩欲聞蝦蟇聲日以瓦石擊塔經字漫漶矣按志云寺唐時名西永清院五代漢

遣郭威討李守貞於河中周歲城未下威召院僧問之對曰將軍發善心城卽克矣威折箭爲誓翌日果破乃不戮一人因改院曰普救是普救之名五代始有西廂記作於金章宗時董解元故稱普救何以元稹作會真記已有普救之名

夷齊廟在首陽山水經注所謂雷首山一曰獨頭山山南有古塚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其水西流亦曰雷水晉書地志雷首山伯夷叔齊隱其陽所謂首陽山太平寰宇記云首陽卽雷首之南阜余至河東問其山去官道不遠因往謁蹊徑荒僻廟宇樸古惟一道士守焉瘠而且老面有菜色殿中二像皆枯槁形迹廡壁間一石鐫昌黎伯夷頌爲皇統己巳上黨趙漢卿書字用柳家法右立一石隸書兩面刻乃開元十三年梁昇卿書字法在御史臺精舍銘上前堂數碑惟一大篆書可

新言二
觀蓋學李陽冰者殿西大塚二中立一石大字草書首陽山古
賢人之墓字法古峭石皮皆剝落不知爲何代書字之空處鑄
篆字數行乃明嘉靖間人蓋後人所記耳墓之對面有一碑黃
庭堅書文動篆額山谷此書絕佳以僻遠無人到碑亦鮮拓者
故唐宋碑石皆完好無剝蝕之病然亦幸其無人知爲能完潔
也按蒲州府志載有顏魯公碑丁約立石惜匆遽未得徧審若
昌黎頌則書於皇統己巳爲金熙宗之十四年當宋高宗之紹
興十九年志乃以爲唐碑則誤矣

索倫

索音近簞

風氣剛勁故兵以索倫爲強其出師歸有願留京者

聽之月給糧銀四兩然此中不盡索倫也有達呼爾在焉達呼
爾者本居黑龍江之地自爲一部落與索倫雜處其習俗極鄙
其行輩有得官者則以叔視之不必一族也官進一階則以叔

祖視之受者亦居然叔居然祖也及平日以叔以祖事人者一朝得官官且同等則稱之以兄弟焉級若或過之則向之所事以叔所事以祖者卽反其禮以待之有不然者則相戾矣此達呼爾之習也不知者通目之曰索倫

黑津乃徽欽二字訛音也在三姓東三千里外散處至東海邊以魚爲生卽以魚皮爲衣故曰魚皮篋子或謂黑津篋子或謂徽欽篋子名異而實同也所食之魚曰達布哈魚牙最利食小魚類內地之烏魚或以爲乾或以爲麵亦不一品烹熟先以大碗而入則人知其有親也食時狗蹲於左右骨出卽以餉狗狗有時急欲食則攫於其口邊其人愛蟒衣懸而不着得蟒衣則張於所居多者以爲富其水曰戊子江蓋海汊也冬時水凍坐扒犁駕狗而行或五或七或十一或十三日行可六七百里前

狗之領而行者曰狗頭狗頭一可直銀四五十兩蓋行時頭狗前行知有虎豹則回其知也以聞氣而知也人視以爲備故貴之余內弟左子恕宜任伯都訥巡檢知之最詳爲余言之

溝民者雜處於黑津之中非黑津有別種也蓋皆漢民掘人參者及內地逋逃者其中有老大哥爲之長羣聽令焉老大哥者不計齒其人公正爲眾所服則眾奉而尊之條教嚴明眾不敢犯其刑有四有門殺者大哥號於眾宰牛設酒生祭之問其人死所願水則以大石繫而投之海願火則圍木致其人於中而焚之願坐簽子則攀楊枝削其梢插其人穀道中而撒之楊枝上挑人之腸出矣願埋則穴土而坑之以是無敢輕犯法者

三姓中有民覺羅 國初之黑津秀而黠者來投因編入旗其人以 國家有民公之封自以爲宋後因自名爲民覺羅

吉林多雨蓋其地多山重嵐釀溼密霧蒸陰晴暄和朗之夫歲
不得多見也伯都訥多風常以三四月起大木拔折屋瓦飛空
砰轟若干軍萬馬之奔洶湧若拔地掀天之浪令人神懾心悸
四月以後則止三姓多雪雪時無花無片如四兩半斤之絮團
漫天而降深及丈或七八尺常事也故其地諺曰吉林雨三姓
雪伯都訥風

寧古塔與高麗以江爲界曰高麗江其江半黑半清近高麗者
水黑近寧古塔者則清水色兩分蓋天之所以界內外也江邊
采薪者每見必相詈隔水而詛習爲風氣此理殊不解

吉林等處皆土城無雉堞左子恕任伯都訥巡司於鄉村近圍
場處每晨起常見對面城郭鮮明女牆排列樓閣煙村互相掩
映城上行人往來或騎而過或倚而望居然蜃樓海市一大觀

也彼地人不識女墻竟有不知其爲城郭者初見時覺相距不
過三四里許急令人踪跡之出三十里仍無所見每見必以清
晨日出則滅土人謂之現城蓋凡有城郭人民之地精氣所結
時或現形如洪澤湖邊人猶見泗州城郭樓臺卽其證也是地
舊去黃龍府不遠或遠金舊有州縣歟

葉爾羌西域一大都會也其辦事大臣公署卽小和卓木之花
園有大池水池中造八面亭有長橋高下曲直可達亭前居室
臨水有艇子艤於水旁開門卽可泛舟其地恆煥爽水長隄花
木若春垂楊兩岸掩映水碧西域無楊惟此園獨有居其中恍
如西湖上游也辦事大臣向多三年更易有福公勒洪阿任此
集唐詩白首卽今行萬里 皇恩只許住三年二語爲聯屬
徐星伯同年爲之書

561-512

徐星伯言福公喜為詩曾任伊犁索倫營領隊大臣伊犁西南
 邊外有特穆爾圖淖爾旁多古翁仲福公巡邊至其處作詩云
 斜陽寄語雙翁仲不是前朝舊鼓笳殊清致可喜居易錄云陳
 給事說過喀魯三百里喀爾喀車臣部落界即南望北斗矣余
 嘗以問同年那太僕偶堂丹珠前任內閣學士言此說未確至彼地望斗
 覺七星相距空處較都中所見加寬耳同年寶獻山相國興云
 此地高之故也地高去天覺近故望星之空處覺寬寶時自吐
 魯番來因言彼地望月中影似加明晰望天河中白氣乃是小
 星吐魯番較京師高一百五十餘里去天較京師將近一度塔
 爾巴哈台其地較京師高一百□□里故望星如此其說似可
 信

夏小正曰漢案戶謂天河也獻山言吐魯番於六月望河乃當

東廂屋脊蓋其地在天河之西也其地每月朔卽見月

葉爾羌和闐皆產玉和闐爲多然入貢則由葉爾羌大臣奏進其商回之售賣初無例禁自乾隆四十三年高公樸請開年一次官爲開採于是定例玉禁始嚴凡私赴新疆偷販玉石卽照竊盜律計贓論罪又辦事大臣期公成額阿公揚阿等先後請于密爾岱及巴爾楚克地方各添設卡倫一處以防回民私採及商民夾帶之弊又請將採剩河玉賣與兵丁俾轉售商民以沾微利自是以後玉器遂爲無價寶矣嘗見雙冠軍搆玉煙壺二枚用白金一千八百兩又冷姓商攜玉碗四口徑五寸索直五千兩及己未春弛玉禁其從前因販玉獲罪者俱核釋兵丁轉售之例及密爾岱巴爾楚克卡倫俱議裁先是葉爾羌奏進大玉至是令卽於所至之處棄之因棄於烏沙克塔克台焉惟

商販應稅者於起票進關時注明若干每月造冊移付嘉峪關稅員查核于是王大賤年餘猶見前索價五千之四碗祇須八十兩矣

和闐產玉之地有五曰玉隴哈什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樹雅曰哈琅圭曰塔克惟出玉隴哈什哈喇哈什二河中者美其水皆出南山東西夾和闐城而下和闐古于闐漢書所謂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西曰哈拉哈什河哈什譯言玉哈喇譯言黑也故玉色黯東曰玉隴哈什河玉隴譯言察視之辭俗言其瞧看其玉尤佳嘉慶間充貢之地皆罷採歲唯取玉於此河其葉爾羌之玉則採於澤普勒善阿採恆以秋分後爲期河水深纔沒腰然常渾濁秋分時祭以羊以血灑於河越數日水輒清蓋秋氣澄而水清彼人遂以爲羊血神矣至日葉爾羌幫辦莅採於河

設氈帳於河上視之回人入河探以足且探且行試得之則拾以出水河上鳴金爲號一鳴金官卽記於冊按冊以稽其所得採半月乃罷此所謂王子也近年產亦稀回民應貢出費購以獻矣葉爾羌西南曰密爾岱者其山綿亘不知其終其上產玉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恆雪欲採大器回人必乘犛牛挾大釘巨繩以上納釘懸繩然後鑿玉及將墜繫以巨繩徐徐而下蓋山峻恐玉之卒然墜地裂也今斧鑿碎玉堆積隨時可以之抵雀矣其玉色青蓋石之似玉者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珍珠琅玕焉密爾岱是其地矣記之可補爾雅註

烏沙克塔克台所棄玉三卽密爾岱所產也徐星伯同年行經其處大者萬斤次者八千斤又次者三千斤共置一處初覆以屋年久屋圯玉之面南者俱爲風日所燥剝落起皮聞輦此大

玉時用馬數百匹回民不善御前却不一鞭箠交下積沙盈尺
軸動輒膠回民持大瓶灌油以脂之日裁行數里奇公豐額奏
回民間棄此玉無不歡欣鼓舞其喜可知也

蒙古外藩王貝勒及胡圖克圖死皆遣官致祭或 賜奠致

祭者有祭文星使行一跪三叩首禮 賜奠者星使至立奠

三爵而已然 賜奠之禮隆於致祭也星使回有私覲羊幾

頭馬幾匹駝幾隻或佐以銀星使反其銀與駝或取一二羊焉

或取一二馬焉如是而已貧者猶不能也嘉慶己巳土爾扈特

汗死 遣子爵策侍衛楞往喀喇沙爾 賜奠汗之夫人

七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姪女也策侍衛至夫人已往山中避熱

其地有古廟祇三楹汗之柩置於外廊之地其簡畧如此策奠

畢回夫人遣其官等數人餽以小哈噠一

哈噠者薄絹也紅黃
二色蒙古買以敬佛

為貴物形大者長
丈餘小者數尺小鳥鎗一元寶二策受哈噠反銀物仍以哈

噠答之
受哈噠者必轉答以哈噠其人固請留其鎗不獲已將留之先取以

觀其人乃曰鎗門實有損此地無能治者策固婉却之乃還某
問其儀具以告某笑曰猶是小鳥鎗也昔以餽我我不受今為
龔封復持往伊犁獻松將軍松將軍又不受一損缺無用物耳
乃為至寶是則可憫已

恰克圖
讀若去聲我 國與俄羅斯交界之所庫倫大臣所轄也庫

倫土謝汗地商民皆居毳帳大臣衙門壁瓦則皆以木交易即
在恰噶爾設監督焉彼亦遣人於恰噶爾總其事以我之茶葉
大黃磁線等物易彼之哦噎紬灰鼠海龍等物恰噶爾地最高
至其地如登嶺然俄羅斯地漸窪下故其國氣候恆燥若矣我
之貨往客商由張家口出票至庫倫換票到彼繳票庫倫者圈

予之謂也

庫讀若平聲

今有喇嘛圈子圈內皆喇嘛買賣圈子圈內

皆買賣人客貨俱載以駱駝俄羅斯人每以千里鏡窺之覓若千駝卽知所載若干物商未至前四五日已瞭然蓋其鏡已見於三四百里外矣予嘗策侍衛楞言之

耐損回俗大喜事也凡未成丁者十五歲以下勢前必小割一

刀名曰耐損其禮擇日請阿呼

阿呼者老師傳也

至其家爲割之親友

咸賀有以禮物餽遺者富家仍置酒饌留賀者飲食此禮不可解李鼎和爲余言之李臨清人言其鄉回教俱如此但不知惟臨清一州行之抑天下回教皆然也當訪之

庚辰九月五日徐星伯見過出小銅佛示余言烏魯木齊所屬

之濟木薩保惠城爲唐北庭都護地保惠城北五里有舊城基

址土人名曰破城其地往往得古錢

皆開元錢

銅器而銅佛尤夥大

小不一近時牟利者置窩棚於其地掘而貨之然取之不竭多餘山侍郎慶歸攜銅佛數尊皆新出土者星伯乞其一高約二寸厚約二分爲韋陀狀下有座似蓮花形座有四孔皆穿下有圓柱似冠上頂柱蓋用以安插者也佛腦後有銅鼻一直孔穿蓋用以備縮繫也又有一銅匕長約七寸緣墳起如粘翠厚將及分蔥然可愛皆唐物也

同年徐星伯學使自伊犁歸攜一小圓錢盒相示大如拇上鏤銀文絕細遠觀儼若草蓆子狀下有鏡所以筦開闔者上有鈕若洋表之環闕之蓋之裏色赭底之裏色銀其中有翠色小雀紅其首罩以玻璃如指南針但雀之首西向云爲回子阿渾所佩者同俗每日以未以後五時向西禮拜蓋其祖國在西故禮之且以送日也此物惟阿渾之最尊者方得佩之蓋出於藏地

卽回疆亦少有得之甚不易也星伯過葉爾羌時遇克什米爾部人貨得之其名曰克闢勒拉默回之祖國曰默特

西藏古吐番也其地不耕不耨播時普灑其種及苗高二三寸青葱一片則分隴拔而棄之隴之存者仍青葱一片也迨再長至四五寸則腰割而棄之存者再發收可十倍蓋地氣之壯也其俗人家門首屋脊上安一物如人之勢以屋之大小爲物之大小未有無此物者大招則大可數尺矣女子每日必塗面如戲中鐵勒奴蓋以喇嘛多恐其覓色不誠耳鄂雲浦中丞駐藏時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價甚高招之不能卽至其名四字人喚不清卽以倉場侍郎呼之蓋其字音相近也可爲絕倒

葉庶常桂云晉甯州當國初尙有科名自城南天台山崩後

科名遂絕後越六十年始聞有獲第者今乃稍盛蓋此山崩其半自崩後山勢向外形家說地氣六十年一轉今蓋其轉機也風水之說其信然歟

確砂出庫車徐星伯云其山無名在唐呼爲大鵲山其山極熱夜望之如列燈取砂者春夏不敢近雖極冷時人去衣著一皮包露兩目入洞鑿之然不過一兩時卽出而皮包已焦不能逾三時也其砂著石上紅色星星取出者皆石塊每石十數斤不過有砂一二厘許攜此者用瓦纒盛石密封其口纒不可滿蓋火氣特重滿則熱甚砂走也然受風亦走受潮溼亦走賈人攜此每行十數日遇天氣晴明無風時揭其封以出火氣星伯過庫車時曾攜數石密封之及抵伊犁則石皆化成黃粉而砂已不見矣故攜此甚難卽其地亦不易得惟白色成塊者不化乃

其下等也然可以及遠內地所謂礪砂類卽此耳

錘水以真礪砂合五倍子水而成可爛銅鐵星伯同年寓伊犁時適有一舊鐵香爐戲取熾油畫一龍題數字於上置水中一宿爐上鐵銷鎔一二分而熾油所畫則凸起不動龍與字高出而其地光平如鏡攜至京觀者以爲刀法之平非秦漢以後人所能斷其爲秦漢器可知鑒古者大率易欺也

空青恆產於關外戈壁中

其地無水盡沙所謂旱海也

惟巖石有之沈縣令

仁樹初官甘肅徽縣及兩當雜職其地爲蒙古年班入京孔道

一歲蒙古包過

蒙古所攜物俱以大皮貯爲包

里下馬家兒從

凡官差用里下之馬其家必以

人從蒙古押包者前行過一處下騎見若蹲地者見其手若釋子之捻訣者見若拾地上物塗目者馬家兒從後觀之瞭然也而不知所以追及之騎者去視其地無有物也諦尋之見沙中有

小石剖爲二就審之剖處皆有窩有滴水貯窩中意前騎者之塗目必是水也亦醮而塗其目水盡乃行及夕問之前下騎者莫肯告復自言其塗目事前騎者驚曰爾何來得此造化耶明日駭者行從馬者以其馬歸無他異也久之里中有聚賭押寶者此子至卽見其盒中物或青龍或白虎若置於前無障礙者因大笑眾人之皆盲也眾隨之輒中寶主患之異日有出寶者此子至無不中寶主因相約賄之乞勿至至亦勿言於是衣服飲食不謀而裕如矣一日眾飲之詢其術祕不言又極飲之醉苦詢之始具道其故眾共謀曰此子不死此目不得除也因共殺之遂成獄沈備得其詳余忘其爲兩當爲徽縣矣此子亦忘其名可知空青不徒治目疾也

徐星伯云烏魯木齊開鉛廠工人掘地得一石碎之水出廠官

聞之急令往取水已散地無餘天生異寶每誤棄於無知者之手亦何可恨

西域賈人能識寶以有鰲寶也徐星伯之僕李保兒者舊從廣東觀察朱爾廣額在伊犁會見其人知其法其法遇得鰲寶與之約相隨十年或八年其物大若豆喜食血亦與之約每日食血若干厘不及分也約明卽以小刀割臂納之臂中自此卽能識寶過期物自去矣始知西域多識寶者非生而異人亦非別有幻術也

爨國名白蠻也字書多不載蓋廣韻爨字下只注爲姓未注爲

國名故相承遺漏耳按隋書蘇孝慈傳兄子沙羅檢校利州總

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爨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

冊府元龜載孝慈開皇中簡授

利州總管事蓋以沙羅誤作孝慈

又梁睿傳睿請甯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

管州鎮輯耕錄載宋戲曲院本有五花爨弄院本五人一日副
淨一日副末一日引戲一日末泥一日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
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
使優人效之以爲戲於是諸雜院爨有人參腦子爨斷朱温爨
變二郎爨等名其地在漢爲牂牁地雲南新出爨龍顏碑南北
朝宋太始二年九月刻書之以補爨字注之漏

國學內有俄羅斯學康熙間許俄羅斯通中國始遺其子弟入
學十年一更子弟若寄信於其國皆露函交理藩院理藩院譯
其文進呈無私語方爲寄之嘉慶己巳忽寄書一本皆漢字其
書卷前二頁有圓圖如太極狀圖內黑白雜錯若畫雲氣者其
解以爲陰陽二氣有此二氣是生一男一女男女自爲配是生
天主反復辨論大意似祇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書奏

仁

宗令察其書所自來得其刻板燬之案俄羅斯古丁零國也人狡而狠好利其國教宗耶蘇

海船敬奉天妃外有尙書拏公二神按尙書姓陳名文龍福建興化人宋咸淳五年廷試第一官參知政事宋史有傳明永樂中以救護海舟封水部尙書拏公閩之拏口村人姓卜名偃唐末書生因晨起恍惚見二豎投蛇蝎於井因阻止汲者自飲井水以救一鄉因而成神五代時卽著靈異二神亦海舟所最敬者

雲南土司惟宣慰司最大秩□品其地隸版圖而爲南掌老撾所奴隸每蹂躪索餽獻有喀魚拉者爲尤甚宣慰司初尙富今已彫敝則不勝其擾而喀魚拉之來更頻思茅同知轄是境也能爲之逐喀魚拉卽爲稱職蓋南掌諸國皆瘠而窮又爲緬甸

附庸意者供億不足不免旁索嘉慶己卯南掌入貢其從者所
過雖辦差之草簾亦取而留之鄙可知矣

滇粵多蠱有以藥成者有自生者熊編修常錚典試雲南偶與
內監試某觀察談及某曰此易見耳翼日告曰蠱起矣熊出室
望之如放洋燈者然某曰貴人指之則落星使何不試之熊指
之果墜熊曰觀察亦貴矣何獨屬我某曰非 欽使不應也

省中惟巡撫學政乃可耳考官 天使故請試之此理殊不
可解

雲貴邊境常有瘟氣氣之至也鼠必先災鼠災必吐血而死人
家或見梁上鼠奔突墮地吐血者其人卽奔莫回顧出門或橫
走或直馳竭其力奔數十里或可免人有中之者吐血一口卽
死此氣之災時或一條時或一段如一村分南北街竟有街南

居室一空而街北完然者如一村數十百家竟有中間數十家
一空而村兩頭完然者初聞此災不禍有功名之人凡生監皆
可免近今生監亦不免矣此理亦不可解

南掌古越裳地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有刁線歹始通貢雍正
七年遣頭目叭猛花貢象乾隆十年以該國寫遠定爲十年一
貢五十九年始賜勅印彼時國王召溫猛不克自振逃赴越南
越南國將其勅印收繳其國乃爲其胞兄召蛇榮代理嘉慶十
八年召溫猛死於越南之南雅其國遂爲蛇榮子召蟒塔度脂
所有每貢用蒲葉金字表文其貢使稱曰大怕音近怕字之上
聲不知其字聊
記其音耳從者稱曰後生曰大怕者蓋其貴者尊稱也大怕衣紅袍
帽則若官轎前劊子手之式其內衣布緊纏其身亦著靴聞在
其地則赤足且不著褲也後生或衣藍布袍或葛布不帶領昇

日亦戴騷鼠帽其狀不文大怕之服當亦如此今所服者蓋入雲南境後地方取戲中衣帽使著之非其國服也

安南國嘉慶九年

錫號越南古交趾也其隨貢使來者衣

紅短襖束綠帶以藍布纏頭出兩角若戲中之扮漁婆者貢使則寬袍紗帽帽上加一鑿花銅片若女子之翠圍其地東南界雲南人無尊卑皆赤足見有以繩作絡人坐絡中扛而行則其長官出也儼若中國之擡豬者矣

廣東香山屬有地曰澳門爲通夷舶之所其地隔海廣東人及客廣者多未至其地余嘗往游之夷屋鱗次番鬼雜遝儼然一外國也明代許西洋租地交市只一千三百八十人耳今所侵殆數倍矣其人皆樓居高樓峻宇窗扇悉以玻璃軒敞宏深令人意爽樓下多如城之甕洞賤者處之其屋用白石攢灰堊之

宛如白粉潔淨可翫其俗有尊客至當家老翁出迎禮以脫帽爲恭以婦女出見爲敬男子無少長則避之客至款留酒果設大橫案鋪以白布列果品茶酒於其上近門處爲尊客座排列依次而北其婦坐於案之橫頭女子環案坐客西向則坐於客右東向則坐於客左案前各置磁盤盤內置刀一叉一疊白布於上布卽飯單也飲以熬茶和以白糖一女斟茶則一女調糖令鬼奴按客座以進食果則女子切片置盤內鬼奴遞送客前取客前之盤返於主人別置他果往復傳送酒貯以玻璃罌紅黃白各色俱備杯亦玻璃大小羅列以酒之貴賤分盃之大小飲時則主翁自酌鬼奴傳送客飲愈多食愈多則主人愈樂婦人粧束悉與洋畫同其髻式與內地無異但無尾耳顙前留垂髮長二寸許被於額上如內地未嫁女子之看毛髮捲如畫獅

卽詩所謂卷髮如蠶也生於其國者髮淺絳色而目光綠生於
澳門者與內地同淺絳者天然卷毛黑者則盤束而成矣女之
大者兩肩被以水紅紬及乳如雲肩而無辨聞富者仍加金繡
胸俱露而不蔽裙亦束於衣外女之幼者垂以褲腳布之細如
蟬翼有咄咄花園者園中以銅絲結網蒙之內有大樹一株小
樹數株有假山有水池壁上多插以樹枝蓄各種鳥紅黃白綠
五色燦然鳥之上下飛鳴宛如在園林中也或巢於樹或巢於
山間水旁或巢於簷壁及所插枝上名曰百鳥巢又有曰八角
巢者別一家之園也巢乃一六方亭子耳園中曲道逶迤竹樹
蔥蒨與唐人園亭無異

番夷稱內地人為唐人

惟屋宇不同園蓄雞一太

若小驢額上有肉角食火卽火雞也番人之有職者所居牆外
有黑鬼持火鎗守之隔數十步立一人衣以純黑似戲中所扮

朱八戒者其冠亦似戲中孫行者之冠胸前用白皮條寬二寸左右交纏用以兜鎗其人以左手插於皮條內掘鎗柄鎗直豎於左乳前火鎗之旁復有鐵鎗鎗雖兩用重笨已極矣持鎗者直立不動宛同木偶人過其旁但一目覷頸不轉也近旁有脫帽臥地者三四蓋卽循環替代者也此乃番國之官兵也其富而無職者門前立紅衣人如戲中之劊子手帽亦似孫行者而斜其一邊執藤鞭以守門焉其俗有詞訟事呈於番官番官具文列所訴狀下於被控者被控者復呈訴如此三四轉轉難明則聚訟者與被訟者於庭列坐於地以質之屈伸莫定則以經冊列地或翻之或踐之理曲者不敢踐則負矣其國制和尚爲尊有犯罪者請於和尚和尚命之殺則殺命之宥則宥然和尚之尊不及女尼凡和尚所判必告於尼尼若不然則不行矣婦

女與人有私遇禮拜時必跪白於和尚前蓋求和尚申天主莫之罪也婦人最重者兩乳惟本夫得撫摩之若與唐人私和尚問以會否撫乳如會撫及卽戒以下次不可當卽懺悔其婦亦唯唯而退女之欲爲尼者先閉於寺樓惟留一穴通飲食於是者一年至期其父母問之曰其苦如此能否堅受如不能受者卽令回家願苦者再閉一年復問之立志堅定卽終身閉於此樓永不與人見殆佛家所謂眞苦修行者故其尊莫與比並矣又其俗男子不得置妾不得與外婦私其婦約束極嚴而婦人隨所愛私之其夫不敢過問若其夫偶回本國往來須時必托一友主其家其友三四日一過宿若逾多日不至婦則尋至責以疎闊其夫歸問友之往來疎密密者卽爲好友疎則不與之交矣習俗所尙全與禮教相反此天之所以別華夷也

番婦見客又有相抱之禮客至婦先告其夫將欲行抱禮夫可之乃請於客客亦允婦出見乃以兩手舉其裙跳且舞客亦跳舞舞相近似接以吻然後抱其腰此爲極親近之禮也

番國官職有文武文由考校而得主文字案牘職有六等武多世職凡沒於王事者卽以其子襲其官其住澳門之大班多其國之貴者曾有一大班病死剖其腹細按其五臟某臟受病一爲圖註明歸白其國主屍則葬於澳門其墓似浮圖與僧家葬禮無異其非貴人之沒於澳門者死卽埋久之則去其骨骸更以埋新死者

聞番人言紅毛國中水火皆有專家只許一家賣火一家賣水無二肆也人家夜不舉火至晚鬻火者能令室中自明無俟燃燭也欲水亦先告鬻者屋宇皆有水法水卽自至無俟擔桶也

夷人多巧工此語或不虛也

夷船只許進澳門易小舟進黃埠此外不得至也戊寅有一夷船至守口者問之答以遭風將整蓬索而後去越數日蓬索不整亦不去守者稟於制府禁米菜小艇不得出口夷船不得食具狀以訴不由其大班轉稟阮制府令責其大班以該船既不應到所不當到之地乃又不訴所應當訴之人何該國漫無統屬至此大班乃實訴其船係爲提取軍餉六十萬而來非數日所能卒辦俟餉齊卽去乃不禁米艇越半月果去蓋紅毛時爲雁雕戰敗而提餉也紅毛善水戰雁雕善弓矢引以登陸以強弩毒矢射之大喪其師紅毛近漸強橫遭此損折是亦天挫其鋒也

竹葉亭雜記卷四

桐城姚元之伯昂

太學石經凡一百九十碑爲江南拙老人蔣衡書乾隆五十七年始勒石先是五十六年

高廟欲勒石經於太學初命彭文勤公元瑞司校讐金司空簡司工五十九年

高廟

啟蹕幸避暑山莊文勤不隨扈

命每晨攜筆硯至乾清宮

編校內府所弄宋刻各本金司空備食文勤因得觀人間罕

見之本考其同異著爲一書名曰乾隆御定石經考文提要凡

蔣書不合於古者俱改正之碑成文勤面奏云石經將垂訓萬

世只臣與金簡二人列後銜臣以末學金又高麗人恐不足取

信因加派和相國珙王文端杰爲總裁董文恭誥劉文清墉及

金司空彭文勤爲副金司空士松沈司農初阮制軍元瑚太宰

圖禮那太宰彥成隨同校勘獨文勤得邀 官銜並 命仿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例每經勒考文提要於後和相國嫉焉大
毀提要不善併言非天子不考文議文勤重罪 高廟諭

云彭元瑞本以乾隆御定石經加其上何得目爲私書和計不
行乃令人作考文提要舉正分訓詁偏旁諧聲三門以爲已作
也以進又嘗提要多不合坊本不便士子請飭禁銷毀併命彭
某不得私藏 高廟嘆曰留爲後人聚訟之端亦無不可

其事乃寢和乃密令人將碑字從古者一夜盡挖改之而文勤
之考文提要亦不果刊嘉慶八年文勤奏請詳加察覈

仁宗命董文恭紀文達朱文正戴文端那彖宰查對但將碑字
之草率漏畫畧加修補而已阮制軍之撫浙江也始以考文提
要屬門下士許進士紹京刊刻焉提要之作薈萃宋本之善者

嘉慶二年 乾清宮燬於火宋本俱燼今乃藉是書以存其大概豈非深幸耶碑無故被一夜之災抑又何也蔣衡江蘇金壇恩貢生乾隆五年以手書十三經進 賜國子監學正衡爲

人作書每自稱曰江南寫十三經拙老人蔣衡後更名振生

駢字類編書板久不存人家有藏者亦據爲奇貨嘉慶甲戌夏

武英殿奏請清查板片書籍時同年謝峻生編修爲提調官

查至 南薰殿見爐坑內燒火坑出灰之坑有物貯焉命啟之

板片堆積審之則駢字類編板也核校短二千頁因奏請刻板

千補之板兩面刻字故只用千板今此書發賣士子俱得見之矣

武英殿書籍其存而不發賣者向貯於 殿之後 敬思殿甲

戌夏清查將完好者移貯前殿其殘缺者變價符呪等書悉付

之內於是 敬思殿空爲貯板片之所謝峻生云查書時窗臺

上有黃袱包貯一物拂塵展視得書十二本蓋兵書也無名目
書中畫圖按圖解說如白虹貫日惡風震雷之類天見何象則
何如應畫有斷尸橫陳將軍缺首等像圖皆著色畫見之可怖
解俱稱朱子曰恐係祕本不敢細讀因進 御覽奉 旨

仍謹藏於殿中案兵家書有圖者惟虎鈴經撮天時人事之變
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備舉其占有飛鸞長虹八卦四陣
諸圖經爲宋許洞撰又握機經於衝衝風雲諸陣皆繪有圖爲
明曹允儒撰此稱朱子則不知何書疑爲偽託紫陽者也其變
價之書峻生購得通志堂經解白紙本雖缺少三禮圖而其本
絕佳書內有謙牧堂印猶是內府收存之初本也

活字板造始於宋沈括筆談云宋慶厯中畢昇爲活字板以膠
泥燒成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板印尤巧妙

蓋其始或以泥或以鉛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簡請廣四庫全書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板式鑄木單字二十五萬餘

高宗以活字板之名不雅馴賜名曰聚珍板

有元一代之史明人不解其國語於其人姓名多譌舛錯謬

高宗御定三合音訓先擬依其國語改定如脫脫當爲託克託阿里不哥當爲額特布格帖木兒當爲特穆爾之類其名始正惜自國子監取三史板交武英殿久未舉行善讀者取音訓查對卽了然矣趙甌北纂二史劄記將音訓刻入正此意也道光初年勅改軍機章京又率意翻換如額特布格更爲阿里克布克和爾果斯更爲和爾和遜此類不可勝數閱者幾不能識爲何名尤可笑者史中有金復蓋海甸是總金州復州蓋平海城四縣而言也纂者改爲金復哈噶蓋誤以蓋海爲人名

也又睿宗傳飲酒歡甚顧謂左右曰纂者以甚顧二字改爲薩
賴蓋甚顧二字刷木畧有模糊遂誤以兩字爲人名若此之類
甚多且挖改原書不久必有脫落之弊後奉 旨校正常州
吳伯興宗丞孝銘時官水部郎分得列傳與余話及足知纂書
官不出一手亦重得其人也

廣東省城內雙門底拱北樓上有銅壺滴漏其時最準三層大
小五桶皆以銅爲之桶旁鐫字云延祐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造
以後另行小字云 作頭洗運行 作頭杜子盛南海縣該吏

陳用和 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陰陽提領簡德轉監鑄
承務郎廣州路南海縣尹兼勸農事周勝寶提調監鑄 廣

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常天錫 廣州路總

管知事宋君敬 承直郎廣州路總管推官王亨 承德郎廣

州路總管府推官王思聰 廣州路總管府判官扎忽 廣東
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令史常文廣 承宣郎廣東道宣慰使
司都元帥府都事王巨威 承務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
府都事楊復 承宣郎廣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穆齊候
承宣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捏古尙 中順大
夫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王從政 奉議大夫廣東
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拜降 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
宣慰使司副都元帥阿刺不花 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帖里 資善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馬速忽 此壺
至今五百餘年尙能不差時刻猶可見古人之制作也阮芸臺
制府仿其式以錫爲壺置於廳事之旁時刻俱不能準蓋工人
未能得其中之消息也或曰錫不能如銅之堅故易壞耳

文王鼎宣和博古圖載鼎銘七字曰魯公作文王尊彝薛尚功
鐘鼎款識載魯公鼎銘同蓋卽博古之文王鼎也姜紹書韻石
齋筆談記李脩吾節鎮淮陰遣中翰黃黃石以千三百金得文
王鼎於梁谿嵇少峯家後記此鼎之轉徙甚詳劉公馥七頌堂
識小錄云文王鼎所見凡二馮涿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
同孫氏翡翠尤勝云云此中或卽有脩吾之物亦未可知然世
安得有如許文王鼎哉脩吾之物其篆文及鼎之輕重大小筆
談已言其與宣和所藏迥異誠如所謂飛鳧家見鼎之方而古
者卽指名爲文王鼎恐不免見牛呼戴見馬呼韓矣

通志堂經解納蘭成德容若校刊實則崑山徐健菴家刊本也

高廟有成德借名徐乾學逢迎權貴之

旨成爲

明珠之子徐以其家所藏經解之書蒼而付梓鐫成名攜板贈

之序中絕不一語及徐氏也書中有宋孫莘老春秋經解十五卷而目錄中無之山東朱鳶湖在武英殿提調時得是本以外間無此書用活字板印之蓋以通志堂未曾付刻也其時校是本者爲秦編修敦甫恩復秦家有通志堂刻本持以告朱朱愕然不知當日目中何以缺此也秦云據其所見爲目中所無者尙不止此豈是書有續刻歟

復齋鐘鼎款識冊南宋秦氏煇物也煇爲檜子其門客董良吏爲之摹繪成冊今歸揚州阮制軍元刊本傳世此冊自宋流傳展轉至明項氏以銀二百得之又展轉至揚州秦編修敦甫欲仍以銀二百購之其人不售有陸氏者增銀二十乃歸陸氏陸後攜至杭州時阮撫浙因乞跋阮欲以原購之數取之不可西湖多御碑一日陸忽於碑旁鐫內閣中書臣陸某敬觀守

土者以陸大不敬將寘獄阮以書生無知乃爲解釋陸感德之
獻是冊以謝遂歸阮夫燿之爲人不足重而其所寶之器其猶
存人間與否亦未可知而乃藉是圖以至於今使人按圖知古
則敝楮勝於吉金多矣豈其中亦有神物護持之歟

楊妹子善畫圖繪寶鑑載其畫有趙清獻琴鶴圖特佳但云不
知其名或曰是清獻之妹或曰公之女也或又曰清獻公媳也
總不可考案姜二酉韻石齋筆談乃宋甯宗恭聖皇后妹也姓
楊氏且爲南宋人與清獻姓既不同而年代復遠或人所云舛
誤甚矣筆談又云凡御府馬遠畫多命題詠曾見馬遠松院鳴
琴小幅楊娃題其左方云閒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因
澹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樓深夜沈沈清風拂軫明月
當軒誰會幽心調寄訴衷情庚辰秋有友持山水畫幅屬題畫

遠山一角近坡老松葱鬱松下一人鳴琴款署馬遠名雖贗物而頗有韻致幅邊多題詠余乃爲一絕云宛然如對晚風清松院沈沈夜月明但少題詞楊妹子輕吟一闕訴衷情

古人收藏名跡多鈐以私印記識賞鑒家一經品題後人多藉以珍重卽賈似道之奸惡世反以有長字印及秋壑圖章半山堂等印爲可寶項子京蒐羅名品固一世之豪其傳於今者私印纍纍殊不傷雅而韻石齋筆談遠以石衛尉黥美人譬之其載價於楮尾亦欲後人不輕視耳乃謂與賈豎甲乙賬簿無異未免惡詈是則毛西河一流習氣矣

詩以道性靈故往往有識語齊五行志日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又日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織織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諸王宰相相繼薨

徂二宮晏駕唐駱賓王帝京篇云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
委泥沙人謂賓王與敬業與兵揚州大敗逃死此其識也崔曙
試明堂火珠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以是得名明年卒唯
存一女名星星元張之翰除松江知府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
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卽卒六安陳鰲中嘉慶丙辰科進
士覆試第一時題爲首夏猶清和陳起句云入夏初居首春光
剩幾分丙辰以前數科凡覆試第一多得狀元人俱以狀頭期
之乃不數日卽卒竟未與 殿試又曾見吳雲莊上舍持一扇
爲畢某詩忘其名末句有空濛人浸一江煙之句余曰此人恐有
水厄越歲雲莊爲言前見扇頭作詩人已死於水矣無心出之
往往有應蓋亦機之先見者歟

宋曹士冕作法帖譜系世罕得其本浙江鮑士恭家有藏本人

亦希見余嘗於永樂大典中寫出之其論淳化帖之支派甚詳
內有灋陽帖云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
已或云武陵帖蓋以灋陽本重刻未知孰是云云而灋陽刻石
之原委未明於鼎帖云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
不精云云而所刻卷數之多寡未述按晁公武讀書志有武陵
法帖二十二卷王若谷以秘閣法帖合潭絳臨江汝海諸帖參
校有無補其遺逸成是書鼎中張斛刊之石曹云武陵板本增
益最多或言武陵以灋陽本重刻則灋陽自較諸帖爲多矣又
係石本當卽張斛所刻之武陵法帖也晁公武見此帖距曹氏
作譜系時三十餘年或士冕未見全帖未能詳考耶書之以補
曹氏之未備

宋李莊簡公光致胡忠簡公書云見公漢隸甚奇古今漢碑絕

難得不知左右何從而學之乃超勝如是僕有轉物菴碑乃鄒
德久書不甚佳得暇爲作此三字甚幸據此帖足見南宋得漢
隸之難如此洪趙諸君所藏乃能如彼之富則其購求之艱用
心之苦爲何如也後世乃猶欲持一帖之漏以訾議之耶

歲辛未見蔡鹽場大使傳聲購朱文公手書注魯論先進第十
一篇猶是未定草稿也竹紙墨格以今本較之其塗改及不同
處不過數十字曾逐字開寫一紙收存今不見矣書法極蒼秀可愛然以所改

字讀之亦無大緊要或明代善書者僞託之耳

存復齋集載有跋司馬溫公於范忠宣手帖上書通鑑彙跋云
此彙標題晉永昌元年之事是年王敦還鎮元帝崩此江左立
國之一變也故公不得不手書之云云今讀通鑑於是年事簡
明詳盡令人瞭然可見先輩不知費幾許心血往復審正而後

脫稟也存復齋集元朱德潤撰字澤民睢陽人流寓吳中延祐末以薦授翰林應奉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授鎮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虞伯生序惜以畫事掩其名周伯琦作墓誌謂山水人物有古作者風其雪臘賦稱天子大蒐於柳林召小臣朱德潤圖而賦之是善畫矣今罕有傳者按德潤移疾歸至正十二年起爲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官參軍事攝守長興集題征東儒學提舉案集中文止於至正十一年是集蓋成於未起官以前也

嘗見墨筆細竹一副畫爲道昇題爲子昂殆僞造者仿本也故不入錄題曰文湖州詠竹一字至十字成詩竹竹森寒結綠湘江濱渭水曲帷幔翠戟矛蒼玉虚心異衆草勁節逾凡木化龍杖入仙坡呼鳳侶鳴神谷月娥巾帔淨丹丹風友笙竽清簫

藪林間飲酒瘦影搖尊石上圍碁輕陰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悅
 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存松菊若論檀樂之操無敵於君欲圖瀟
 灑之姿莫賢於僕歷代題畫詩類及廣羣芳譜俱未選故錄之
 盧村硯余在中州曾得其一瓦質而龜形余既莫知其所出試
 以墨亦不甚奇未之重也及試陝州見士子有用此者問之云
 殊不易得有不發墨者僞也然不能言其詳山長馮夢花綬浙
 人也在陝久見而問之乃爲余具道所攷時當冬寒且言遇寒
 不凍驗之果然馮有長詩一章前有序敘述甚詳記以備考序
 云村在陝州城南三十里傳有隱士盧景者好造瓦硯硯成悉
 瘞之厓壁間村以是得名然莫詳其時代州乘亦逸其人惟硯
 窰故址猶在人於得硯處時見開元古錢因疑硯爲唐時物云
 硯之大者徑尺小者三四寸形製如箕如瓢如龜鱉之甲下有

兩足或四足質似麤而甚薄然堅緻密栗不可磨削性發墨而不
不滲以盛水暑月不涸寒月不凍或謂其古澄泥類也硯之在
村隨處皆有乃入土輒數丈上多居人屋廬禁人發掘必俟其
旁厓崩裂始爭鋤土出之又往往爲沙石壓損完者百不得一
故村人甚秘惜焉辛未夏於州城偶得之因記以詩鏗然片瓦
堅於鐵大或如瓢輕如葉陝人貽我向我言此爲古硯歲千百
父老相傳作硯人姓盧名景多高節平生造硯不賣錢窖之土
內如埋壁至今時代不可稽求之志乘皆湮沒廢窖毀敗子孫
亡村以盧喚未曾易窖外村前百丈厓田夫往往揮鋤掘掘時
常見開元錢粘泥附硯相狼籍以錢證硯硯可知當是唐時人
手澤吾聞盧綸尉閬鄉又聞盧奐守二虢豈其後人隱是村借
端猶奮文人烈不然尋常陶埴家好名孰抱如斯癖其時澄泥

出甌州更傳石琢稠桑驛唐人硯譜竟寶之勝於龍尾斧柯石
二者年來早失傳搜羅不得人爭惜此硯當時不著名胡爲歷
劫難磨滅尾圓頭銳腹低凹一池似月環其額案頭昂首類於
蟾裙邊舒足跛同驚偶爾金壺勺水傾積旬曾未虞枯竭研之
三匣墨如雲一泓終日凝靈液瓦當銅雀世紛紛孰優孰劣無
能別詞人寶愛過琳腰銀箋珊管勳同策吁嗟乎作字張芝尙
有池吟詩魏野常留宅足與黃流底柱共千秋誰知更有區區
陶瓦稱奇絕

竹葉亭雜記卷五

桐城姚元之伯昂

董相國文恭公年五十大拜入直軍機三十餘年見人從無疾聲厲色禮貌之周到雖於童子亦不肯忽也而退直入家則性氣殊急出門能謙恭數十年如一日實亦人所難能也公鼻中有淤肉閉塞氣不得通每當嚴冬入西華門撲面風來則張口迎之或風甚氣逆則小立暫喘老年得上氣疾至冬恆劇蓋亦由鼻息之不能轉運也

座師朱相國文正公晚年恆閉目養靜門生故舊至公倚桌坐以杖支頤杖頭置青絹一幅蓋以拭目也與客談亦不睜目語喜談諧翰林院土地相傳爲昌黎文公故有文公祠公以爲代文公者爲吳殿撰鴻一日丁祭畢昇轎過文公祠公自轎中回

首作拱介大聲曰老前輩有請矣乙丑除夕余至公家問公歲事如何因舉胸前荷囊示曰可憐此中空空押歲錢尙無一文也有頃闖人以節儀呈報曰門生某爺某爺節儀若干封公因謂余曰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諧謔如此自以爲前身爲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乩者謂公係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加梓潼封號行九拜禮卒之日臥處一布被布褥而已 上親賜奠

駕至門卽放聲哭且 賜以詩有半生唯獨宿一世不談錢傳曰知臣莫若君信哉

青烏之術似不可信然亦有可據者蓋亦在其術之精與否也朱文正公其先浙人曾祖客於京業鍛有江西一士善地理而道不行迤邐已甚居與朱翁隣每出入扃戶則屬朱翁爲視焉

居數歲怏怏將歸謂朱翁曰承翁愛已久愧無以報德意中卜得佳城二三處翁能移殯此乎翁謝以無力置地術士言此地價不昂我力尙能買以贈翁也因以千文買蘆溝西鎮岡塔前地一區爲植榆一株謂曰他年移殯來樹下卽穴也前後左右視此樹均卽葬後嗣當大貴然須堅囑後人若貴切無以土塚不華別加土山與石坊享堂等物也公嘗爲余外舅言如此故公雖入閣惟土墳一邱樹二三十株而已公歿後公之姪山東方伯錫爵於墳後培以小土山中央畫一紅日居無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孫觀察涂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褫職責成姪孫某守常州府亦降職比部某病廢累世簪纓頓嗟零落余爲公會孫道其顛末歸不告家人竟至墓所將土山毀去之乃舉於鄉由教習得縣尹公後起及有人矣誰謂術士之言盡不可

信耶

靜海勵氏大姓也四世翰林爲直隸望族三代皆官司寇少寇文恭公杜訥少嗣於杜家故姓杜後欲歸宗不知其姓

仁皇帝特賜姓勵故雖爲大姓人丁不多大司寇廷儀其子也少司寇宗萬其孫也會孫翰林守謙字子大嘗以臘月宴客擇客之有貂裘者邀之重簾幃風圍爐炙火客至其堂不知其外邊之有寒也及入席益以火鑪客熱甚加以酒愈熱客皆脫裘而飲宴罷欲去紛然覘裘俱不見喧咤間主人出他裘一一衣客且人與質票一紙謝曰歲事迫人無可爲計諸君貂裘俱已借入質庫矣客無如何唯唯而散一時傳爲佳話

仕宦之通塞實有子平所不能推者休寧汪薰亭閣學滋畹凡日者皆言官不過同知因頓場屋始就鹽場大使乾隆戊申赴

部候選自分風塵夢不作大羅天上客矣候選者例每月朔到部投供閣學平生喜門馬弔一日歡會繼之以夜次日爲月朔不忍舍之散同室人有投供者倩之代同室人到部忘之是月出缺汪以月朔未投供也不得選懊恨無及不得已入闈應試是科獲售聯捷成進士官翰林不二十年至內閣學士使同室者一爲投供則早已執手版聽鼓轅門矣然平生不知幾經精子平者推算竟無一許其爲木天人也亦異矣哉或曰凡鄉居無日規卽有之或過陰晦則誕生之時多由意度蓋時辰不得眞也理或然歟

蕪湖黃左田司空鉞乾隆庚戌進士授主事怏怏而歸設帳江左自分終老湖山矣嘉慶己未朱文正公入京招之來薦爲

內廷供奉定例

南書房非翰林不能行走黃乃以候補主事

入直 懋勤殿每日入直例南齋供奉由 乾清門出入 懋勤殿供奉祇帶領匠役由石門入黃以年近六十且多病恆有浩然之志歲甲子 駕幸翰林院黃格于例不得與 上

以黃當差有年 特賜翰林又以其頂戴六品若與編修頭銜有似降等因授對品翰林以一未經補缺之主事卒爾得開方翰林實 異數也由此典試督學總裁不及十五年官一品庚辰八月入直樞密老福正未可量也當候補戶部主事時

上念其貧命戶部尙書侍郎每歲助銀五百兩尤爲異數

滿州蒙古由翰林出身者不數年必至閣學侍郎若至十餘年則不多有蒙古法學士梧門先生名式善能詩性情灑落有飄然出世之態以□□科翰林起家□□年不過四品然每及四品輒躓今已屢躓屢起矣先生喜與文士游所居爲李西涯之

故居蘇齋翁閣學顏其西室曰詩龕人因稱爲詩龕先生晚喜食山藥又名其齋曰玉延秋館性不能飲然有看花飲酒之約雖風雨必至又愛畫朱青上素人野雲時往來其門號三朱嘗要三朱作詩龕圖青上寫太湖石素人野雲分司竹樹亭榭焉詩畫之會一時稱勝嘗蓄王麓臺山水小卷前爲南齋諸公題詠因凡入南齋者俱請之題已巳余供奉南齋亦與名楮尾焉暮年好學益篤卒以學士終壬申冬召余與孫平叔爾準至其家告曰有事屬二君二君其爲吾祭文墓銘乎神色沮喪居無何果卒先生壯而無子夫人病痿者已若干年買妾久不育一歲有娠先生夢窗前桂花大開然實無有桂也喜而醒則家人叩扉報公子誕生矣因名曰桂馨未弱冠成進士先是未第時求婚於英大冢宰煦齋先生吾鄉方葆岩制軍精子平

冢宰以桂屬之推制軍極贊成之桂以進士授中書學士先生平生學問爲文人領袖公子將光大以食其報也不三歲亦病瘵卒復無嗣天道不可知也猶記詩龕一聯十六字錢梅溪隸書云言論大蘇性情小謝襟懷北海風度西涯可作先生像贊俗言凡大貴者多有異人處此語或然曹文恪宗伯秀先臥被僅四尺餘只覆胸腹而已赤兩足寘於被外雖甚寒亦然劉文清相國臥被甚長睡時將被摺爲筒疊其下半揆入之家人俟其入被中並將上半反疊如包裹狀雖酷暑亦然是亦罕聞之事

五來之說鑿然有之紀文達公殆自精靈中來也人傳公爲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卽有之每出見則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羣以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入紀家家人爭逐則見

其遷入內室正譁然間內報小公子生矣公生時耳上有穿痕至老猶宛然如曾施鉗環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纏帛者故公不能著皂靴公常脫鞵示人不之諱也人又言公爲猴精蓋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羅列榛栗梨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住口又性喜動在家無事不肖坐片時也又傳公爲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後蟒卽不見說甚不一或謂火光女子卽蟒精也以公耳足驗之傳爲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穀食麵或尙一食之米則未也飯時只肉一盤熬茶一壺耳宴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已英煦齋先生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約三斤許公旋話旋啖須臾而盡則飯事畢矣此故則人所不解

紀文達又善喫煙其煙管甚巨煙鍋絕大可盛煙三四兩盛一

次可自 圓明園至家吸不盡也都中人稱爲紀大鍋

劉相國文清公卒之歲臘月二十一日封篆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貓臥於褥體態甚偉當其未坐時固無貓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供事等羣見之而不敢言公退貓亦遂不見二十四日早公卒或謂所臥之貓蓋狐也

蘊大司空布家中窗戶俱用竹簾雖隆冬亦無用氈布者蓋其性嗜軒敞不使眼界閉一室也冬日退朝只衣綿袍凝寒亦不著皮裘臥時以被平覆於身四圍俱不摺拂其睡亦無定所一夜嘗易數處此亦稟性獨異者有老媪嘗役於其家出則爲人言之余見施吉士鑿坡隆冬亦不著裘卽皮帽皮領亦不著其事略相似

前輩善啖者首推曹大宗伯文恪公次則達香圃宗伯椿人言

文恪肚皮寬鬆摺一二疊以帶束之飽則以次放摺每
食肉王公大臣人攜一羊烏又皆以遺文恪轎倉爲之滿文恪
坐轎中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轎倉中之肉已盡矣
故其奏中有微臣善於喫肉之句道其實也香圃宗伯家甚貧
每餐或不能肉食惟買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
略煮之而已宗伯人極儒雅惟食時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
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
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多是日但取燒鴨
切爲方塊置簋箕中宴坐以手攫啖爲之一快傷寒病起
上問尙能食肉否對以能食於是 賜食肉乃竟以此反其
病而終

塵師長沙劉文恪公誕生時是夕村人見燈火燭路挑者抬者

車推者絡繹前來約半里許卽之則皆酒也意村中無此大肆
可容貶者俟其過尾之而行望至劉宅門首蜂擁而入眾趨視
寂無一人門固扃也正驚愕聞門內有喜聲報生男矣公平生
飲最豪可三晝夜不輟盃終亦不醉同飲有一日半日潛逃者
公皆稱爲喫短命酒宋周益公生時家人聞厨室有人言曰醬
至矣葱猶不至奈何益公生平不食葱俗有食祿不曾帶來之
說信哉

劉文恪公傳是鍾離祖師後身故公卽以仙之名及字爲名與
字而面圓色紅鬚微常帶笑容與世所畫八仙中之鍾離仙宛
肖公少時家貧爲文不能延良師家有乩每課文求乩仙筆削
督責頗嚴一日文偶冗長仙謂不宜公乃短章仙怒因不閱梅
謝乃免及成名始去五來原有自仙來者而乃有仙爲師亦奇

矣

戴可亭師相於任四川學政時得疾似怯症成都將軍視之告以有峨嵋山道士在省曷請治之因邀道士至署道士謂與其有緣病可治因與對坐五日教以納吸之法由是強健道光乙未余典試西江揭曉之次晨甫撤棘而師相至是年正九十壽精神步履如六十許人惟重聽耳余問及飲食師言每日早飯時食稀粥多半茶盃晚餐時食人乳一淺盃余曰卽此飽耶師拍案大聲曰人須喫飽耶年九十六卒聞師飲食如此已多年蓋峨嵋道士傳有秘法也

桂文敏公芳以少農軍機大臣奉

命赴鞫案中途授漕督

因旋旆莅任行至別州患病桂之祖總督兩湖沒於楚父恆官湖北督糧觀察又沒丁楚鄙人聞公病皆危之以其先不利于

楚也桂在京時與曹文正公同掌翰林院事而彼此過訪未曾
登堂病時曹夢桂來訪坐廳事告云吾已物化矣惟吾祖吾父
俱不利于楚是何故也曹曰君尊人豈官楚乎桂曰前吾家書
煩君攜寄乃忘之耶言已復曰吾今約君往履安寺彼地絕佳
可樂矣曹不欲往桂起坐牽其衣曹堅退桂曰可相待二十年
曹驚寤次日桂凶聞至曹追憶寄書事乃其典試湖北時桂曾
倩寄家書不誣也桂二世官楚俱不利乃至過楚亦不利三世
厄於楚此中豈有因果歟文正沒時恰符二十年

座師英煦齋先生庚辰四月十四日五十壽

仁宗錫以

詩章并有文綺荷囊等物謝摺有云惟

國家際

周甲延

禧之盛會澤必同沾而臣工無五旬拜

賜之前聞

施

真逾格是年爲

六旬萬壽之次年舊典亦無

賜臣

工五十壽者蓋曠典也時先生爲冢宰兼步軍統領故摺中又有統七校而周巡俾先宿衛首六官而步治忝正卿階之句亦可謂極一時之榮

奎玉庭照甲戌授庶吉士先是令弟奎芝圍耀以辛未庶常授編修煦齋先生作示兒詩有應呼乃弟爲前輩敢向而翁認晚生句一時榮之德文莊公以乾隆翰林起家官至大宗伯

先生爲乾隆癸丑翰林玉庭昆仲後先繼美爲滿州科第第一人家成親王爲書一匾曰祖孫父子兄弟翰林今玉庭長公子錫祉又以乙未科編修擢司業四世翰林誠玉堂嘉話也

煦齋先生未婚時和相欲妻之德文莊公辭焉和銜之乙卯先生以庶常散館和密令監試者索詩稿記其句將欲黜之是日有索稿者先生輒與之及繕寫別爲一詩登卷次日閱卷遍索

先生之卷而不得是科滿州留館只先生一人和由是益怏怏故文莊公歟歷中外垂四十年卒不得一謚嘉慶年始追錫易名之典焉人皆服文莊之識遠先生應事之捷也

鄭侍御敏行未釋褐時夢几上列大印一四角無數小印圍之解者以爲異日必掌封疆小印乃屬吏象也乙丑鄭以言事左遷禮部主事補儀制司管鑄印局始恍然前夢已驗官止此矣因乞歸

長牧菴相國麟撫山東時每歲臨清關有解巡撫公費若干兩相國欲奏歸公其長公子懷亦享雲麾新方十餘歲以爲不可曰大人不取此項不足爲廉若一奏入瓜代者至將必仍舊貫是令司闢者倍出之矣不聽果如公子言相國亦稍悔所見之不遠也及爲喀什噶爾辨事大臣也先是新疆奠定之初一切

賦稅較之準噶爾時有減無增回民悅服其喀什噶爾回民內有伯德爾格一種素皆販運營生絕無恆產歲例稅金十兩金絲緞二疋乾隆二十七年有阿奇木莫薩者於正貢外索普爾錢二十千文辦事大臣海明查出卽將此錢作爲正賦相國具奏以爲旣非賦課舊有應革又伯德爾格初只八十餘戶迨乾隆四十五年有四百餘戶辦事大臣瑪興阿議增貢金四十兩相國以爲無論中外百姓回民生計日繁則生計日難從無計戶增賦之例應裁又喀什噶爾看管菓園回民歲進葡萄一千觔辦事大臣永貴議以徒勞臺站只收二百觔餘八百觔每觔作錢十文折價存庫相國以事雖細微體制不合宜免此節殊得綏番之體

松相國督兩廣時余堂叔藺辰運同時丁內艱在其幕府一日

相國宴客邀之同座食間關部遣紀白事相國命之入其人見相國宴客饋饌必豐因屬目焉相國見之意其人之垂涎也曰汝愛食吾饋乎取二簋與之相國之小僕詫其事自座後翹足而望相國回首見之意小僕亦垂涎也曰汝亦愛食此饋乎復取二簋與之存其餘以食客客頗怏怏族叔亦爲之惶然相國不之顧也盡醉而罷松相國除吏部尙書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相國乘一馬喇嘛之使人乘一騾易騎而行自涿連宵至 圓明園其家人戚友迎於長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園已四更扣軍機章京直廬之門呼葉公起爲具摺葉公者戶部郎中葉公繼雯也是日葉公非入直期其同事重松相國之爲人亦不敢辭而相國亦不問其姓名卽以葉稱之而已次日面聖卽呈講大學首章以爲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出

借勒相國肩輿候客家人始聞相國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哺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相國顧謂長公子曰此誰家戚誼也長公子曰此某姨娘耳相國乃恍然問曰汝今亦老矣其爲人曠達如此

人之癖好實有不可解者米南宮有石癖趙魏公有馬癖盧氏莫宗伯清友先生名瞻棗別號韻亭有扇癖不論冬夏居則几上架上榻上座上無非扇也喜爲詩又喜畫有能畫者必屬之畫扇畫竟卽題詩且一題再題多至十數題無不疊韻俱細書於扇頭畫有空處則補以詩焉畫之優劣亦無去取但藉以題詩耳先生兼管順天府尹時以在私室審斷公事左遷以太僕正卿終壽先生愛客家人善製捶雞及燒賣都中有莫家捶雞莫家燒賣之稱善畫蘭亦不擇筆隨興畫之淋漓飛動在天池

板橋之問

莫清友先生又喜論時文愈老而文思愈勃勃然未嘗落筆也
丁卯除夕家人設酒果度歲先生忽欲作文頃刻而成元旦朝
賀回已繕清本邀余至其家讀之題爲式負版者興致酣暢書
卷富有如墨卷中當行之作先生爲進士至此已廿餘年全無
荒蕪之意亦人所難能也因命其長孫熟讀以爲揣摩長孫受
之而未讀是年河南鄉試卽此題其長孫入場悔之莫及矣以
是科命題而先生於除夕忽作此題文亦似冥冥中莫或使之
非偶然也而其孫竟不讀文且不得一薦此理殊不可解
雪菴和尚喜書八大人覺經用筆俊勁深得魯公三昧明萬曆
辛卯夏包副憲檉鐫石曾見其爲弟子惠福書者其傳於世者
不知尙有幾本寶五峯冠軍奎藏有墨蹟一卷字較包刻覺稍

小誠所謂鐵畫銀鉤無纖毫敗筆是卷閣鐵冶亭先生總督兩江時曾勒石未之見也五峯沒以之殉葬真蹟不復在人間矣固不獨繭紙之入昭陵也按雪菴名普光字元暉號雪菴俗姓李氏大同人元至元間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元悟大師圖繪寶鑑但載其善畫山水學關仝墨竹學文湖州而不知其能書也

揚州梅蘊生孝廉植之積學士也能詩又善琴方弱冠琴已擅名喜深夜家人睡靜後獨坐而彈一夕曲未終見窗紙無故自破覺有穴窗竊聽者俄而花香撲鼻已入室矣乃言曰果欲聽琴吾爲爾彈吾顧不願見爾也急滅其燈曲終乃寢自是每鼓琴窗外必有窸窣聲間亦有鬼至滿室如臭溝之味乃曰此味殊不可耐乃不彈鬼亦去昔師曠奏於郭門空天鶴至敬伯彈

於洲渚劉女魂來妙音感通琴其最也梅君之琴蓋妙矣而深夜無人鬼來不怖其膽亦不可及也

揚州朱素人名本行四善畫尤工花卉一時能品也嘉慶壬戌癸亥間曾作炕上小屏十二幅爲莫韻亭大京兆壽花果翎毛蟲魚無不一一飛動余嘗仿之幅末未署款亦無年月道光辛巳商山司馬由濟寧緘寄屬題余爲誌其顛末云畫屏十二幅揚州朱素人本爲韻亭宗伯夫子壽計已二十餘年矣商山官任城檢點舊藏重付裝潢郵寄京師屬元題識素人精繪事稱能品茲畫筆墨淋漓尤爲傑作元時學塗抹嘗集於三花樹齋月餘不見夫子必招致之至則筆研縱橫杯盤狼藉甚勝事也今夫子騎箕天上素人埋骨青山撫今思昔能不愧然輒書數言不勝車過腹痛之感題畢以無便未寄壬午五月書來索取

重綴兩絕于後汶上迢迢遠寄將摩挲舊蹟益神傷如今畫手
看前輩嵩岳高高江水長重展遺幀向暮天當年雅集已雲煙
房公老去廷蘭死零落人間有鄭虔筆墨韻事特記之

古今孤介之性惟能詩畫者爲多而畫家尤甚倪迂蕭尺木輩
性不能與人同也蓋邱壑幽邃花竹清閒之氣蘊釀已深故畫
品愈高而其性愈僻朱昂之者常州人字青上一字青立善山
水酷近大癡兩目上視蓋觀摩古畫久而習成也其姊之失官
錦縣招之朱前往道過都中留月餘落落不與人往來其同里
孟麗堂名覲乙善花卉得憚家三昧而獨以幽勝時不得館余
邀之同居朱與孟少同窗且相善也來視孟余因得識之朱長
余十二歲而以余生於申渠亦生於申又所生月日時皆同又
名若字又與余參差同其半而又獨重余之爲人遂相友善然

每過余但飲茶耳若饑則出袖中巾取數錢令僕人購餅以食
余欲備則去一日來別余言祖道古人不廢余尙可食客乎廼
約日製春菘一器煮肉二斤飽食之及出關至錦以官署不勝
賄賂遂亡去其戚踪跡得之已逃禪矣拘之回送歸吳其性之
孤僻如此麗堂善啖無室家兒女一身子然居京十餘年亦不
與人結納目短視作畫時常以筆蘸色每誤蘸水則以水塗之
及紙乾但存魂而已與其人善落筆則必精心於高古一派以
其人俗則作俗畫與之然其所謂俗者每得佳畫所謂高古者
半水半墨若在煙雲縹緲間矣若不喜其人則以其紙作畫而
他贈焉其性之幽僻又如此

人有生同年月日時而命絕不相似者星家因言所生之地有
不同也汪文端公廷珍與盛京成司馬書同年月日時生在汪進

士第成僅一舉汪官六品成必五品汪五品成則四品成官侍郎汪則三品官階每成大一級今汪官尙書而成猶侍郎其爵位猶不甚相遠所可異者二公面貌酷肖八字同而乃面貌亦同此則罕聞事也其曩時丁內外艱年歲亦畧相同

張姬盱眙汪孟棠觀察云任愛姬也早卒汪固深於情者思之殊切都中友以蘭子呼之謂其多情纏綿若蘭也汪卽別號蘭茲家伯山太守爲姬作傳汪歸舟詠長律三十首曰秋舫吟官番禺時新安汪玉賓浦顧子紹遠承陳務之務滋摘其句爲圖三十幅筆墨高秀各極意致殊足供案頭清玩汪詩亦纏綿如其人如比翼禽棲連理枝長教相守不相離也知此願非虛語未必他生有見時供養曇花新畫本迷離燈火舊題詞怪他牛女空靈爽腸斷秋河月半規幽明消息渺愁予手把清尊問碧

虛無地可埋人世恨何由能達夜臺書苦心領略瓜應似薄命
思量絮不如少小便教飄泊甚雙眉曾未一朝舒劇憐嬌鳥冒
風沙繒繳聲中逼歲華萬里依人何竟死一生多難久無家秋
潮旅櫬隨萍梗暮雨靈旗下荻花千種相思無限恨亂拋筆硯
燬琵琶倩女歸來信有靈夜深時見火青熒雁驚殘月呼前浦
鬼語荒蘆聚遠汀山與雲昏天黯黯樹如人立影亭亭船頭吟
罷招魂句秋水微茫數點螢讀之令人心惻惜幅長不能備載
其好句如徵實事留今日想憑虛心寫舊時容却看曙後燈猶
熱不道春前草竟枯記得西南園畔路四無人處哭棠梨信有
詞堪誓天地須知恩不在形骸夢到醒來嫌太短花從落後想
初開摘花露重紅侵袖門草煙濃綠滿裙鍼榭笑聲聞得蟋菊
屏清韻佐持螯簾每放遲歸燕子窗常開早飼鸚哥一秋拚向

西風哭酬爾當年淚萬行怪底此身如薤露不堪回首望蘆溝
舊事只餘鴻雪印春心分付絮泥沾皆清俊可人爲畧記之其
畫三十幅汪居十七如雙眉曾未一朝舒珠帕求詩蕪淚痕摘
花露重紅侵袖題紈小令字能抄二月風寒掩病幃芙蓉涼露
泣秋江蓬窗燈影自低徊烏棲風柏滿天霜爲種春花瘞繡衾
顧之千林雜葉聲爭響不堪回首望蘆溝陳之春心分付絮泥
沾商畧移蕉伴曲欄等幅尤爲雅致

同年吳中翰蘭雪嵩梁舊官國子博士善詩有姬名綠春姓岳
氏山西文水縣人也善墨蘭余丁卯夏避雨蘭雪齋中蘭雪命
姬出見對客揮毫天然韶秀姬年十五歸吳十九而天蘭雪傷
之姬生時最喜梅家有梅將花嘗曰梅不但花可愛影亦可愛
也及花開而姬卒蘭雪乃作梅影詩臨水柴門久不開寒香寘

寔委荒苔獨伶一樹梅花影會上仙人編袂來

蘭雪時有母詩
喪姬亦服素詩

具一往情深之概法時龔學士讀之曰可稱梅影中書歲辛巳

余使藩陽歲暮懷人詩有贈蘭雪一首卽用此稱詩云清思都

在飲茶初

蘭雪善
飲茶

今日詩家合讓渠欲識蓮花舊博士卽今梅

影老中書

琉球國遣官生入監讀書自康熙二十二年部議准行無年限

每逢冊封之年請於使臣回京代奏其來也四人率以四年而

歸歸其國則授四品官嘉慶十年其子弟來吳蘭雪時以博士

教之頗聰穎十四年己巳還國過山東蔣別駕第護送之其子

弟有贈蔣詩者有詩草卽今傳海國筆花何止屬江郎之句工

秀可誦蘭雪衣鉢傳之海外矣後蘭雪爲候補中書嘗作詩云

鳳凰未識池邊樹桃李先栽海外花亦韻事也

琉球人作書大率皆學十七帖惟子弟遣入學者始學作楷其書札與中華無異但以閣下字易稱曰門屏耳官制宰相曰法司王族子弟之俊秀者曰若秀其國以得蘭雪詩爲珍寶嘗得詩藉子弟寄禮物謝之刀扇雪酒花布蕉布銅壺護壽□□八種護壽者紙也□□□烟也得吳姬墨蘭亦酬以八種刀以團扇易之

僧慧朗者九江人能詩有句云雲濃暗溼遊山屐雨細斜侵聽水人人以爲可爲蘭雪之徒因師焉蘭雪贈之詩有九峯雲裏一詩僧之句

浙江鈕殿撰福保戊戌進士余督學浙中按部湖州歲試烏程虞增附與試者三十一人余視點冊其祖與陳大士同名三十一人皆同祖兄弟也因問廣文何以如此之盛廣文答曰除已

登科出仕者本年大魁及拔貢入都朝考皆同祖者因問究有若干人答曰八十餘其祖生子八人子之子或十餘或八九或七八不等余贊歎久之廣文曰其兄弟至多皆讀書無習匪者此尤世間所難有者也鈕氏之德益厚矣余新取入學福登亦際泰孫

汪司馬官同知時車行堤上忽風雨雷電大作避大柳樹下及霽下車欲洩迴首猛見車窗內坐一人揮扇童子侍揭簾視之則現影車窗玻璃中由是不散家以爲異取而供之歷二十餘年家中兒童作弓矢戲適破之玻璃不全而影不散余通家張石卿侍讀亮基其甥也持此示余平視之一殘缺玻璃片耳向陽斜視之一仙坐其中儀容甚偉面微紅雙眸炯炯白鬚甚長髮上著紅色道冠衣紫伸右臂執羽扇儼然鏡中人也所侍童

子衣缺其半平視之仍一無所見達摩像見於面壁之石蓋九年精氣所積此則雷雨片時雖有仙靈避劫者何精氣數十年不散亦可異也

同年朱虹舫閣學方增留心堪輿之學自謂新得蔣大鴻秘傳非尋常青烏家所能道有錢君者年未三十以青烏術自命庚寅夏僑寓宣武門外大街徐星伯同年與往還錢寓之對門某店有高竿徐問此竿當門無礙乎錢曰有此大佳我爲是移寓來也徐以虹舫爲問錢曰頗聞其人尙未入室一日朱過徐徐因言錢居不遠朱卽倩徐同往候之與語大悅相謂今海內言是學者殆莫我兩人若也朱卜宅兵馬司中街修理旣協移居焉十月錢卒十一月朱卒卜吉得凶甚矣學問無窮人固不可自信也

朱閣學官翰林時寓宣武門內絨綫胡同初有子三人一日出
城行至大街忽有旋風起於車前塵灰騰沸不能見人乃旋車
回未幾其夫人及子相繼而沒閣學固好行善事者皆不解其
故然行善愈力歲庚寅冬有疾閣學素知醫每煎藥熬大黃濃
汁爲湯衆勸之不顧服大黃十六斤腹瀉不起時其如夫人有
娠方八月余爲聯輓之云上蒼有靈八月定教昌厥後大黃爲
厲九泉應悔自知醫道其實也

斌廉訪笠耕說某家宴客客有以世族相誇耀者繼而相詭繼
而揮拳斌爲解之乃釋吳中翰蘭雪說吾鄉劉孟涂開在江西
與同學數人論道統中有兩人論不合繼而相詈繼而揮拳因
憶翁覃溪錢樺石兩先生交最密每相遇必話杜詩每話必不
合甚至繼而相搏或謂論詩不合而至於搏猶不失前輩風流

君論道統誇世族至於相搏殆未可以風流目之也

許秋巖漕督兆椿由貴撫遷漕運總督過楚中有一縣令方摧武岡刺史與許初無往來而銳於酬應作稟賀許稟中漕字俱寫作糟字許乃於稟後判一詩還之詩曰生平不作醉鄉侯況奉新綸速置郵豈可尙書加麩部何妨邑宰作糟邱讀書字應分魚魯過客風原各馬牛聞道名區已遷轉武岡是否五缸州慶雲崔孝廉旭字曉林號念堂嘉慶庚申科與余同爲張船山先生門下士善詩困於禮闈已二十年矣己卯春榜後不歸教讀都中以待庚辰之試也復下第八月將歸其先德事母孝冬夜自起煮豆粥進母念堂爲作寒宵煮豆圖求文士題詠因亦屬余余題云花落棠梨春樹枝百年魚菽不堪思與君共有陔南淚未忍題君煮豆詩念堂刻詩集二冊又爲題詞余賦七言

斷句二篇潦倒西風落木多一杯相屬且高歌清詞合共香山
老雙屐龍門載酒過吾師一去吳江冷香落遺編付刻藤傳得
佛馱鐵如意人人爭議雁門僧船山先生守萊州乞養歸蜀過
吳門因暫留歲甲戌春遂卒於吳門夫人以喪歸零丁飄泊惟
三女依母存焉石琢堂廉訪蘊玉爲同年生爲刻其遺稿二十
卷念堂爲詩深得師傅故次篇云然題畢不禁南豐之感其少
君又刻補遺六卷

舊友楊秀才天玉丙子秋赴金陵錄科前一歲丁本生母憂是
時降服已闋而學官未之申明格不能試附船而歸及燕子磯
風浪大作舟覆同舟十四人皆沒於水江故有救生船因浪大
俱袖手坐視潛山柳舍人際清寒士也時爲諸生赴金陵應試
適見之泊舟懸賞以募救者獲起七人楊公與焉柳爲之解衣

贈路資七人由是得生而柳之試資已罄竭蹶至金陵稱貸以
畢試事是科獲雋連捷成進士授中書柳之釋褐在救人之後
未始非陰騰有以致之也

江甯吳葆恬者業醫住細柳巷一日門首聞眺翹一足於戶外
俄頃聞聲音嫋娜舉動娉婷宛一女子矣自言我明代某家女
避亂落煙花隊中悒鬱投水死適過此吳某不應以足阻我故
禍之百計禳解不去越十數日乃曰管先生善爲文知與管善
能丐管先生爲作傳當卽去因乞於管不可堅請之曰生平不
爲若輩作傳終不可鬼亦不去時值鄉試有徽人某者亦善醫
能以鍼刺鬼乞治之乃鍼吳右手鬼窠少商穴鬼痛楚作聲再
鍼而鬼逃矣管先生名同字異之嘉慶孝廉從家借翁爲古文
其不爲女妓爲文宜也但此女能死亦可嘉憫堅請不許抑亦

甚矣

朱孝廉雲錦客揚州僱一庖人王姓自言幼時隨其師役於山西王中丞直望署中王喜食驢肉絲厨中有專飼驢者蓄數驢肥而健中丞食時若傳言燬驢肉絲則審視驢之腴處剖取一壽烹以獻驢到處血淋漓則以燒鐵烙之血卽止鴨必食填鴨有飼鴨者與都中填鴨畧同但不能使鴨動耳蓄之之法以紹酒罈鑿去其底令鴨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鴨頭頸伸于罈口外用脂和飯飼之罈後仍留一窟俾得遺糞六七日卽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則殺兩鴨煎湯以湯煮豆腐獻之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終也

竹葉亭雜記卷六

桐城姚元之伯昂

吾鄉張暎沙先生住若瀛初官熱河巡檢

高廟巡幸日張

治道塗有內監過不禮於張張杖之

高廟嘉其有膽擢

縣令游升南路同知其生平爽直有如此者歸田後於西郭外

創一園名逸園欲速成然燭施工樓臺牆屋草草而已有言其

不堅者答曰我之年幾許矣此足娛我遑問我後耶園額跋云

平地起樓臺樓臺起平地平地兮樓臺樓臺兮平地此四語甚

有意味足發人猛省生平喜作詩不甚求工諧謔語頗多趣致

嘗記其嘲大鼻五律末聯云江南一噴嚏江北雨濛濛嘲矮人

末聯云陽溝三寸水呼喚渡船來嘲面黑末聯云有時眠漆櫪

秋水共長天

傳聞此二句係後人改易

令人絕倒

曠沙先生總憲公弟也總憲八十生辰先生以杖爲壽仍繫以詩云鄭重提攜此一枝枯藤亦有化龍時須知手足關情重莫待顛危始執持讀此詩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矣

外祖費西觀察柵軒張公乾隆乙酉科江南鄉試題爲鄉人儻一節文已入殼副考欲作元而正考閱得吳珏一卷欲以此卷次之副考不肯曰留爲下科中元可也竟不獲售後以戊子科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題發解前一歲十月有懷甯江君夢試此題文成不得意輒毀之再作再毀及三作苦思竟不能成有一老人云何自苦乃爾欲見解元文乎以稿示之請再讀許之因默記之醒則急挑燈錄稿熟讀之久漸有知其事而索觀者江恐人之見之也乃焚其稿及入場時聊背誦則不能成篇入龍門則併題而忘之矣及題下果然同號者皆欣然作文江猶

思之若癡人多交卷乃草草而納一出龍門元文乃依然爛熟於胸中也十六日歸舟夜泊采石月下柵軒公坐船頭朗誦其文江散步江邊聞聲輒躍入船中大叫曰爲解元賀公愕然江背誦一字無差因道其夢榜發果然豈冥中前一歲已有元墨耶又何以先露其機耶若前副考可謂能識文矣

姪堉張子畏寬於書攤上見抄錄奏稿一本皆乾隆九年京察自陳題本也首卽其家晴嵐先生後爲漕督顧琮蘇撫陳大受甘撫黃廷桂浙撫常安晉撫阿里衮川陝督慶復江督尹繼善福撫周學健共九件今錄晴嵐先生一通以存舊式且先生出身履歷吾鄉後輩恐不備知錄之吏以昭吾鄉之盛事焉奏云乾隆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張若靄奏爲遵例自陳不職懇 賜罷斥以肅察典事准吏部咨開自乾隆六

年起至乾隆九年京察屆期在京部院等衙門三品以上滿漢官員於乾隆九年三月令其將三年事蹟過愆據實自陳等因竊臣年三十二歲由臣父張廷玉吏部左侍郎任內廕二品官生雍正八年十月內奉 世宗憲皇帝恩旨張廷玉著給一

等阿達哈哈番永遠承襲仍加二級又奉 旨世職准長子

張若藹承襲仍准入場應得恩廕照例移給次子張若澄欽此

中雍正十年壬子科舉人中十一年癸丑科進士殿試第二甲

一名奉 旨今日諸臣進殿試卷朕閱至第五卷字畫端楷

策內公忠體國一條頗得古大臣之風因拔至一甲三名諸臣皆稱爲允當及拆號乃大學士張廷玉之子張若藹朕心深爲喜悅蓋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之心異日必爲國家宣力大學士張英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終始不踰張廷玉朝夕在朕

左右勤勞翊贊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張若藹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鍾故能若此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因遣人往諭張廷玉使知朕實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乃張廷玉再三懇辭以爲普天下人才衆多三年大比莫不想望鼎甲臣蒙恩現居政府而子張若藹登一甲三名與寒士爭先於心有未安儻蒙皇恩名列二甲已爲榮幸之至朕以伊家忠盡積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遜讓張廷玉跪奏云 皇上至公諸臣亦無私曲以臣子一日之長叨蒙恩取但臣家何等恩榮未備只算臣情願讓與天下寒士求皇上憐臣愚衷若君恩祖德庇佑臣子留其福分以爲將來上進之階更爲美事陳奏之時情詞懇至朕不得不勉從其請著將張若藹改爲二甲一名卽以二甲一名沈文鎬改爲一

甲三名以表大臣謙謹之誠並昭國家制科之盛事朕之私中公張廷玉公中私之心迹亦令普天下士共知之五月內奉

旨張若藹原取中鼎甲著照鼎甲例授爲翰林院編修旋奉

旨張若藹著辦理軍機處行走十三年六月內奉 旨

署日講起居注官凡此數年以來忝叨 恩廕濫列詞曹珥

筆 彤廷趨承 講幄登膺賞賚備沐慈仁深慚教育之恩未

效駑駘之力雍正十三年 皇上龍飛御極臣父以總理事

務又荷 恩綸賞給世襲頭等輕車都尉嗣經部議歸併爲

三等子仍令張若藹承襲奉 旨依議欽此九月二十一日

奉 旨張若藹在南書房行走乾隆元年六月奉 旨張

若藹著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欽此二年五月 乾清宮

御試蒙 恩取置第五名陞授翰林院侍講十二月以臣

父總理事務告滿辭退蒙

恩賞給騎都尉奉

旨大學

士張廷玉在內廷行走多年輔弼贊襄勤勞懋著朕之視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一切恩眷均屬一體今大學士鄂爾泰因賞給騎都尉由一等子照例授爲三等伯張廷玉亦著加恩由三等子從優授爲三等伯仍著伊子張若藹承襲欽此四年二月奉旨張若藹著補授翰林院侍讀學士五年閏六月初一日

丁生母憂七年十月初一日起服旋奉

旨張若藹著仍

在南書房行走又奉

旨兼在懋勤殿行走十二月十一日

奉旨諭我朝文臣無封公侯伯之例大學士張廷玉係格

外加恩彼時伊奏請給伊子張若藹承襲之處不合今著帶於本身伊子張若藹不必承襲欽此八年三月補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四月正大光明殿御試欽取二等第三名閏四月

陞授通政使司右通政使七月蒙 恩特授光祿寺卿乾隆

九年三月初三日蒙 恩補授通政使司通政使伏念臣一

介庸愚遭逢 聖代荷 兩朝之恩遇浹體淪肌際

累世之昌隆戴高履厚朝朝視草虛糜廩祿於西清歲歲簪毫

深愧驅瘝於東觀覲 龍光於咫尺身愈近而惶悚彌深瞻

秘殿以趨踰職旣虧而竭蹶尤甚納四門之敷奏常期早達

雲霄沛萬姓之 恩膏猶恐稍遲雨露寸衷莫補徒奉

絲言綸詔之頒半管難窺謬厠玉管瑤籤之列茲當庶績

澄清之日益顯微臣隕越之愆伏乞 皇上俯鑒愚忱卽

賜罷斥庶不職愆而官方以勵大典肅而臣分得安矣乾隆

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欽奉 諭旨凡大臣自陳乞罷者令各

舉德行才能堪以自代之人隨疏奏聞欽此竊臣看得太僕寺

少卿陳其疑爲人樸實辦事明練堪以代臣之職謹據臣所見舉以自代伏惟 聖主垂鑒爲此具本謹奏

吾鄉左上舍兆薇忠毅公裔孫也寓金陵一日游洞神宮見數輩請乩皆金陵人因觀之乩忽書一絕云先輩風規舊識荆講堂猶記勒鐘銘東林君子攻西廡明德於今有後昆又書明禮部主事陳禮衆不知所謂詩蓋爲左君而書也以生平欽識之人忽見其孫不覺欣喜而發耳人神同一性情哉

吾鄉錢明經

忘其名

善詩賦每歲督學科歲試詩古錢必冠軍一

歲題爲天柱賦錢入場時飲酒過多竟大醉入號輒酣睡同試者疾其每試居首不肯呼之使醒有納卷者過其旁乃告之錢始瞢然已無及矣卒爾問題書七言絕句一首詩云我來揚子江頭望一片白雲數點山安得置身天柱頂倒看日月走人間

學使得卷評云此人胸中不知吞幾雲夢仍取第一

丁上舍廷樞云士子應金陵省試舟行回家者當過天門山卽梁山在蕪湖北舟中有將獲雉者其舟尾必有水蛇數頭銜而過水口試者以爲驗相傳天門山口不容蛇虺徑入蛇每欲入必隨有貴氣者乃得入人之貴賤蛇亦能知異哉

縱揚有張姓行十九者以漁爲業人皆以張十九呼之一日漁於三江口得一鯉甚巨邀衆舁之約幾二百斤鯉腹有文宛然朱書諦視之文曰生在黃天蕩死在三江口江湖八十年付與張十九此鯉巨如此乃不得化龍爲張十九所網豈有宿孽耶抑定數耶張亦由是改其業

乙卯二月余在籍一日喧傳滌岑

前明遺老陳先生
焯舊宅園名也

有大樹自

鳴聞者甚衆至晚觀者亦衆以爆驅之聲少歇少頃復鳴如此

數夜其聲若人長吟乍高乍低不知何怪言者俱以爲不祥後亦無他異有老人云鴉鳥生子後卽不飛俟其子啄其肉以自哺啄時卽哀鳴數日食盡則止有人搜樹視之果然可知少見多恠天下事往往如是也

吾邑科甲仕宦在江北稱盛然科第中獨缺狀元探花嘉慶甲戌龍汝言始得狀頭鄉人向有沙塞三江口桐城狀元有之諺此三江口在樅陽爲桐邑地十餘年來江口果長沙灘驗矣然有之不能留豈其地仍有不宜耶

嘉慶壬申大考以前孫少蘭侍御夢其外祖張樞亭先生以筆二管屬以贈余告曰此晴嵐閣學若藹之筆也不解其故及余考列一等四名擢侍講乃憶晴嵐先生以大考一等第五升侍講夢筆蓋預兆也及戊寅大考或謂晴嵐先生平生大考二次

新語六
六
一次升侍講二次以二等游升不復與考矣筆兩枝蓋其兩考所用者此次殆應以二等游升耶試畢余列三等十一名以爲夢筆但爲侍講兆耳至道光甲申余考列二等由此游升不復與考始悟贈筆兩枝之驗檀亭先生雖爲余外祖行而未曾一面鬼神先知巧爲預兆如此數豈可不信哉然天下往往必有預示其兆者其理究不可解

吾邑有大貴者縱陽江口必有大龍入河向縣而拜漁人每知之伺以爲驗張勤恪公若淳之受擢也龍入河拜甲戌前一歲又入河而拜次年龍殿撰汝言大魁天下又張氏五畝園有大皂莢一株不輕結莢每結一莢則張氏應科者必得第一人結一小莢必得一副車外祖貴西觀察梅軒公以戊子發解是年樹結莢一叢計七枚每至科場張氏以此爲驗吾家有貴者前

一歲除夕戴安山卽大祖墳必有火光見者以爲火也卽之則

無叔祖鐵松中丞巡撫江西時前一年除夕火光見癸酉又見

則余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五月卽督學中州鄉中人云墓下子

姓每獲第亦常見火但大小有不同耳又余老屋竹葉亭後卽

漁洋詩歲晚龍眠路曾通竹葉亭有大皂莢一樹每結一莢則老屋內必死一

人凡有死傷以此爲驗此樹今爲火燼無復可驗同一皂莢張

氏以爲瑞吾家以爲妖此理殊不可解

吾鄉浮山勝地也勞在茲澂嘗圖其勝境十六幅爲一冊絹本

著色山水李古塘憲各題一絕仍各繫以跋不知此物何以流

轉入都歲辛巳有持以求售者鄉人故物意欲留之適以乏資

還之勞在茲此冊筆墨欠深厚未足爲珍而古塘題句殊清雅

可喜且爲鄉中勝地題詠邑乘久不修他日藝文恐其無徵特

為錄之以備異日修志者一助耳 華嚴寺云近倚峯陰接水

光林間樓閣照斜陽紫衣舊賜恩猶在山鬼聞鐘拜御香寺有神宗

朝御賜藏經紫衣猶存新建一樓貯之 寶藏巖云洞門雲氣冷飄蕭閑處堪容

挂一瓢我欲餐霞煮白石丹梯有路指青霄由寶藏巖上凌霄巖甚險非捫石拔

壁不能到 妙高峯云何當搔首問青天呼吸將通帝坐前下界煙

波如此闕不知經幾變桑田妙高峯乃茲山之最高處 醉翁巖云垂簷覆

戶石流蘇聽罷談禪酒一壺向道環滁山色好玲瓏得似此中

無巖名醉翁以歐陽文忠公得名 金谷巖云樹勢蒙龍石勢欹金身似見住

山時叅來文字禪何用幻出千尋無字碑巖內奉丈六金身巖頂一石名無字碑

紫霞關云十丈垂虹一徑盤俯臨絕壑仰層巒捫蘿更踏蒼

松頂江上青峯為探看援關而上為首楞巖鍾景陵題云望長流若帶九華若筍 天然橋

云石梁并駕若龍游霞重嵐深水漫流偶遇樵人笑相問前途

可許到瀛洲雙石跨欄下覆如屋上會聖巖云丹巖蒼壁列

層層九帶曾參最上乘要識禪機何處是洞中清磬塔前燈開

遠錄公塔院所在建九帶堂於其上一名會勝者巖洞之多此處為勝馬浩笑廊云豁然中朗杳

然深到此應忘入世心高唱惟存詩一句乾坤怪處少人尋浩

廊一名陸子巖一名蜿蜓竇遊人題詠石龍峯云天矯爭看

出翠微松濤聲裏勢如飛漫驚風雨騰空去留與遊人一振衣

峯在會勝巖之前丹井金蓮花石云幾瓣嫣然着雨開丹砂

千歲養成胎若非天女空中散卽是曇摩海上來關口至此頂

瓣如蓮大數尺許連雲峽云流丹滴翠聳崔嵬似補青天煉

幾回燕子只疑蓬島近脚泥飛上講經臺與海鳥佛母諸巖相

棋盤石上云黑白徒爭方罨中千秋一局暮雲籠知音若解

來聽法片石如逢遠錄公相傳遠錄公為歐陽張公巖云昔

人出世愛求仙藥白丹爐尙宛然可惜不留黃鶴在借騎相訪

萬峯顛

宋有張野夫修真於此如海島巖亦有呂純陽遺跡

觀音巖云絕險原無路可

攀鑿開石竇卽禪關普陀莫歎風濤隔只隔桃花水一灣

一名

巖過桃花澗而入石關下俯桃花洞

檣山云望中蜃市浸潮痕縹緲方壺半島

心只恐神鞭鞭石去獨留一柱作雲根

浮山臨湖自湖上望之如浮舟回抱此山取義

日橋下卽小峽亦曰纜山焉

天池同學招遊浮山勞子旣作一十六圖余

因各系以絕句詩成已久於甲戌春天池始見之遂委書博笑

不知何時續此勝遊也弟李憲并識

小絨線胡同某家有舊書兩架急欲售余聞之往以錢五十千

得管子莊子初印韻府及類函事文類聚六臣注文選元刻楚

詞北堂書鈔四庫總目等書但其直咄嗟而辦殊不易易因借

張表弟相如衣裘質以予之間主人何故賣書答云贖當耳賣

書贖當借當買書亦可留爲異日佳話

先七世祖開化公諱文燮字經三號羹湖又號聽翁博通今古
工文辭書畫稱名家中順治甲午舉人已亥進士與王漁洋先
生善先生居易錄稱公詩畫皆有名年六十餘忽病不識字卽
其姓名亦不自知醫不知爲何症也竟以是終公生於明天啟
丁卯卒於康熙壬申年六十有六公之得此奇症也家乘無傳
則公之遺事爲子孫之所不知者又不知凡幾矣可勝慨哉
歸庵先曾王父曹州公自顏其柩也且作記公在塞外六年辛
苦艱難怡然自若讀是記而曠達之懷百年如見矣檢舊笥得
稿因書之以留佳話記曰姚介石名興慎桐城巨族曹州太守
乾隆己巳有軍臺之役軍臺者準噶爾蠢動設置塞北之郵遞
也自張家口出關至鄂爾坤新城共二十九臺長亘三千餘里

委蛇曲折臺丁就水草遷徙不常其實不止此也每臺處蒙古
十七家於其間每年出資以養之介石派坐二十二臺踰渤海
西北更十餘程地名桃李樹木不生鳥獸絕跡悲風晝夜呼號
飛沙朝夕霾霧飲惟酪食惟臠毳幕荒涼孤身寥寂冰山雪窖
酷冷奇寒介石居常以命數自安處之尙覺坦然惟是其俗人
物故後棄於荒野聽犬狼食之如食之速則以爲魂魄登仙不
食則謂成鬼道矣人皆畏之卽富厚之家亦不數日血肉未乾
卽火而棄之葬事固未之聞棺木從不之識介石以清白之軀
旣貧且老旣老且病託跡穹廬草霜風燭未可定也固不敢以
父母遺體飼犬狼卽委之灰燼亦所不忍聞北千里外爾登兆
其地阡木稍可因託人購之木價二兩八錢運價八兩儻命數
已定全屍而南不亦幸歟語云生寄死歸故顏其前曰歸庵題

之曰姚介石之樞僥倖生還作將來一段佳話未爲不可或謂之癡或謂之達不問也時乾隆十五年庚午介石年五十有六歸菴成因爲之記並附以詩死歸生寄兩茫茫不識他鄉與故鄉五十六年都是幻於今撇却臭皮囊庚午九月十九日介石自記並書

塞外竹枝詞注云基城主人俚調先曹州公戲作也自識云盧抱孫出塞集有竹枝詞十三首工妙異常惜不盡夷民情事故補寫之其已道者不及也續貂之謂所不計云 到此寧教心

不灰非風卽雪更塵埃氊帷幾處山均裹一似生人在夜臺夷民

所處盡蒙古包多在山坳中以避風雪 席地鋪將幾片氊羊

上尖下圓頂微平圍以白氊渾似墓塚

羔牛犢繫當前中央不是尋常火冬夏無分馬糞燃

以氊鋪地坐臥皆在

其中中央設糞火一爐以便

炊爨牛犢羊羔亦繫於側 鮮品何由到大荒夕飧一碗米

稀湯頻年酥迭差生活差讀雖具人身實可傷夷地茶蔬一無

乳為食呼奶茶為酥迭差富厚者傍晚釀成馬乳不須沾上

煮粟米稀湯一餐長年如此誠可憐也

品波羅韃辣酥劇飲何嘗分晝夜從教醉倒在泥塗以馬乳釀

爛醉而後已其波

家家來牧叱牛羊幾處山頭下夕陽鄂博

遙看知遠近如飛一騎馬蹄忙夷人每出必騎騎必馳聘墨小

偶爾驚聞武默鳴嗚嗚咽咽作哀聲淒涼境界傷心淚鐵石

肝腸亦動情呼駝為武默拘其羔以食乳母駝號駝羔悲涼凄

其故云我母在家亦如是焉知地獄與天堂一定身屍飼犬

想我矣孝子哉惜失其諱

狼曾是眾生都不若尙教麻海落人腸夷人死後必棄置曠野

登仙不食則謂成鬼人皆畏之肉名麻海入門摩六各先施卜而汗尊西北陞幾

卷靈文勤捧誦慈雲妄想見牟尼夷俗敬佛以西北隅為尊入

首謂摩六各男女咸欽是喇嘛恪恭五體拜袈裟頂心一掌殊驕

貴佛在何方莫認差

見喇嘛必五體投地如拜佛然拜畢將頭就其側喇嘛則以手撲其頂男女皆然謂

其五指有五尊佛在荒唐妄誕如此

見面荆都禮數恭差烏纜罷又斟鐘瓜田

李下尋常事幕內公然温榻濃

夷人相見云荆都問好之詞也睡謂温榻投宿者毋論識與不

識同處

畢世何曾見沐湯肌膚垢汚齒牙黃焉支枉自誇顏

色那得消魂別有香

男女自出胎一洗終身不知沐浴

裝飾珊瑚辮髮垂羊

裘狐帽賽男兒弓鞋笑說金蓮步手製新靴嵌綠皮

男婦驟難分別婦女

不束腰帶穿耳辮髮飾以珊瑚

對人也解作嬌羞口肯連聲不轉頭臨上馬

時纔一笑故翻纖手掩雙眸

呼閉女為口肯皆善騎

見慣夷粧別樣新

一般嫵娜小腰身歸時莫教雙鬢侍惟恐釵裙詫異人 遠出

龍沙已二年幾回搔首向南天不須更作蓬萊想但到中華便

是仙 後又識云予不識夷文無從翻譯篇中夷語不過就其

音而書之字之確否不得而考也元之接蒙古語奶茶當為酥

台差差音近敘差卽茶也台詞有言茶中有酥也呼駝爲忒默默音近摩

肉當爲禡塔佛當爲布爾汗汗音近上聲叩首當爲摩爾郭問好爲

捫都捫音去聲睡爲溫塔溫音近去聲塔音近他字上聲閩女當爲叩肯

先端格公官刑部尙書時作一聯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

上苦人多北平黃叔琳錢版懸於普濟堂又吾鄉張文端公書

室一聯云讀不盡架上古書却要時時努力做不盡世間好事

必須刻刻存心粵西陳榕門相國一聯云惜食惜衣豈爲惜財

原惜福求名求利但須求已莫求人仕宦者果能胸中生意常

滿能刻刻存心能惜福求已必無貪酷鑽營等事貧窮者果能

胸中生意常滿能刻刻存心能惜福求已必無邪辟奸詐之行

以之勸天下教子孫數語用之不盡固不獨可作座右銘也

江西臨川驛壁間有女子題詩云無端驅馬向南天迴首吳山

隔暮煙一點鄉心飛雁外五更歸夢落燈前曉風殘月三千里
水綠蘋香二十年愁絕明朝聽杜宇又隨芳草過臨川清俊綺
麗書法亦明秀一時傳頌款署曰姑蘇女史虞桐鳳羣以不知
其人爲惜余亦初愛其句家辰沅觀察蓮溪先生興潔能詩賦
引 見入都爲誦之先生笑而不言後乃知卽所作也書者
爲同邑顧含章坤顧書學董以秀媚勝茲特效女子用筆加柔
嫵焉先生以桐城人僑居姑蘇時官鳳凰廳司馬撮合恰如女
子之名虞姓乃隱姚氏也可知凡驛壁旅店女子題詩如鑲紅
旗下說明珠之類皆文人一時遊戲嫁名爲之耳未可信爲真
也

虎如族祖敢嘗過直隸開州於郭外壁間題柳稍青詞一闕云
秋老吟鞍開州郭外有客停驂鄉夢重重離愁一一歧路三三

晚風亂撲征衫對涼月牀空夜闌昨夕山東今朝薊北明日河
南天然恰當其地正合有此一詞

竹葉亭雜記卷七

桐城姚元之伯昂

辛未七月彗星見長五尺餘問之欽天監以爲含譽星唐懿宗咸通五年彗星見司天奏以爲含譽瑞星宣示中外居易錄載康熙中彗星見給事中粘本盛上言以爲含譽星案晉書天文志彗星三日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唐司天蓋又以彗似含譽而名之矣志又曰妖星一曰彗星見則兵起大水此次星以七月五日戌初後見於中台屬柳宿至牛宮約百日至天漢中案是星行緯度順天市垣歷星張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至牛斗間方隱故行百日史記天官書曰柳七星張三河謂分野也晉天文志曰自柳七度至張十六度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又曰河內入張九度漢天文志曰妖星不出三年其下有

軍歲癸酉九月滑縣有李文臣牛亮臣之亂是年睢州上汎河

決甯陵一帶俱爲澤國考古驗書有血及廟門句廟門謂太林廟門也

清之亂 紫禁城內殺人 太廟後牆血及矣

周禮疏引春秋緯運斗樞文耀鉤併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緯書之說後世多疑不經道光壬寅暎夷有欲來天津之謠都人有設乩卜問者太歲真人丁邁降壇判云殷天君卽過此當邀之有頃神降問者問神何往判云將往天津會議五帝輪遞值年一帝管五百歲今時爲赤熛怒帝值年若有大事仍集五帝會議茲靈威仰請帝尙未到天機不可洩也然則緯書可盡目爲僞託歟

說文盒覆蓋也从皿會聲烏含切玉篇於含切廣韻屬二十二

覃諸字下烏含切按說文注作合是乃含字之誤蓋宋本刻工之錯汲古閣仿宋大字本額約齋仿宋小字本俱不敢擅改也今人遂以盦字有平仄二音非也

有一友宴客席間客話及贈馬事在坐一少年卒然問曰母馬耶父馬耶滿坐匿笑主人解之曰馬有以母稱者卽可以父母稱翼日友言於余因檢史記平準書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注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跽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又史記秦紀徐廣曰秦地有父馬生駒父馬二字甚典雅

娃娃說文吳越之間謂好曰娃今通稱幼孩爲娃娃雇工王姓名秋兒年二十許矣女僕高媪舊與之同村居一日稱秋兒爲娃娃舉室鬩然晚間詢之據段媪云北方謂人在某地生者則

雜記
日某地娃娃如京裏生則稱京裏娃娃屯裏生則稱某屯裏娃娃謂秋兒爲娃娃者蓋追言其所生之地也說頗有理若陝西人直稱年三四十許者亦曰娃娃書此以備方言一則

吾鄉俗稱日至未刻爲日偏西當是日平西之訛耳日平西高麗詩人曾用之李齊賢詩曰木頭雕作小唐雞筋子粘來壁上棲此鳥膠膠執時節慈顏始是日平西

唐雞據高麗詩當是鳥名京中有人家門首貼一聯云竈下已無新晉馬釜中猶有舊唐雞自與高麗詩有別聞晉馬唐雞二物翁閣學紀文達皆不識爲何典未查出

古詩遺我雙鯉魚中有尺素書高句驪溟州有女子與書生約爲婚姻父母欲別納婿女子以帛書屬魚書生烹魚得書遂往諧約焉此亦魚中寄書之一證

餠餠古之餠饊也玉篇餠饊餅屬廣韻餌也資暇錄畢羅者蕃
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因名今字從食非也升庵外集北人呼
爲波波南人訛爲磨磨按今京中書爲餠餠有硬麩餠餠發麩
餠餠槓子餠餠簞子餠餠實子兒餠餠等名又新歲用水煮食
若南人所謂餃子者曰煮餠餠名義考京師人謂餅曰麩麩當
爲母母禮八珍滄母煎醢加黍上沃以膏者是也按今餠餠製
法與滄母絕不相似卽煮餠餠亦無須加黍沃膏名義考之說
誤矣餠玉篇蒲沒切麩餠廣韻同北人呼入聲字音近平如呼
粥爲周之類餠餠特轉音爲波波耳名義考謂爲麩麩玉篇麩
莫波切麩食也出異字苑廣韻莫婆切列摩字下是卽升庵所
謂磨磨也今河南呼爲磨磨字當作麩京中呼爲波波字當作
餠以母字解者遠甚

俗說三不知意料不到之辭也但不知所本伯山族弟云左傳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俗說當本此

俗說強盜不入五女之門漢光祿勳陳蕃諫桓帝曰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俗說由來久矣

京中俗語謂何時日多早晚早字俗言讀音近蓋隋書藝術傳樂人王令

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族弟伯山曰然則此語蓋由來已久

山東李鼎和曾得屏賊盜呪語羈旅路宿頗可預防呪曰七七四十九賊盜滿處走伽藍把住門處處不著手童七童七奈若何學此呪清晨日出時向東方默念四十九遍勿令雞犬婦人

見之

玉田劉方來言辛未七月天津大風暴雨雷電砰轟自德州西來若逐物者至柴炭廠霹靂震地廠中大火雷電復東去至海岸而止似有物被追避匿柴炭廠中雷一擊不中物復東逃入海追至海岸被獲也烈風迅雷中纜艘傷桅數百或半折或拔去或中裂焚燒無算及霽海岸有大魚一長十數丈脊高過人有蜘蛛一大如叵羅剔去兩目余聞秦州人言龍獲重譴必抉去兩目而死秦州出龍骨常有墮龍人皆見之此二物蓋獲天譴大魚疑卽龍也

居易錄載康熙三十八年青州修葺府學學訓某多侵漁一日得狂疾大呼子路擊之宛轉數日竟死余聞前輩言張尙書某卽張文以藥殺仲副憲永檀張歸至仲家淺見子路以椎擊其

首亦以是死子路爲聖門禦侮之賢數千年後猶猛烈疾惡如此

額岳齋司農云舊聞嚴嵩當國時凡質庫能得嚴府持一帖往候者則獻程儀三千兩蓋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金陵三山街松茂典猶藏此帖以爲古玩帖寫嵩拜二字字體學魯公大可五寸紙四邊不留餘地乾隆四十五年曾親見之

戊寅七月九日晡時平谷縣大風有黑雲起於天望山若旋舞之狀自山而西復折而東過西關村屋皆倒拔其椽盤空而舞屋瓦翩翩如燕子其風直至獨漉河邊陷地作坑寬三畝餘黑水注焉或曰龍爲之或曰蛟爲之余謂蛟龍行必以風雨而蛟之起未有不被水者是日但見黑雲挾風而奔無雨無水不知何怪殆非蛟龍也

三河縣姜福山甘泉寺俗傳唐太宗征高麗借兵於寺僧僧不
與軍回圍寺寺前有兩石狗太宗夜聞狗吠挽弓射之一發沒
鏃今寺前有石狗一身有箭瘢年久鏃亡鐵鏽處猶宛然可驗
其一狗逃去今在狗兒府村名身沒地中首出地外傳說有人掘
之其身仍隨土而下究只一首露於土上二說香河張汝俊拔
貢爲余言之

宣武門內武公衛胡同桂杏農觀察菖卜居焉宅西有園曲榭
方亭之前鑿小池砌石爲小山有一石屹然蒼古爲羣石冠苔
蘚蒙密摩挲石陰得萬曆三十年三月起堆壘山子高倪修造
十六字杏農屬余書小額詳記之

今之象碁與古不同晁无咎象戲序云蓋縱橫十一碁三十二
爲兩軍耳今碁仍三十二而縱紙十路橫紙九路以車馬象士

按之橫九路已足餘二路正不知如何位置豈礮亦與車馬同
路耶牛僧孺元怪錄汝南岑順於呂氏故宅夜聞鼙鼓聲介胄
人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
東壁鼠穴化爲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伍既定軍師進曰天
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
不乖行于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
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礮石亂下因發掘東壁乃古
冢有象戲局車馬具焉據此馬則斜行三路車直進不回與今
馬祇斜行二路縱橫回轉無定者相異此今與唐宋不同者也
而胡應麟筆叢引元怪錄岑順事云馬斜行三路正與今同則
明時馬猶斜行三路今則又不同矣

德勝門內積水潭龍王廟曰滙通寺乃乾隆間勅修者疊土

成山砌石蜿蜒有致廟之後有一石相傳爲落星徧身如雲頭捲成者叩之聲如銅質堅而有白點詢之定如和尚云非落星因其身有白點故謂之星星石耳廟前河地雜種芰荷大可遊憩亦一小勝也

西郭八里莊慈壽寺內有一太湖石高四尺餘瘦露秀三者俱備矣

寶西園比部得一太湖石堅白如玉兩峯淨峭高三尺餘爲同寅舒靈阿借去玩供卽攜歸西安駐防矣

舒君行四於浙江泉司在乞病引歸西安

近見蘭林泉得一煙壺乃玳瑁瑪瑙一面有背面鍾馗神致勃勃一面有魚一蝦一無少人力不事牽強亦佳玩也

南苑新宮門外二鐵獅極有神致上有除邪辟惡鎮宅大吉後有一花押不可識前有皇祐十年月日又前有彰德安陽縣銅

治鎮及治工姓名四五人古氣磅礴座之四面一面卽字欵其
三面皆陽文荷花水草亦極有致疑是金輦宋物也

京城驟車近多踵事增華卽買賣車之站口跑海者裏幃亦有

紉綾窗亦有玻璃矣

市中製車供人僱用曰買賣車終日置衢
衢口得價方行曰站口東西奔走莫定曰

跑額約齋司農云乾隆初祇有驢車其先德農中丞起初在部

當差時猶只驢車惟劉文正有一白馬車人見白馬車卽知劉

中堂來矣自川運例開驟車始出其時名驟車爲川運車適讀

吾鄉劉海峯徵君贈姚道冲歸里詩有驟車日日穿衢衢句道

冲爲余叔高祖名孔鉉以雍正戊申保舉人才來京然則驟車

雍正時已有之矣大興金春甫克諧云乾隆三十年後京中惟

馬車漸多驟車尙罕見蓋前此或有自川運始盛衍也車之有

旁門則紀文達始創也車旁開門礙於轉軸於是將輪移後始

有後攬之製

王漁洋居易錄載甘肅民間名字率多四字如馬毛向上之類近見黔中一役卒名沙臥赤雞亦奇

池北偶談載宋郎中師祁工書邁風疾左手把筆其工不減於舊又引老學菴筆記載陸元長宗室不微梁子輔皆左手作字趙廣左手畫觀音大士云云余同年光州吳黼庭玉堂壬戌進士乙丑補殿試考試差皆左手書奏摺小字更奇按杜子美晚枯右臂有悠悠伏枕左書空句明范叔成字元白以左臂畫花鳥山水得名陳湘以左臂畫山水人物得名吾鄉陳遐伯爲賊傷右腕書畫皆用左錢田間過遐伯詩云丹青一隻手智慧再來身

天之生物雖五方之地燥溼不同未有不以得雨爲膏澤者西

新詩七
域則畏雨蓋得風則穫得雨則歉也其俗男女遇於途有相識者必以接吻爲敬灑然作聲更以聲大爲能星伯同年見之不禁大笑天地既異固無怪其習俗也

道光十一年辛卯海口潮涌江水因之泛溢自江西以下沿江州縣被災貴州則有蛟患吾鄉亦蛟水併發東南鄉宛在水中大水時一女子避未及水幾沒腰有一人急接手救之女子乃呼號大哭曰吾乃數十年貞節何男子污我左臂遂將同被災者菜刀自斷其臂仍赴水而死惜不知姓氏恐天下窮而貞者似此湮沒不少也

又有被荒女子年未及笄與幼弟乞食於村館中適先生外出借筆題云沿門乞食施恩少仰面求人受辱多欲賦歸來歸不得臨流悵望涕滂沱題畢揮淚而去先生歸見詩詢諸弟子追

之不及次日聞人報有女子同幼男死於河中惜未知姓氏
日者王璞菴行三山西大同人生不茹葷童時讀書古寺九歲
畧識文意見道書喜之頓有出世之志十二歲逃入宣化府之
華陽山盧家人覬之也力避於人跡不到處欲尋洞穴棲止山
有五洞俱有人在焉先一洞其人甚癯無衣惟下體被以樹葉
言皆鳥音不能辨以樹枝畫地作字相問答蓋康熙間叅將學
道入山者忘其名別一洞其人蝟鬚可怖語言不通問之則畫
地告以雍正間某盜逃入此者其三洞人見之皆不禮問之不
應山中無食祇食松毛有一種果味似杏必先食此果而後食
松則有味否則不可下咽風雨至則癩者令避入其洞晴則臥
洞外一日游山後爲家人尋見強之歸其所見之人蓋皆百餘
歲矣深山之中殆常有之不獨華山爲然也

漁洋載覺隱喫飯事嘗疑其傳聞有誤甲申正月二十日圓明

園引

見贊善歸過胡默軒九思家見一人持一畫卷求售

係圻公畫覺隱書成邸物也上有大同山翁疑始子題云時圻
公能詩善畫不知何許人或隱或顯當是避世之士與覺隱同
心同德覺隱到處此公亦到覺隱本不能畫畫皆圻仙之筆然
有覺隱題圻仙方肯著筆卻有一件奇特處覺隱喫飯此公不
舉筋只靜坐及乎飯畢起身圻仙亦飽鼓腹而歌若圻仙喫飯
覺隱亦飽時人莫測其旨因書以誌之據此則漁洋非寓言然
亦奇矣此卷成邸題字兩行亦言初以漁洋爲疑後乃信之
李進士薛河南遂平人生未及歲乳母抱之立門外聞望有肩
菜者過李卒然問曰汝非某某乎何以至此乳母驚仆以爲妖
也自是乃不言三歲認字讀書過日不忘其家皆以遠大期之

自知前生姓薛因名曰薛六歲時本家昆仲就別塾讀書爲文一日塾師改課文小講甫就有事他出置文於案衆徒亦爭出游戲掩門而已晚塾師歸見文已改完併師所改小講亦有更易之句師大駭問之衆徒別無客至意東家亦無是人也越日又改課文故置於案託言有事又出潛於外伺之午間回見門開闐然逕入見薛方蹲於師座執筆點竄未輟也師乃驚服古人詩云書到今生讀已遲信不誣也李中乾隆丙戌科進士惜乎不壽蓋根基未深也

人病有怪症古籍常載之戊寅九月有一人大解移時糞不得盡久之始畢自疑糞不得如此之多回視見出一蟲狀似蠅以竿挑之長幾丈餘驚駭成疾邀余內表弟胡伯禔治之診視本無病乃以驚得病也醫之半月始愈其蟲胡亦不識卽云是蠅

竊疑人腹亦不得容如此之大蟲也後與蘇舍人都禮話及蘇自言曾得此病但覺胸腹悶脹欲解及解時有蟲出移晷不得盡呼人曳之蟲麤如拇指長丈頭扁而黑睛曳出後亦無異蘇亦知醫不能指其名也

人生邀福之心過甚則事之斷無是理者亦據信而不疑青烏之說不可廢然一爲所惑則必終爲所愚京中有趙八瘋子者創爲醫地之說嘗爲武清一曾任縣令者卜地告之曰適得吉壤在某村某家之竈下去其屋則得吉某令遂別構地造屋遷其人而購其室及毀竈趙又熟視曰此地惜爲竈所洩地力弱矣某令曰爲之奈何曰醫之自能復元藥當用人參一斤肉桂半斤俟得此二物付我餘藥我自爲合之某令如其教備參桂授之越日掘地下藥又告曰三日後夜半立於一里之外若遙

見此地有火光浮起則元氣大復矣乃潛施火藥於地外陰令人潛往約以某夜遠見有籠燭前行者卽燃之及期至某令家邀其夜中籠燭往視漏三下曰是其時矣遂往遙望其地果有火光迸發乍喜曰君家福甚大不意元氣之復若是之速也某令亦大喜然爲藥物故家資已消耗過半趙售其參桂家稱小康無何趙子俱亡趙亦得奇疾身如死但能飲食而已始大悔平生所愚者不止某令而所售參桂之資亦歸於盡身受其報天道當然而爲所愚者絕不思理之有無又愚之愚者也

有瞽者習大拘寵之術每至人家輒知其家之事藉以自神其陽宅陰地之學有人召之者入其門以手摩挲門戶便言其家祖墳何向去家遠近若干某某時當見某某事某某人當有某疾豪釐不差人以爲神若召之卜地乃預令其徒潛往熟視以告

及至其所畧踣數步便言此地某山某向某龍入首祖山或廉貞或貪狼俱能言之因告其人曰以此地論當是大吉但隨我所指觀之左當有何等山何等坡作龍是否右當有何等山何等坡作虎是否水當何等去朝當何等峯下關當何等高低是否否是則真吉矣其人見一一與所言合亦不禁大喜因請點穴擇期深信不疑矣嘗爲某家擇日下葬告曰是日特奇至時當有鳳凰過此爾輩伺之鳳一至是卽葬時矣乃預以錢三百買白雄雞一卽令鬻雞者抱雞於某時向某處葬地走過雞仍付之至時問有鳳來否鳳當白色當謹視之無忽少頃鬻者抱雞來人咸曰不見鳳唯有白雄雞來乃喜曰雞卽鳳之類天下誰見有真鳳耶吉時至當速葬葬者亦心喜以爲特奇也而不知墮其術中矣

天津鹽商某患一奇症胸膈間有一物梗悶久之知有一小人在膈能言語惟病者自聽之旁人不之聞也小人若言欲食何物卽須與之食如有食物至小人言不食卽不能下咽病者苦之百治罔效聞某善醫邀治之令取大蛛網數十枚層疊貼於胸前背中仍敷以藥無何小人在內呼細縛甚楚蛛網亦漸入皮內醫者言此小人若能生出之是一至寶欲生出之病者覺腹脹不可忍乃以藥化之及化下身體俱無惟存其首長寸餘宛然一姣好童子矣輟耕錄載都下兒患頭痛有回回醫官用刃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出蓋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人死後回煞之說南方謂之回煞京城謂之出殃常雲庵言地安門外某家有新死者延陰陽生檢出殃日生檢査告以期且曰此殃大異於尋常當爲厲合家徙避仍恐不免於祟唯有某

鴉番烏克神即看街兵之稱膽大能敵當邀至家以禦之其家甚恐至

日奔訪某鴉番烏克神邀之酒食畢告以故某亦素負其膽

不肖辭至夜聞棺蓋作聲視之蓋已離棺中人欲起矣急躍棺

上力按之相持竟夜雞鳴棺中人始帖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

人至問夜來情景某不言但以無事答之而歸其家復以無事

告陰陽生生愕然曰是吾誤檢日也其究殃之歸正在今日耳

然其厲不可言狀矣欲禦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復至某處求其

再來某心欲卻而恐失膽大名欲去恐力不敵姑應之而心自

疑慮偶至街前見一測字者卒然問曰爾有何心事當告我可

爲籌之某怪其無因而先知乃告之故測字者曰鬼甚厲而將

不敵我有爆竹三枚相贈但至事急時放一枚三放可無事矣

然不可在屋中當登屋以俟某至如測字者所指及半夜棺蓋

裂聲甚猛果不似前夜蓋方裂尸已出四望無人卽出院中復四望見某在屋上躍而登將及矣某放一爆應身倒少頃復起如是者三爆盡而雞鳴尸不復起矣其家人至備悉其狀昇尸復殯往告陰陽生家入門生已死身若火燃者硝磺氣猶未散也其人大駭復詢知此生素恨某欲因此殺之且亦神其術欲圖人而使亡者先受暴露之毒冥冥自不能怨其爲人所傷固天道宜然此等術士之能爲禍亦復可懼測字者不問先知是亦可疑者也

三國演義不知作於何人東坡嘗謂兒童喜看三國志影戲則其書已久嘗聞有談三國志典故者其事皆出於演義不覺失笑乃竟有引其事入奏者輟耕錄載院本名目有赤壁鏖兵罵呂布之目雍正間札少宗伯因保舉人才引孔明不識馬謖事

憲皇怒其不當以小說入奏責四十仍枷示焉乾隆初某侍衛擢荊州將軍人賀之輒痛哭怪問其故將軍曰此地以關瑪法尙守不住今遣老夫是欲殺老夫也聞者掩口此又熟讀演義而更加憤憤者矣瑪法國語呼祖之稱

竹葉亭雜記卷八

桐城姚元之伯昂

安倭何國語木變石也木之變石惟松則然關東多有之非奇物也隙光亭雜識引墨客揮犀云泰山有柏木一枝長數尺半化爲石又錄異記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爲石今嘗見人蓄松化石爲玩可驗其說非誣蓋古人不知此物故以爲異揆愷功雖見殆亦不知此物之多耳案此石惟松能化墨客揮犀之所謂柏恐亦松之誤矣關東人取此石製爲佩刀形安以柄用以磨錯鐵刀如泥古所未聞也今不惟木能變石草亦有之草結卽上水石也孫少蘭給諫案頭蓄一石如畫家合解索披麻皴而文細過之高可尺許皆數千百草根團結成者蓋枯草芟夷後其根水流一處日久凝結名曰

草結言惟鳳陵中有之不可多得案此石三門等處亦有售者
出自黃河中草根絕細水沫之形俱在蓋亦如水精之結而成
石也名曰上水石文秀可玩其質亦輕但性脆耳惟出之鳳陵
之語殊未確

同年謝峻生松言其家舊藏宣紙若干卷約高八尺苦無長篋
貯之有賣柏木者命工作爲箱香潤可愛數月啟視紙皆黃白
駁斑乃知柏木走油紙俱印透竟無一幅完好者記以告人一
切篋筭當慎辨柏木也

華山出小松長二三寸登華者西峰道人以此爲土物餽遺以
淨甌盛水置其中則青蔥可愛行則夾置紙本經年累月雖乾
不瘁見水仍活名華山松其實則苔也

曹南牡丹譜霑化可園主人蘇毓眉竹浦氏著余家書筭中有

抄本可與鄞江周氏洛陽牡丹記薛鳳翔亳州牡丹記並稱惜
但有其名而無其狀然曹南之勝已可想見今爲錄之

其譜曰牡丹秦漢以前無考自謝康樂始唐開元中始盛於
長安每至春暮車馬若狂以不就賞爲恥逮宋洛陽之花又
爲天下冠至明而曹南牡丹甲於海內五雜俎載曹州一士
人家牡丹有種至四十畝者康熙戊申歲余司鐸南華已酉
三月牡丹盛開余乘款段遍遊名園雖屢遭兵燹花木凋殘
不及往時之繁然而新花異種競秀爭芳不止於姚黃魏紫
而已也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數百株卽古之長安洛陽恐未
過也因次其名以列於左

牡丹花目

建紅 奪翠 花王 秦紅 蜀江錦 萬花主 一簇錦

丹鳳羽 出賽粧 無雙燕 珊瑚映日 姿貌絕倫

以上皆絳紅色絳紅之中各有姿態豔冶不同

宋紅 井邊紅 百花妬 鰲頭紅 洛妃粧

以上皆倩紅色

第一嬌 萬花首 錦帳芙蓉 山水芙蓉 萬花奪錦

以上皆粉紅色

焦白 建白 尖白 冰輪 三奇 素花魁 寒潭月

玉璽凝輝 天香湛露 滿輪素月 綠珠粉

以上皆素白色

銅雀春 獨占先春

以上皆銀紅色

墨紫茄色 煙籠紫玉盤 王家紅 墨紫映金

以上皆墨紫色

栗玉香 金輪 瓜瓞黃 擎雲黃

以上皆黃色

豆綠 新綠 紅線界玉

以上皆綠色

瑤池春 藕絲金纏 斗珠 藥珠 漢宮春

以上皆間色

胭脂點玉 國色無雙 春閨爭豔 胡紅 惠紅 枝紅

金玉錫 軟玉溫香 海天霞燦 楊妃春睡 龍白

紫雲仙 磬玉仙 掌花案 狀元紅 伊紅 雪塌

烏姬粉 平頭粉 金玉交輝 映水潔臨 何園白

嬌容三變 花紅剪絨 紫霞仙 亮采紅

以上諸品各色不同

又嘗見斌笠畊太僕藏江緯畫內圓牡丹二冊白者有鶴裘蛟

緝白龍乘瓣中微有淡紅之意霞舉瓣中亦覺微紅而每瓣若拖長穗黃者有卿雲黃檀

心暈花白而微黃黃金買笑淡黃羅浮香綠者有么鳳瓣多摺紋宛如罌粟粉

紅者有當爐面十日觀心如捲雲銀紅者有火棗紅色如木槿精色有國

色無雙絳紅者有勝國香楮雲紅藕合者有天台奇豔花口尖瓣數片

心中瓣細長數寸捲伸搖曳若風帶然淡藕合有劍氣蕊宮仙花瓣外白紫者有瑪瑙

盤墨暈花深紫近墨紫貝花深紫心拖黃穗大紅者有勝扶桑瓣多頽虬素

春紅命名或一時各異然花多異品習所罕見冊前有江自記

一幅記後一詩記云牡丹自李唐來愛者甚眾舒元興云天后

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種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

因命移植焉由此京中日日寢盛至今傳其種類四海皆知所

尙惟江南亳州山左曹州土水相宜蕃衍者較異於當年予夙慕之每以不得見爲恨甲戌春因

上構採新異種類必先

繪圖以獻次選其本移栽

內廷予藉以從事歷春而秋得遍

涉諸園及事竣省其栽培之法復別其種類植之小圃又經年而辨其色朵枝葉之不同洵知水陸草木之花無更有齊其美者予亦不願自私其獨得爰譜之以公諸海內名公畫家採擇焉未必無小補耳五月初四日辰時在暢春園進呈寫生牡丹二十八種冊子恭承御覽顧問口占記事文章半世無知遇賴有丹青供

聖明惜未繪圖呈茶色敢題花句效清平老迂

江緯鈐江緯之印

白文天章

朱文

余題其後云老迂此冊用筆兼洋

法而著色鮮豔花葉如生眞能品也冊本二十八幅今失其四爲可惜耳茲書於曹南譜後以見牡丹之盛然聞甘肅和州此

花最佳傳者絕少又不知何如也

金銀花一名鴛鴦草隙光亭雜記引墨莊漫錄云治中菌毒取鴛鴦草生噉卽金銀花也鴛鴦草可對蝴蝶花

琉球謂馬蘭花爲水翁花羅漢松爲檜木冬青爲福木萬壽菊爲禪菊蓋未識古來草木之名以意名之耳抑或彼國俗稱如此記之可供詩人採用

胡桐淚本草此物出西域自葉爾羌至阿克蘇千餘里所在皆有之其本質朽腐不中材用但可作薪回人謂薪曰活同

不知其字

其音如是耳故指此木曰活同中國人不知其故因以胡桐名之實

非桐類也其根下初生條葉如細柳及長則類銀杏孟康注謂有二種葉是也其叢生之地有曰胡桐窠修志者不解其地以爲樹不應稱窠卽改爲鵲鵲窠注曰鳥名大誤矣徐星伯云其

淚似松香之珠粘於木上取其珠則板片卽隨手下其腐如此
五台同人售此最多大小成片有作僞者取其木用根下沙粘
其上以充之此城也非淚也當辨之
養花法

蘭 春不出 夏不日 秋不乾 冬不溼

此花最喜魚腥水

凡澆灌不可過頻頻則根爛水在根下一過而已

蟻最喜食其根須用油骨引去之或用閩中鱈魚尾曰鱈
帆插於土中亦去蟻

土底不可太緊緊則不能發暢且不易過水

牡丹

牡丹最喜肥種時根下宜以猪羊腸胃鋪之則開花鮮茂

根總宜於暖又名鼠姑根下時埋死鼠則茂

梅花

花開後必生葉葉乃另生之枝須即將開過花之舊枝翦去俟新枝長至六七寸時又將尖掐去至冬方能有花且夏不落葉若任其長發則至夏必落葉即焦枯死矣花總生於葉之根夏之一葉即冬之一花也夏五六月之曝日宜早辰不宜中晚切忌

碧桃

盆中碧桃開花後亦將其殘枝翦去留新芽清明時移栽土地霜降前入盆遲數日再入室新條亦須掐尖方能有花

荷花

種藕斷不開花須擇其細如指而長者乃花根也種之不
用河水河泥亦能開花市肆賣者皆藕也非生花之物止
足供蔬而已

寶五峯云善緣菴在海甸有象棋三十二子石體堅硬有黑地
白紋者有白地黑紋者皆作冰裂紋每匣中有菊花一朵頗堪
清供

圓明園西北紅石山麓舊有蘭若寶藏寺產菊花石石性麤鬆
不佳其紋儼然菊花故名斜側反正悉備亦有致趣惜其不堪
把玩耳

西路烏什一帶出花石各色俱有其紋皆有鳥獸人物之形且
有鬚眉毫末俱足者鐵冶亭宗伯夫人號如亭得一石紫質而
白紋上一如字小篆文下有一茅亭不事牽強居然成其闡號

此尤奇也予親見之

五峯又言令兄西園比部郎于西郊拾一石上有觀音大士像
眉目手足端然可見

瑪瑙花紋頗有成形者博垣齋冠軍有一煙壺上有螭螭一支
螯足具備

紫英石中有水者頗多寶西園比部郎有一金魚中有水二滴
如魚之腦其令弟五峯冠軍有一扇墜中亦有水二珠如穀米
大搖之可動

蘇仙公土桃出湖南郴州蘇仙公祠卽東漢時蘇耽也祠旁往
往掘得土毬狀如桃核大如橄欖而扁其質似土之結成而又
似沙之凝固文亦若桃核之文搖之空其中有物作響亦有僞
者惟以搖之作響若空青者爲真矣星伯云可以治目

嶺南果品其類甚多新會橙爲最佳荔支次之黃皮果又次之
余至廣時已中夏尙有藏新會橙者食之果佳荔支正熟以挂
綠者爲尤美聞有名糯米糍者更美未之食也此外余徧嘗之
味皆不善惟彭婆一種蒸食之去皮五層肉如新栗其味亦似
且有新栗之嫩者問之久客嶺南者皆未之食蓋以其形異而
忽之也此果形如肥皂莖色亦如之擘開色深紅如俗所謂癩
蒲桃者子亦如皂子而稍大其色正黑皮屢去乃見肉是嶺南
之佳品也或以爲稱蘋婆此果非蘋果而亦稱蘋婆

揚州洪氏園中蓄一鳥似鶴而大高三尺許色純白喙長尺許
而青脰下至頸有皮下垂宛同牛噉日飼小魚四五勛守園者
稱爲海鷺殆卽爾雅圖所繪鷓鴣者注俗謂之痴鳥

雄雞生卵南方人家以爲不祥余館於長相國家一日大徒持

一雞子示余曰此後院雄雞卵也甚訝之及見居停懷亦亭雲
麾了無異色因問之居停曰此卵可賣京錢數百喇嗎每歲供
佛必用此幾十枚余訝每年焉得有如許之多居停乃言其法
將雄雞圈入籠內四外多放雌雞雄者急不得出終日躁跳不
使飲水三日則必下卵矣故喇嗎所用不能窮竭但此卵有青
無黃翌日小徒於書室中破之果無黃者乃知見駱駝馬廬背
少見必多怪也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載阿公迪斯言雄雞生
卵之法正與此同而所言大如指頂并治目疾則異豈大小偶
不同歟治目疾則未考

徐星伯同年言伊犁道中見一鼠如常鼠見人則拱而立詩所
謂相鼠也晉公昌鎮伊犁時蓄鼠數種惜未能考其名矣禹貢
鳥鼠山郭景純注謂在隴西首陽縣今甘肅蘭州渭源縣是也

一名青雀山爾雅云其鳥爲鷓其鼠爲鼯注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鷓而小黃黑色星伯同年言賽喇木淖爾岸最多皆穴地而窟天將明鳥先出翺翔形如喜鵲而小綠身長尾鼠如常鼠蹲穴口願望漸走平地鳥張翅登鼠背一鼠負一鵲夏氣生涼野地平闊往來互馳半時許方散然則不僅渭源有之矣形與注亦少異

徐星伯同年言龍觀察萬育在陝省辦理三省教匪時坐屋內閣空中有飛聲院中適有擲地聲出視見地上堆一物高幾二尺許方圓亦徑尺許熱氣尙蒸蒸騰上也怪之其同事某云頃見一大鳥飛過遂有物擲地上蓋所遺糞也此鳥不知何名龍在烏魯木齊親爲星伯言之

陝西顧縣令沂嘗蓄一虎與之同寢處升堂判事虎則蹲於側

或偶露跋扈之態顧則撫其首曰虎兒毋若爾虎則俛首帖耳然堂以下差役及訟者無不戰慄訟以是稀顧卽以是使無訟焉廐有驚馬莫敢誰何顧恃其多力前制之胸爲所傷歸室袒示虎虎爲之銜傷處不輟兩日卽愈秦中丞承恩撫陝其大夫人聞之欲見虎秦以告顧顧乃吉服牽虎往市人大驚趨避入轅門馳報太夫人門甫啟太夫人遙望見之亦駭然避撫軍但大聲曰好虎好虎請速回越時顧以事公出勢不得與虎諧留之書室令一僕飼之婉慰而別家人終不免戒心不與之食俟其力微戕之顧歸虎已死悲不能已葬之有言及者猶感傷不置旋亦辭官去云古者豢龍有法豈顧亦有法以豢虎歟列子言梁鶩養虎顧豈其人耶虎之於顧若家人然是亦異聞矣同年徐星伯學使松言之

王春亭刺史言多餘山侍郎慶之戚某以善騎稱嘗買一馬乘之出廣渠門甫出城有遠來大車一輛此馬瞥見長號一聲卽橫於車前羣馬聞聲惶悚俱不敢進是馬屹然而立某不知所爲僕人某者知其故卽解衣物遙擲與其主人主人接之馬知騎者已得物也乃飛奔而去迅不可遏遇深溝短壁一躍過之遇推小車者亦一躍過之落荒而馳至於曠野無居人之所兩蹠前跪俯伏不動若斂跡避人之狀某乃得下詢諸僕始知其爲響馬也蓋盜劫人財如此馬亦習與性成矣是亦格物一事禁宰耕牛地方官之一責也北地日宰數十百亦不之禁或言此係茶牛別爲一種余以爲未嘗使之耕耳若耕未見不可也張上舍大宗言客甘肅時曾以問人據言耕牛脊有駕木之骨茶牛則無故不可耕也

葦仙喜獵云獵狼不可造次凡狼獨行者可施鎗若兩狼行則當擊其後蓋狼行雄者在前雌者在後若雄者被害雌者必登高處以瞭見人卽前捨命以鬪鎗或施藥不及必爲所傷若雌者被擊則雄者卽逸矣若三狼亦止擊其後者狼之行恆以三足其一爪曲以護其喙狼喙最畏人擊故以爪護之所以禦擊也狼若中鎗長號之聲如鬼加厲最不可聞又狼性隨煙鳥鎗火出煙必回退狼中鎗者卽隨鎗煙回撲獵者於施鎗後隨躡於地轉首向後右手拔短刀持向左耳前以備狼之回撲以刺之也若其時有風鎗煙不能回退必先直上空中而後散狼中鎗亦必上躍與煙齊而後墜地以斃也狼性亦最狠矣然猶能死其雄人之謀其天者視之何如也

都城市中有戲海豹者圍以布幔索錢三文乃許入視其物實

魚而狗頭喙若虎四足類鱉黑質黃斑若豹皮長三尺餘其噬如吼與之食物能以前兩足據桶出水而奪之狀甚獍獍戲者謂之海豹按山海經北嶽之山諸懷之水出焉其中多鮪魚魚身而犬首說文有鮪鮪郝蘭皋農部謂極似今海狗登州海中有之豈卽臘脯耶

麀卽今之四不像也似鹿非鹿似麀非麀其角可爲決時所稱堪達罕平聲也此獸角根如掌中如腐朽色黯黑以之爲決周圍黑道勻透者爲貴然百不得一其皮可爲半臂衣之愈久則愈厚愈久亦愈軟若爲油水所污俟其乾揉之仍復如故凡皮見水則硬衣此者若嫌其污可加澣濯焉聞此衣油垢旣甚可禦火鎗刀不利卒爾亦不能刺也關東兵卒多衣之

徐星伯言阜康縣至綏來縣相距五六百里有一白鹿大如馬

往來各城或亦至衙署見則人喜所過城市競以芻秣飼之多不食食則其人必福所入之署官必有喜長文襄自伊犁將軍升任陝甘總督經阜康鹿立於公館門外次日啟行復至間數年文襄以平張格爾封威勇公

天啟好貓貓兒房所飼十五成羣牡者人稱某小廝牝者稱某丫頭或加職銜則稱某老爺比中宮例關賞見陳棕天啟宮詞筠廊偶筆所載尙不詳

元人賣貓有契永樂大典載其契云一隻貓兒是黑斑本在西方諸佛前三藏帶歸家長養護持經卷鎮民間行契是甲賣與鄰居人看三面斷價錢隨契已交還買主願如石崇富壽如彭祖福高遷倉禾自此巡無怠鼠殘從茲捕不閒不害願牲等六畜不得偷盜食諸般日日在家宅守物莫走東去與西邊如有

故違走外去堂前引過受笞鞭年月日契

太常寺有仙蝶褐衣色一稍大一稍小有一翅微缺人以老道稱之偶見飛來或出手祝之曰老道我輩欲得見顏色請少住蝶卽飛落手中若人有戲之之意祝之不住也德文莊公官大宗伯兼管太常甚久蝶常往來於院中文莊歿後蝶忽來殯前旋繞意若來弔依依不置良久乃去蓋文莊生平公正足以感之然亦見蝶之通靈也

格物之學無窮盡也平陰朱葦仙云蛇之交恆以清明爲候至時麤至動以千百雌蛇盤屈雄者以大小層疊於上鼻至五六以極小者爲頂如砌塔然移時乃解雌者去別一雌蛇隨卽其地盤屈反其尾以向上雄者復層疊焉午前如是若午後則雄蛇之極小者在下復以次層疊雌者居上如塔倒置山東名曰

蛇霧蛇霧之日周圍數十里內之蛇皆至一處或一畝兩畝之地皆滿所交之地每年必於是地過此則無或言地卑溼則然或言地暖處則然交時見人不畏擊之亦不動或以竿挑之則委地如死交必天大霧之日蓋亦陰氣所感也

草中有蠶草聞之久矣而未得其詳朱葦仙言之頗悉此草高寸許葉微似艾八楞三尖有毛每霜後草枯而此獨鮮恆於立冬時放花花着於葉之近本處如石竹而小黃色心似菊有紅色一線圍之花時凡蜈蚣蝎虺諸蟲紛趨旋繞三四匝蝕其葉而去最後則蛇至且食其花及葉與莖而去去則蟄矣諸蟲之來先於蛇次春出亦在蛇先蛇最後蟄故出亦在後蛇之行屈曲及食此花行不百曲卽止昂首若噎少頃復行行復如是至可蟄處以首着地而後盤屈不動焉百蟲不嗅此花不能蟄也

荏平有王氏婦一日拾薪於野歸覺頭暈但昏睡醫診視無病不食亦不起如是者兩月餘立春後漸醒驚蟄忽起病恍然失家人問故乃言拾薪時見有鮮草開花蟲競來嗅花因亦摘食之有頃但覺頭暈其沈睡初不自知也此草或云卽俗所謂透骨草努牙時近根四圍之草皆外向此草出及一寸中心放一花花中白心一線獨抽卽挺莖也春着紅花秋後莢夷旣盡交冬陳根勃發是謂蟄草則未之審也

甘肅徽縣多蝦蟆精往往晴天陡作黑雲遂雨雹禾稼人畜甚或被傷土人謂之白雨其地每見雲起輒以鎗擊之轟聲羣振雲亦時散平時有入山者見山谷間蝦蟆無數不論大小口俱銜冰皋蘭沈大尹仁樹爲徽縣少府時有陣雲起衆鎗齊發雲中墮一皂靴送置城隍廟翌日失所在沈之姪親爲星伯同年

言之蓋蝦蟆陰類陰氣所積時或爲災北地亦常有之此精乃喜着皂靴殊可怪也

嘉慶己卯秋河南省黃河決蘭陽口鄭州延津水皆圍城河流向由儀封而下未決時人見儀封有黑氣一道橫亘於河如是者一日餘黑氣中見有大手河水遂不下流乃由旁決此黑氣與大手不知是何異矣先是春夏間鄭州城壕徧地皆蛙大小層累連銜幾無隙地斃於履斃於車者不可勝計何由而來何自而去皆莫能曉及秋遂有河決之患蛙陰類也常止於窪大水則不能容先見是爲大水異常之兆次年密縣城壕亦如此殆有勝焉人皆驚恐而卒不驗此理不可知也又己卯夏汜水決先是春間有一足鳥大如雞鳴集縣之文廟桐樹上人以爲商羊見主大水汜水縣果有水患次年密縣之超化寨有蟲鳴

其音如云二丈五適其時城壕蛙見俱以爲水來當深二丈五矣卒復無事然此蟲究不知爲何蟲也

江蘇寶山濱海海舊去城三十里今已至城邊嘉慶丁巳歲秋月天大雷電風雨一晝夜不止海水暴漲水自城頭下城門俱閉次午始晴明城中人咸至海塘間觀見大魚五或身首截分爲二或從腰斷或頭截其半刀痕甚齊其魚首多類牛頭非常魚之狀一首重至于斤當是海中怪也然大雷電相搏一晝夜神力幾不得勝此怪亦非常矣家弟輩俱見之

龜說文舊也介蟲之長四靈之一其爲物也壽故古人多以命名宋代尙有之不知何時以爲惡物相避不以爲名與字嘉慶己巳朝鮮國遣陪臣韓用龜進表以龜命名猶存古意

陝中金錢龜產於郭汾陽家廟蓮花池中小者如拇指愈小愈

珍小者直錢百餘余購得數枚裹以紙置行笥中越數日取出

山堂肆考蘇州城南有道士養一龜狀如錢置

合中時使出戲衣
褶間殆卽此也

王漁洋居易錄云近京師筵席多尙異味戲占絕句云灤鯽黃
羊滿玉盤茶雞紫鱗等閒看
在漁洋時已覺奢靡甚矣近日筵
席必用填鴨一鴨值銀一兩有餘魚翅必用鎮江肉翅其上者
筋直二兩有餘鯉魚脆骨白者筋直二三兩一席之需竟有倍
於何曾日食所費矣踵事增華亦可懼也

鯉魚脆骨鯉魚頭也出黑龍江余使瀋陽聞其土人云嘉慶十
年前此物甚賤一魚頭大者須一車載之不過售錢五百自京
中以此骨爲美品魚頭遂不肯售竟相晾曬發賣每一筋亦須
銀八九錢矣會記莫少空清友先生宴客設此味座中有其鄉

人以爲涼粉也異日見先生問曰前日食君家所製涼粉特佳
曾令人學製總不能及不知何以有此味也聞者笑其村蠢余
殊嘉其朴誠

爾雅鱮大蝦李和叔林元使琉球記云龍頭蝦長尺餘絳甲朱
髯血睛火鬣類世所畫龍頭徐葆光傳信錄云一名鱮爾雅注
鱮大蝦也無龍頭之說

魚之飛必自銜其尾畜魚者運蹇則其魚自飛入他人之池吾
鄉松山湖多魚畜魚者甚夥張李廉介純嘗於冬至月游湖邊
倏忽間似有風起俄而水中潑刺聲守魚者哭問之曰時當冬
深魚皆潛伏水底今忽有聲魚將飛矣頃見魚皆自銜其尾圓
若環密如飛蝗投於他池須臾而盡魚豈能飛蓋有使之者
寶冠軍使奎字五峯號文垣記養魚之法頗有足采者錄之

龍睛魚 此種黑如墨至尺餘不變者爲上謂之墨龍睛其
有純白純紅純翠者又有大片紅花者細碎紅點者虎皮者
紅白翠黑雜花者變幻花樣不能細述文人每就其花色名
之總以身麤而勻尾大而正睛齊而稱體正而圓口團而闊
要其於水中起落遊動穩重平正無俯仰奔竄之狀令觀者
神閒意靜乃爲上品又有一種蛋龍睛乃蛋魚串種也

蛋魚 此種無脊刺圓如鴨子其顏色花斑均如龍睛唯無
墨色睛不外突耳身材頭尾所尙如前 又有一種於頭上
生肉指餘厚致兩眼內陷者尤爲玩家所尙此種純白而紅
其首肉爲上色共名之曰獅子頭魚逾老其首肉逾高大
此種有於背上生一刺或有一泡如金者乃爲文魚所串之
故不足貴也

文魚 此種顏色花斑亦如前亦無墨色者身體頭尾俱如龍睛而兩眼不外突耳年久亦能生獅子頭所尙如前有脊刺短者缺者不連者乃蛋魚所串耳 此三種月有洋種無鱗花斑細碎尾又軟硬二種

世多草魚花色皆同此而身細長尾小佳者以紅魚尾有金管白魚尾根有銀管者爲尙亦無墨色者名曰金魚 又有赤鯉金鯽皆食魚所變無三四尾者皆直尾也不過園池中蓄以點綴而已養法亦如各種亦能生子得魚 此三種月有洋種無鱗而花斑細碎其尾又有軟硬二種 養魚斷不可用甜水近河則用河水不然卽用極苦澁井水 取其不生蟲新泉水尤佳

魚水綠乃括不可換其色紅或黃必須換

凡換水必先備水一缸曬之曬兩三日乃可入魚魚最忌新冷水也 水頻換則魚褪色

大缸一口養大魚五六寸者二三對足矣多則鬧熱擠觸不安必致損壞

魚喂蟲必須清早至晚令其食盡如有未盡者及缸底死蟲晚間打淨夜間水靜則魚安不然亦致魚死之道再沙蟲中亦有別種惡蟲亦須略擇

子魚初生以雞子煮熟揀其黃於布上擺於水中子自知食之及三四分大不能食大蟲乃將蟲置細絹羅內於水面篩之有小蟲漏下者與之食至五六分大則居然食蟲矣

魚子出淨之後至能於水中遊行時須輕將閘草提於他器內以水投之有魚仍取回原缸水定後缸內有蟲如蝦而扁

口如蜈蚣最能嚼小魚宜揀淨不然則盡爲所害矣

魚缸養魚總須明官窰缸雖破百片亦可鋸補瓦亦用明官窰缸瓦外用鐵屑泥之則不漏矣

曬子須用紅沙淺缸取其曬到底耳

魚徧身起泡如水晶乃天熱水壞以新涼水激之不然卽潰爛死矣

魚瘦暗不歡乃病也卽以鹽擦其徧身月盆養之使吐黑涎卽愈鹽納入兩腮亦佳

魚蝨如臭蝨而白色透如蝦色一着身斷不可落能使魚死必須撈出以鹽擦之亦佳

魚子不可過曬過曬則化不曬亦不能出故須樹陰或覆以篩之亦可三日必出魚矣

凡魚生子總在穀雨前後視其沿堤趕咬乃其候也即將開草縛小石墜於缸內任其穿過卽有子粘草上亟取出納別水缸內若不取恐爲公魚所食其趕畢一次後隔十餘日一次看其趕卽須放草接子矣水近缸沿則每被鵠子連魚飲去故水不宜過深子初出如蟻不可見伏於缸上或草上出魚後三五日內不可亂動其水恐有傷於尾也

冬收缸入向陽無油煙屋內魚不食亦不生子其水總不必換俟春半時出屋換水其屋冬亦須火不使冰過凍而已亦不宜太煖每歲於霜降收入春分時出屋然亦須看天時冷暖耳出屋後仍有數夜見冰亦由是見天時也

或云魚不可曬或云魚必須曬又云可曬不曬予見養魚者未嘗不曬究不知何以爲憑也姑記此以待試然予家魚每

過曬則生水泡滿身或予之缸新有火乎俟得良法再記
魚熱則浮冷則沉然春秋朝日每亦停水面曝陽則非熱也
魚之雌雄最難辨有云脊刺長爲雌脊刺短爲雄者有云前
兩分水有疙疸麤硬澁手者爲雄否爲雌者又有云前兩分
水大者爲雄小者爲雌者又有云儘後尾下分水雙者爲雌
單爲雄者皆不足憑之論也其雄雌動作氣質究有陰陽之
分近尾下腹大而垂者爲雌小而收者爲雄麤者爲雌細者
爲雄此秘法也其餘諸法皆愚人之論耳諸體未備時其種
類亦不易識惟視其色黑爲龍睛青爲文魚蛋魚極易辨也
缸底魚矢須用汲筒汲出若水至晚太熱緣曬甚也須用生
涼水添之

魚生子若人不知則粘於缸上有落底者則自食之矣若早

見缸上有子卽換缸不然則可一日不喂蟲伏秋間雖有子亦不能甚長不能出息也

秋日不可過換水天寒不可多下蟲寒則魚不甚食然秋中喂大魚則來年子早而壯

魚子出後水極清不必換本水養之魚乃不傷元氣

有養魚不換新水者卽換亦於本缸內水徹舊添新此法魚最弱市語謂之水頭軟若卽從舊缸移入新水者謂之水頭硬云此法所養之魚強壯

魚尾根札者難於過冬縉尾者易養此論最驗

冬入室時水不能曬卽用生水次日移入然須於院中見冰後入屋

驚蟄時卽可出屋若天寒亦可遲幾日春分前後亦不必曬

水天寒井底暖新水不冷若曬則反冷矣

又法養魚先要講究水之活魚得長生矣如居家喫水缸內投以食魚其能經久存活者以其每日去舊更新非取水之故也蓋新水入缸三日必渾三日後澄清四日水性側立方可下魚下魚之後春末猶寒隔一日撤換新水一次交夏之後一日撤換一次撤換之法先用倒流吸筒吸出缸底泥滓添入新汲井水不用甜水河水如盛五擔水之缸每日撤換一擔視缸之大小以此類推有魚之水七日必渾渾則當移魚他缸刷淨原缸全換新水曬過三四日之水再入魚入魚之後照舊撤換一交秋令水自澄清無俟添換矣缸內不放閘草一恐魚蟲藏匿致魚不得食二恐草爛水臭以致魚生蝨蟻之患穀雨前後便可喂蟲一交九月節魚自不食矣至

魚無故浮水面口出水上空吸吐泡者乃是受熱之故速添新汲涼水以解之若魚沉缸底懶動是受寒之故速撈入淺水內曬之魚或歪倒浮遊或如死水中及動之腮仍能張翕急取出以鹽擦之另盆養之猶可得活俟其涎沫吐淨方可置原缸內

冬魚出房不可太早於清明前後置於向陽之處用木板蓋覆天若和暖一日撤板一塊漸次撤去若驟然不蓋夜間寒霜侵入魚必受傷

夏月伏暑之時必當半遮半露不可使魚受熱毒雨水性沉日色蒸曬必致發變著雨後一俟晴明卽用倒流吸桶撤淨缸底雨水則無害矣若降雨之先將缸添滿或缸有水孔隨落隨流雨水不能到底則不必撤之矣

冬月蓄魚之法不須喂蟲亦不必曬水添撒只要視水有渾色便取新水換之以純陽之性在地下井水性暖故也置放處不可令缸底實貼坑上須用矮架托之亦不可過暖卽水面有薄冰亦無妨缸口用紙封之不致於落灰塵更省遮蓋也

喂魚之法須將撈來紅蟲用清水漂淨否則蟲之臭水入缸淨水爲之敗壞矣喂魚蟲不拘時候日不可留餘蟲也夜恐蟲浮水面魚不得受甘露之益若一時不得魚蟲或用雞鴨血和白麩曬乾爲細蟲喂之或用曬乾魚蟲及淡金鈎蝦米爲末飼之皆可

分魚秧之法先用洗淨揉軟棕片一塊擇開草四五束去根以繩線縛之繫以石塊墜草於其水中間不可散放後看牠

魚跳躍急烈有欲擺子之勢卽取放水淺缸內入公魚二尾恐一公魚追趕不力俟母魚沉底懶於遊泳便是已擺子之候卽將公魚取出遲恐爲其吞食魚子缸須置向陽之處切忌雨水聽其自變不過七八日便能生動如螞蟻蠅蛆之狀生長最速俟其化成魚缺先以小米糊晾冷用竹片挑掛草上任其尋食并用麤夏布口袋盛蟲入水中任其吞啄卽透出小白蟲三四日後雖能趕食散蟲亦須先擇白色小蟲飼之卽可食紅大蟲時亦不可喂之過飽恐嫩魚腹脹致斃也沙蟲之極小者名曰麩食白色在水皮上如麩之浮不能分其粒數初生小魚食之甚佳且易長而堅壯

小魚長至半寸許卽宜分缸每缸不過百頭至寸餘則每缸三十足矣多則擠熱而死竟至一頭不留漸長漸分至二寸

餘大則一缸四五六對至三寸則一缸不過四頭六頭而已然養缸如此若庭院賞玩則一缸一對至多二對始足以盡其游泳之趣而觀者亦可心靜神逸也

魚不可亂養必須分隔清楚如黑龍睛不可見紅魚見則易變翠魚尤須分避黑白紅三色串缺花魚亦然紅魚見各色魚則亦串花矣蛋魚紋魚龍睛尤不可同缸各色分缸各種異地亦令人觀玩有致

子出魚後夜夜須將缸蓋起次日日出後開之否則每至凍死一缸爲之一空

